

春草齋集卷五

詩之五

明慈谿烏斯道繼善撰

七言絕句

闕峯

春山花發雨霏霏
花雨曾霑闕相衣
今日山花依舊好
東風吹雨濕僧扉

山居二絕

大兒田頭車未歇
小兒牽犢已歸來
茅堂正對佳山水
種秫多令辦酒材

春草齋集卷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屬玉羣飛水下灘
松杉蔭合草堂閒
蒼頭掃徑非因客
自愛從容出看山

題釣圖

我欲滄江把釣竿
含沙拍塞可心寒
此中端是誰家子
秋水孤舟坐得安

棣華亭爲泰和蕭鵬舉賦四首

玉片英英著淡黃
獨憐紅萼爲同芳
東風不敢枝頭急
燕子飛來日正長

昨夜薰風放好花
朱簾碧檻玉人家
世間炎熱難開眼

且向中宵挹露華

深深亭院雁來初
華萼聯暉錦不如
見說玉皇新下令
精靈不許到前除

花遲花早自相依
積雪初融日影微
徽軫有詩聽未徹
鵲鴿枝上一雙飛

題畫三首

江上江蒲隨路轉
山雲山路逐人來
青春不負騎驢客
恰待烏啼花亂開

水氣騰騰浮草閣
山光冉冉落秋杵
不知此地誰爲主

春畫集卷五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招得幽人有勝情

白雲袞袞扶山起
碧蘚離離著地勻
赴隴鶴書天外遠
草廬空老讀書人

送陳省之之永嘉二首

幾度尋師叩竹扉
等閒卻立見天機
春山杳杳浮雲出
湖水涓涓白鳥飛

西堂今過幾春風
須爲慇懃問謝公
烏氏齋中春草碧
夢中幽趣得相同

題墨梅

松齋不寫玉纖纖瘦影依稀隔翠簾越女謾誇天下白
我心偏喜邑中黔

題蘭

血腕中原草不芳幽花山上獨飄香倚風一笑青春過
只把深心答太陽

題畫馬

目光閃電氣衝霄幾度悲鳴夜寂寥萬里沙場風颯颯
將軍誰是霍嫫姚

過張氏耕隱二首

春暉集卷五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野茫茫雲接地幽禽戛戛水連村明年學汝鞭牛法
只恐移家入鹿門

秣米秋香足酒材長歌夜起不成哀何時推卻犁鋤柄
白幘烏鞵入郭來

爲順上人書禊帖後

叱杜驪黃都莫猜只看形似亦佳哉近來無地無蕭翼
珍護還須過辨才

吳季章松齋

江海歸來雪滿顛青松老大屋平安日長宴坐清陰底

松子俄然打竹冠

和劉彥高倪氏園亭卽事七首

最愛倪家水竹居地偏人靜石窗疏去年捲地西風起
不廢東齋滿架書

接得劉公一紙書從容鄴瓦滴蟾蜍錦葵碧篠閒雲底
小几疏簾暮雨餘

池無鷺鴨惱菱荷島嶼春來竹樹多只許幽禽啼戶外
醉眠長日到無何

水中荷葉捧青蛙沙際鳧雛啞蔣芽蛺蝶也應憂未解

春草齋集

卷五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故依萱草伴閒花

雪紙亂山春藹藹冰絃流水夜濺濺胡牀燕坐沈煙起
寫入天台骨也仙

諸公相引入西京誰似高哉魯兩生滿榻清風同笑語
閒居相去一牛鳴

蜻蜓上下波光靜戴勝飛鳴桑葉疏金鎖乍開籠慣鳥
瓷盃欲放釣來魚

櫻桃

南風南圃綠雲攢滿樹紅堆瑪瑙丸翠羽飛來休啄破

未曾供奉赤瑛盤

睡禽

昨夜春風不作寒幽禽飛下碧琅玕只應此地無矰繳
不獨身安夢亦安

柳橋

柳枝撩亂春風急燕子低回曉雨晴步履不須琴與鶴
可中泉石有餘清

甲寅臘月十日自石龍赴廣州會城途中紀行十

六首

石龍今之
化州地也

春堂齋集卷五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龍母山前曙色微故人相別思依依五羊仙子知何處
一片征帆帶雨飛

雨歇北風生曉寒湍流初急進船難路從螺蚌灣頭過
羨殺輕鷗臥石灘

兩山不見臨溪屋長日還無喚渡人逆水孤舟行數日

哀猿空使泪沾巾

此地
有猿

亂石排溪急水懸夕陽衰草白鷗邊明朝短策穿雲去
不似舟中得穩眠

廿里徒行萬里遙難於孤艇逆春潮自從羸馬歸官後

便合還山作老樵

此舍舟度嶺時也畜馬已被官賣故及之

直上龍威萬石梯翠蘿遮日白雲低須臾又作沙鷗伴

筏上吟詩下淺溪

磷磷湍瀨雪兼風短筏蛇行亂石中今夜好從何處宿

笑將蠻語問山翁

中天晴日斂山霏猶有高林露滴衣欲就石崖題歲月

湍流催筏去如飛

出水雲山幾百重迴流猶是學蟠龍綠溪賣酒無村舍

終日無人只老松

春暈齋集卷五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道出容州蚤泊船可人相見玉娟娟隔溪咫尺神仙窟

不得幽探小洞天

是州諸獠皆能文隔溪山有都嶠洞天

水天空闊兩山齊茅屋參差竹樹低千里客懷誰爲寫

一聲春鳥隔林啼

舟到崧臺是歲除鄉人一見勝家書綢繆已拌三更醉

又復聯牀話故廬

崧臺在肇慶府時有同鄉宰高要

青天闊處是滕州遺跡空尋秦少游樹壓古城人影寂

夜深江月下高樓

少游謫此城上有江月樓

舟泊蒼梧挹渚風九疑何處弔重瞳兩溪流水平雲底

四面青山夕照中

此梧州郡也

爲愛嘉魚不放舟從容訪古入林邱回仙不見空祠宇

白髮黃塵起暮愁

梧州南門外有嘉魚亭上有呂祖祠

渚清沙白野雲寬一棹隨風下石潞客裏逢春須盡醉

只無生菜試春盤

此日立春

題江上枯木

長江水落見龍亭老樹風高墮鶴翎故里好山歸夢遠
春來空有蘼芽青

詠梅花三首

春草齋集卷五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繁花枝上蝶成堆盡日春風解不開正把貞心傾曉日
角聲休度石溪來

道上輕埃逐錦鞦山中孤潔似神仙多情最是清冷水
照見冰容似去年

笑顏如玉爲誰開綠髮仙人倚石臺昨夜雪晴天似水
直教明月爲徘徊

題慈湖書院壁

俎豆千年有哲人考鐘伐鼓薦繁蘋騰騰車騎門前過
誰識慈湖二月春

乞休

早年騎馬聽朝班
頭白還鄉看舊山
澗水松風應笑我
老來方得片時間

春草齋集

卷五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春草齋集卷五

慈谿烏斯道繼善撰

記

重建石龍縣儒學記

維洪武五年壬子夏五月化之石龍縣烏斯道既至釋
菜於孔子廟僅有屋四楹卑隘蕪陋孤處草莽蓋嘗有
學至正末燬於寇也斯道退而悵然曰今聖天子大興
文治視天下學校實首風化郡縣無中外畢用儒臣任
厥政者以其素所服習惟聖人是歸必能嚴聖人之祀

春草齋集卷六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敦聖人之教以篤揚朝廷所以尊聖人之意焉耳茲土
壤既奠安而學校尙未復使神棲靡寧揖讓還辟無所
此有位者之醜也方謀度營繕事值寇發鄰境寇平始
克相材從事越一歲告成自靈星門而入改作聖殿餘
所當建者咸創焉而備聖人有像從祀有位明倫有堂
師資有室弟子員之肄業者有齋工始於六年癸丑某
月某日訖於七年甲寅某月某日其費雖至鉅而某規
之以義不取於公不耗於民而工以具成誠足以示尊
敬衍誦聲也某竊謂聖人之教無遠近石龍僻在嶺表

春秋秦漢時地隸南粵南北齊隋唐以來始更置郡縣
去中國爲最遠其俗雖殊不出乎父子兄弟其嗜雖異
不出乎耕鑿樹藝顧其心未有不可感焉者也然非建
學立師以聖人之道朝徹夕勵啓發盲聵使出入乎禮
樂之中以變國俗以向王化則終於鄙夷若是則是役
也其可緩哉是用紀述以俟夫後之觀者

重修永新縣儒學記

子貢以孔子比日月有以哉夫日月人皆知其日月也
知其日月則知其不可無也蓋非日月之照臨於下則

人無以爲生孔子人皆知其孔子也知其孔子則知其
不可無也蓋非孔子之垂教於下則人亦無以爲生故
天子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尊其德也天下春秋祭祀朔
望釋菜尊其道也海外遠夷風俗殊異且知有聖人誦
其書而信其道況吉之永新實在中夏文華之區其教
易入其俗易化其可不祠祀誦讀而鄒魯其邑也哉若
是則學校之設其可廢乎永新縣舊有學其規模視他
學頗宏敞左右棟宇並起歲久摧敗而難於修繕皇朝
初守禦千戶俞公扶顛植仆以著厥績而其材皆得於

民舍之舊不數歲而復壞四明烏斯道叨宰是縣既視政深以學校之圯病焉爰於洪武九年秋八月躬率眾工徧視梁柱之當存易者或撤而新之或改而斥之或持而固之或挽而起之工繁費夥務堅緻乃已越一歲丁巳秋七月日終事庶幾可永久也然周旋進退之地既整飭苟無禮節之助待用之具不可也於是又崇講座懸鐘冒鼗鼓鑄祭器購羣書以補其未備亦學校之當謹者嗚呼日月不言聖人不能無言其言載諸簡冊今而後處師位者得以發簡冊之光闡謨訓之微俾成人小子禮行樂作仁興義立其不係於學校之葺墜矣乎

雷州衛指揮張公完城記

皇帝御極之三年懷遠將軍同知雷州衛指揮使司事張公奉詔領麾下士五百人首鎮雷陽雷陽舊有城歲久圯矣蕪而弗治卑而可踰誠不足以限內外戒不虞也公慨然曰易謂慢藏誨盜城之不完猶慢藏也天下有城無閒中外自度嶺而南惟雷陽處散地平田曠野灌莽極目三面大海小渚帆柁直入去城僅四五里而

兵且寡少左右贊翼吾衛者惟鎮撫吳寧千夫長王清而已城尤宜先吾分屯擊柝以衛民社固曰罔怠苟城焉則吾益有所備民益有所恃矣且朝廷視城爲最重歲必遣使巡行天下凡惰偷者重罪之弗貸是奚可緩哉當元運旣去民厄於寇盜流離困踣殊劇迨版籍歸天朝民猶創殘未遑也越二載民始乂安於是檄所按郡縣昇石以爲高鑣上以爲深闕門以爲通城廣袤千丈有奇高二丈廣稱之上建樓櫓雉堞池深而廣門四橋可起伏者三皆因其故址不廓之者懼傷民力也公

總督其事日夜不休視事如已役民如子以故城之金峙壁立樓櫓之翬飛鳥革池之河截江阻而民不怨其勞也始事於洪武四年七月三日竣於五年四月七日雷陽父老鄧雲龍等請於某曰雲龍等方無依歸值公之來始得以返業安寢茲公又完其城某等之賴於公者復有加矣敢具以願末告幸爲記之刻諸堅珉某曰父老詞情懇至公之功信可書矣春秋城成必書重之也是舉不其重乎公鎮南陲若此可謂盡其道而無負朝廷之寄託者矣某嘗聞公自仗劍轅門奮武嶺表招

降者三討逆者七克復城邑者五上嘉其勳詔入朝親
下玉音慰勞錫賚甚腆至若海南未設衛之日公兼統
之除頑撫懦民亦以安雷陽四際草竊奸宄海上巨寇
悉以翦平自是拜上賜者又數數焉吁公之豐功鉅績
不可具述豈惟城哉城與國家同其永久公之名又豈
不與城同永久乎然詩曰公侯千城又曰宗子維城是
人於城爲尤重也公旣完其城且旦夕兢惕益嚴兵以
爲備其爲城也又可以尋常計哉公名彞字秉彞古荆
人也

拄笏軒記

春草齋集卷六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晉陽諸山雄偉峻拔皆自太行支分脈衍一起一伏以
萃風氣其西向而橫絕若障者尤勝林木陰翳雲霞翕
張殆神靈所憑焉者也晉王傅桂彥良先生僑居之軒
正與是山相直雖未及登陟其間一拄笏而坐見爽氣
隱隱騰礴巖谷玩而樂之因念昔王徽之以手板拄頰
曰西山朝來致有爽氣千載之下偶與之同吾就可以
拄笏名吾軒也一日致書於予俾記之余謂徽之當典
午微弱桓溫外握重兵陰蓄異謀不幸爲其參軍戰兢

憂惕莫爲之計溫卒又參軍於溫之弟沖幕下沖雖確
守忠蓋心傾朝廷而大勳未舉亦憂焉如初其西山爽
氣之云特不欲答沖之問姑託以言之焉耳惡得與彥
良同哉彥良明之慈谿翰林公後也蚤歲嘗覩先世舊
笏卽有大志力學工舉子業元至正閒中鄉舉旣而天
下兵荐起遂優游山水閒天朝初徵爲太子正字出入
春坊數載上愛其淳謹博學可羽翼藩之宗子陞茲職
遭值大業始建君明臣良山河鞏固四陲賓服彥良心
和氣舒贊佐之暇惟操觚挾藻發爲頌聲或拄笏之頃
適見爽氣中心爲之灑然惟事吟嘯而已微之仍不可
同也雖然彥良依被休光沐浴聖澤至渥也安知不再
遷擢他地他地望而拄笏未必再西山遇也第夙夜思
補袞職用竭臣道以答付畀則爽氣出自胸臆豈不愈
於西山者乎以是隨所處以拄笏名軒無不可也又豈
獨晉陽然乎

重建水月觀音寺記

揚之水月寺者寺僧碧潭禪師所重建也寺舊在北門
之夾城今城減縮去城可一里民舍鮮少境益清曠左

瞰河右挾甘泉山其背積土石爲高丘樹以松柏亦殊
勝地某禪師創於端平閒而甲乙其傳元至正末兵四
起揚失守城陷寺燬鞠爲荆楚瓦礫之墟者幾三十年
禪師先避亂居姑蘇欽遇聖天子戡定海宇因復歸揚
出橐金創庵於郡城東旣成將以舊所燬寺名榜焉念
曰觀音大士以十四種無畏力變現於塵刹光明猶水
月也月凡值水必形實一月耳茲加舊名固無不可然
北門舊址尙存不重構如滅吾祖始建之意何庵遂更
立名別召僧主之復從舊址斬荆楚輦瓦礫購材鳩工
作大殿門廡方丈法堂習靜會食之所齋廚瀾涵咸具
一如舊制莊嚴以聞計者三十有奇繚以垣墉飾以丹
堊崇以像鐘鼓香燈旦夜弗匱工始於洪武十六年癸
亥月日僞於洪武十七年甲子月日師謂是役也苟不
記其顛末何以示久遠乃介友人王子建氏請文於余
余惟聖天子以先王之道教化萬民學校以先王之道
贊天子教化民罔不惟禮法是從然有軼禮法而縱焉
者或化於佛氏免戾於罰是佛亦贊天子之教化者也
則寺刹之建其可已乎且揚古廣陵地爲南北要衝天

下重鎮今畿甸之股肱郡也其人物之盛必有化於佛者奚在樹法幢振法鼓必於虎狼所窟宅人迹所不到之地也哉禪師殫力竭智圖興起於既絕以復舊觀以充厥宗可謂難矣嗚呼自元末來寺廢於兵火者何限求其興復如禪師者殆寡若禪師者非勇於荷負法任而有功於後先者歟禪師名行深實某禪師十九代孫俗姓李氏揚人也自薙落卽習禪定有悟入藏於蘇之萬壽禪寺處己至澹泊其興造之費則皆爲人演法諷誦歲所得施貲蓋積而有所待也今爲中葉開山祖云

春華集卷六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建名植性好德樂善亦揚之世守詩禮者

愛山水軒記

天下至清淑者莫山水若也人稟清淑之氣故山水是愛愛之者有二或泳遊乎高深或遐想乎流峙迹雖異而趣則同若吾郡王文翬者以愛山水名其軒蓋遐想者也文翬生長郡城中出則車轄隘路入則環堵室軀殆非矯塵離俗者也郡四垂有佳山水相去可百里以身之匏也未嘗有登眺降濯之樂閒遊會稽山水之勝雖接乎目不得久而專焉迨歸蒿目而坐矯首而思則

見夫呀而有容隆而可陟窅而莫窮雲霧蔽虧松石森
立層崖峭壁凜乎其前芝草琅玕遞見雜出其黝而滄
者龜龍宅焉冷然而流行者觸石踰險隱見曲折懸而
爲練洄而爲輪至平衍則可舟可釣可挹可鑒使吾神
遊氣交會不知卑汙之迫於吾也吁文翬果若是否乎
其與身往而樂焉果有閒乎柳子厚有云氣煩則慮亂
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
平夷然後理達而事成今文翬託意於是而恆其見焉
豈亦讀書養性之助乎然孔子嘗曰仁者樂山智者樂
水他日子張問曰仁者何樂於山孔子曰巍然高子貢
問君子見大水必往觀焉何也孔子曰以其不息且徧
與諸生而不爲隱也此其闡幽發微以極其微文翬能
三復之而有得焉則余向之所言直糠粃而已耳塵土
而已耳

四明小山記

郡阻水而際山其平曠衍沃四履所至可百里好事者
必涉舟楫而後得杖履之勝亦何怪乎驕佚者之病遊
也自郡北行一里所地隆然忽孤起如伏蔡覆釜周圍

漸殺如彈棋之枰其幅員僅五十步高減十尺過者輒
徙倚顧盼樂之不能去以其似山而小也因謂之小山
而荒菜之履齋倪公以價得之市氓卽翦剔檜翳植松
柏梧棟槐桂棗梅篠簜之屬其麓揉竹爲宇羅石爲几
其顛又鑿大池一畝其下出島嶼漪瀾閒以相映發作
紫霄遊館十楹其傍尤亢敞足壯小山觀也客至曲折
蛇行竹樹閒登眺降濯山非小而池非大烏魚飛躍方
幸免於網弋之累一俛仰頃氣常颯然激靈襟而引奇
趣雖崇巖邃谷莫之踰也其山始頗峻銳至元初北來

軍伍畚土治營壘市氓白之官乃克禁則鑿其山已殆
半由是知山之形勢故嘗大矣開闢來古今之變如至
元之初者何限而城壁垣塹所用之公居私第者不可
勝計是宜山之每削而小也蓋四明太白赤堇灌頂金
鷲驃騎諸山皆遠莫易至草木埃墟久而愈積則其山
之完厚聳拔惟日益而無所損且陰陽家以山之大小
眾寡論賓主苟大者寡而小者眾則大者爲之主小者
寡而大者眾則小者爲之主斯其於諸山則誠主歟宜
乎郡之依以治也公之季子可與請書之以補圖志之

缺公諱天澤字濟亨世以著姓居郡之象山逮公而徙焉

譚節婦祠堂記

譚婦死節久未有祠四明烏斯道莅政永新之二年爲洪武十年丁巳五月十有一日乃擇泮宮與文閣西南辟大池上建祠設主以補缺典蓋以婦死而聖人是依今祠而依乎聖人庶以妥其靈焉婦姓趙氏名逸不聞古廬陵之永新人生有淑質嫁同里譚氏子年廿有七至元十三年丙子江南內附越一歲丁丑宋丞相文天

香齋集

卷六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祥志恢復有書約女弟之壻彭震龍起兵以是歲七月十有九日兵內外合發震龍亦永新人盟同邑張履翁顏司理先一月起與降將江西運使鐸槃并槃之裨將蕭明合戰永新而丞相之兵不至遂敗劔北軍突入城中大亂民咸負攜遁逃婦抱所孔子與舅姑倉卒走縣庠聖人殿庭軍羣逐至殺死人且犯人妻女不畏忌軍欲犯節婦婦罵曰吾舅姑死於汝吾保身以生且不可況辱身以覲生乎固不屈軍怒因併孔子殺死殿庭中時有屠者避殿庭楣梁上下視婦死事爲詳遂傳聞

至今逾百有餘歲而婦與子之形在殿庭土磚上鉅細畢具後有守土者弗信以沙石盪磨或煨以烈火試之形影愈見嗚呼當宋季時朝廷培植人物皆以科第進崇爵厚祿至白首者孰不以忠烈事講之稔而責之深哉及乎版圖失守神器徙焉而向之崇爵厚祿者乞降走匿不暇其肯死節者曾幾何人哉茲以一婦人能慷慨死節與同郡文文山光燄相照垂名史冊豈不重可慕耶且其生時精氣素已貫諸金石不可磨滅況死於聖人殿庭聖人之靈尤表而出之者哉若是祠而歲時

齊魯齋集

卷六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祀之宜也用請於郡府轉聞於上冀襄異錫號使風俗益有以勵焉祠成越十日從仕郎知吉安府永新縣事四明烏斯道撰并書篆蓋

紫泉記

鬱林西南去郡治一里所有一石高不踰丈狀若於菟瓌奇清怪青質白理旁有二竅上下遠近相去僅十寸上者廣一尺有咫脩倍之厄匝其形缺一隅水瀉缺間琤琤然下者陰勦如圓井圍四五尺宛轉斜下有梁可數寸泉自井中橫出潄沸不已逾梁下盤旋泓澄清而

甘衍於中而汰於外二竅皆淵深靡測夏冽而冬溫雖
旱暵不竭其源出自郡北三十里之寒山漑田餘萬頃
郡人謂昔有以白金之杯取水寒山杯湛而失之後於
此竅浮出又好事者植一小碑石上泉立止去是碑泉
出如故意者神靈所窟宅也趙宋時有太守善於政泉
爲之紫者數日尤怪矣太守之名失其傳焉爲可恨耳
且有大江橫於前層巒邃壑邈乎森列尤增觀是泉同
知州事仲威倪侯愛之樂之視故有亭址泉上爲復構
一亭暇則攜父老往焉願瞻徘徊滌煩就清而不能去

也舊雖有名未稱因更名曰紫泉志其實也一日侯徵
記於余余曰三才一氣也爲政之善否山川之氣亦隨
而變焉鬱林雖居南僻苟爲善政泉流且變民俗其有
不變者乎侯命名若此既不沒善於前又以垂戒於後
用心淵矣余記之宜也

三皇廟重創儀門記

代

三皇爲天下之通祀郡國有廟禮也四明廟居城之東
北隅邃深清穆岷隸不敢褻慢然棟宇之備舊矣而門
獨以災故未克復由是不足以聳瞻視限造詣誠非所

以教民敬事之道守茲土者大懼失職慢於脩繕以墜
國家之祀典大中大夫李公視事之二年慨然念曰邃
古之初邈乎遠哉然而能以開物成務之智繼天立極
使淳龐之民有所知識耕鑿樹藝而無或至於饑寒疾
病之患以惠淑萬世者其惟庖犧氏神農氏軒轅氏凡
養生喪死而囿於兩間者所當尊事豈獨醫家者流得
以俎豆哉宮室之不完吾之責也陳居仁者郡之耆碩
也因俾度工庀材以落其成凡十有六楹高而不仰卑
而不俯肅乎其有儀也貲取於官帑之羨餘裁其力而

他及者猶多撓者隆之仆者起之糜爛黠昧而莫之治
者更撤而新之木石瓦甃丹雘黝堊堅良煥耀廟爲之
更始夫門闔闕以象乾坤啓閉以司旦夜以天子之制
言之固宜伉其舉應庫雉以示尊顯茲從簡約郡國也
始於至正甲午六月日畢於十一月日公又以爲物壯
而老老而衰天之道也今日之壯其不爲後日之衰乎
乃規江塗民田之沒隸官者若干畝以充營治則庶幾
乎其永久矣余以使指來四明閒有疾陳居仁者輒能
療之一日以記請予謂文廟以祀孔子武廟以祀太公

望而醫者獨得以奉三聖人之祀顧其教豈不尊且嚴歟惟海閩所建地大民眾而又飾茲廟以奉春秋之事帥臣守臣躬率僚屬拜伏庭下牲肥酒醴樂作觴舉神人具喜降福錫祥猶以見四明之於郡國其弗自鄙夷如此

全節池記

化之石龍縣久廢於兵燹洪武四年版籍歸皇朝朝除趙宗權爲丞百廢具舉蓋池半畝許縣堂東以泄淫潦四年冬十月廿有三日丞方坐堂上有寇百餘自鄰邑

春草齋集卷六

十五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吳川竊發突入郡治中先入縣門肆剽掠丞無禦寇具惟持縣印袖聞不少撓寇進而執丞至池水上曰亟出印卽不汝楚且授以官丞意謂印君之信物也不可辱吾命士也不可事寇寧死耳乃目他地給曰印在彼寇皆回視潛麾印湛池水下寇不得印反接丞苦丞百方丞終不肯言丞內子王氏爲寇追逐不敢前聞丞被執毅然出而指池水呼曰所不與夫子同死者有如此水遂縛同丞徒跣至吳川寇將刃之適官兵至討寇寇皆殄滅丞與內子始獲解縛以歸復取印視政如初余至

是邑邑父老閒嘗道是事且請命池名文以記之余曰古稱爲符節丞旣全其符節亦以全己之節其內子不自避而與丞同死是甘其節亦以全也因總命其池曰全節昔蘭相如能全璧歸趙功顯位崇若丞者猶難處者焉上視相如殆無媿矣然丞有升庸而池無他徒庶幾使來者鑒焉丞字德衡宜興人

山木軒記

廣東行省檢校崔君扁所居之軒曰山木志所志也余曰木之生不擇地豈惟山哉山之生草萊篠簜咸具豈

惟木哉蓋木之材大山之地高固非他可埒也予嘗見木之在山根盤於巨石縱橫聯絡入深則抵牾固已難矣及其長也雪虐之也繁風薄之也力木日受之又不其艱哉然因是而性愈堅質愈勁自若也此又天之玉其成焉天旣成矣非得其人以相其成亦不可也木之未中乎大用而椽之桷之中小用矣而薪之爨之匪惟天其材焉又烏知其木之良哉其或養小而圖大去其菑翳屏其樗櫟視其可梁柱也然後取以就規矩焉匪足乎用而已木之良也亦以見焉斯山木之材不材幸

不幸所以分也君讀書而用力於內涵養保愛底於精一而施之於政誠山木之似也易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非此之謂歟君自懼其怠特扁其軒日以觀省何德之不成君子之名有不著哉君俾記言於是乎書

駐鶴樓記

茅周翰有樓衽山帶江虛明高潔以爲講學燕息之所一日告余曰疇昔之日與桂君彥良王君彥貞余君伯熊同飲酒其上杯行殺列氣暢神融酒半酣仰瞻天宇

齊東齋集 卷六

七十四明叢書

繪圖刊本

俄有白鶴從東而來駐樓外屋檐相去樓可數丈若臨視坐客振躍鼓舞昂首長鳴徘徊者久之客喜遂名樓曰駐鶴幸吾子記之余曰鶴野鳥也駐乎水澤之濱林木之表因其性也未聞居室之上爲鶴之駐焉蓋天地萬物一致殊形而羽物之至必有所感於人者鳳鳥之鳴岐山感於文王也神爵之止於長樂感於漢宣也雉隨郎車烏集府柏蕭望之朱博之所感也今鶴之所駐者其由吾子與二三友之感歟夫賢人君子之在草野嘉言善行足乎已修名令譽聞乎上則有鶴書冀然而

赴隴此其感之於鶴也雖聖天子之有遺賢吾子與二三友之無患得而聳翮昂霄之慶已兆於今矣余又念夫易中孚九二之繇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君臣有一德之誠上下有相親之美如鶴鳴子和則必與之供天職而食天祿焉是當見於他日歟苟或徵其跨鶴之駐縱山化鶴之駐華表是皆方外之遐舉仙遊不可以語怪也登斯樓也當思鶴之所駐其山川之靈有所開余身也者國之器也學也者國之利也毋安於所逸毋畫於所至斯無媿於駐鶴之意也

周翰問余言謝曰已喻吾子之義

大惠寺記

紫芝山大惠寺成主尼善持命述始末走謁記於余曰寺在奉化吳山去州治三十里所生父佛心居士王氏嗜其巖谷穹邃林麓蔥蒨時遊憩焉天或陰晦則隱隱若考鐘伐鼓於煙霞間者居士謂靈境久闕茲或開余是宜措精藍以揚佛宗教矣因質以資而得之樂地以奠基方營築芝草生爽塏中莖葉聯榮堅若金石遠近集觀贊羨居士曰芝瑞物不常產雖一念可感通吾誠

豈能卽形於瑞得非大覺圓應肇致休徵歎因名其山
紫芝云由是請相者奉金具駢至營材度工蛇虎之交
草莽之間棟宇聿新矣經始延祐甲寅迄丁巳工畢大
小百十楹蕙棟椳闌楯城級塗墍丹牖嚴飭有加凡
象以示教食以養生器以利用靡不畢具可謂悉厥力
矣居士諷贊持修素謹至是願遂力成有以昭法展敬
迺日詣殿廬禮諸象跪瞻而默叩曰利由法創得人斯
永今創法茲土固欲久垂永闡然隆汗在人不可不謹
於始惟命之請亦惟命之俟居士二女在俗未字聖教

夙漸久習肄法行請如阿黎姨行入敬願雍落居士謂
吾不能心女心而能法吾道順爾敦確固非矯敗吾所
與其在是乎時雲外岫公主天童二女往禮嗣其法岫
名長曰善持次曰起惠祝髮易衣而歸居士以是山授
二師命甲乙相傳持方篤意定寂辭弗居眾強推惠主
之至治辛酉朝廷敕賜金額國師錫惠號某太師旣而
惠念天敘不可紊固讓持復請於國師亦錫持某太師
寵以金襴釋衣持益嚴戒行振勵同志究佛心法朝夕
諷誦祈天永命以歸福於上而規制益宏修矣初居士

成童失怙恃播遷異地身親諸難不敢少疵類其行頗擇有道能薰而淑人者就以裁己嘗言事無難爲苟合於義力爲之無怠若橋厲廡有成績弗少茲山則其大者焉今雖示寂念其擇瑞致靈善興善傳是宜昭示於後以爲法教之勸請爲文以刻石幸毋辭余作而言曰薦紳之士崇六籍敦五典而已非堯舜周孔之言所不樂道如王氏者不以一身之奉累其心而愛眾之念形於事矻矻焉祝嘏以尊其君室而歆之卒致其所出於善域夫豈異夫秉彝之心哉雖其寧空寂甘澹泊與方外不殊然遠擇而逢勝土興築而得嘉應是非所執之堅所守之誠有大過人者曷能臻是哉大廈旣構禪觀旣樹若乃志之不易業之不懈則又在持惠二師焉因敘以復其命

文會軒記

吉之吉水有望族會君惟中世居蘭溪好友尙文因扁其軒曰文會取曾子語也軒在天柱峯下有槐桂可合抱者離立軒外軒左右有古樟若臥而昂起與槐桂陰森鬱鬱雖煩暑中猶凌寒也石梁溪流橫互木蔭去石

梁數十弓有石甍飛瀑珠傾練裂四際有六華白富玉
笥大秀諸峯遠近蒼翠琳宮梵刹隱隱出諸峯松篁煙
靄中一以爲茲軒觀也軒中無他物惟蓄書數百卷日
披讀玩索一日晤君於郡之逆旅輒相與講學就請余
記之余曰士生天地間不可以無友有友焉不可以不
講學安可須臾緩也世道降有獨處而絕交者焉有取
友而宴遊者焉有以浮詞豔藻相追琢而誇詡者焉其
欲明道講學古今曾幾何人哉宜乎人心之壞不可救
也今聞君世篤詩禮文學之士名於郡中趙宋時以文
爲顯官者炳耀相繼有食邑清江縣諱三聘者以光宗
不過重華宮直諫有父子同登科諱某者至廷試理宗
詔珠箔隔障其子目曰秀溪勤禮親灑宸翰尤以見尙
文之有素也君惡得不文是尙而會諸友哉易麗澤兌
君子以朋友講習此之謂歟然君之意既以氏出曾子
不可不遠承先訓以勵諸己今年方強汲汲焉講學明
道以無忝其先訓則茲軒之作豈爲招譽銜時之虛器
也耶

栖碧軒記

郡胡君公鼎之室東去月湖咫尺許至宏敞復構小軒於堂東蓄經史彝鼎圖畫日以自適比加栖碧之名楣間蓋以隙地有碧梧一章中峙而起蓋取其脩潔類己之獨也歲久滋久梧大圍可二拱高出軒脊有半枝葉蒼蔭翳計鳳凰之可託也因念曰凡禽鳥煩數之音實瀆吾耳吾疾焉其音之雖雖啾啾鳴天地之和者鳳凰也吾則始而願聞或庶幾來哉余曰鳳凰非梧桐不棲固也然梧桐植物也不擇地而生鳳凰靈鳥也曠數千載不一出苟出而翔焉則隨所至而集惡必其此之

託哉世有秉禮赴義博洽羣典窮性命之微空萬物而薄聲利其爲文也則煥若雲漢澹焉孤處雖終老不失足於他人之戶限者亦鳳凰而已聞公鼎之才之德而戾止是軒從容遊息俾公鼎才德有加又豈非鳳凰惟是梧之託焉者乎不然公鼎之蘊才德也彌中彪外而不以自衒相時之利則出而黼黻乎天朝亦鳳凰之託於梧也於斯之時必有歌卷阿之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上羨朝廷下美公鼎者矣公鼎笑曰吾惡乎敢哉宜書以爲記於是乎書公鼎名鉉

世明之族姓也

驃騎山龍化精舍記

慈谿縣二十五里有驃騎山壯聳嶽秀爲郡城之映帶
山半有潭潭有龜十龜之首有黃文各異故老相傳爲
龍旱暵禱卽雨神異不一或曰龜龍皆靈物龍而龜靈
之變化也然郡志言是山去縣三十里又不書龜龍澤
下土殆失者歟潭北去數弓舊有屋祠龍王宋咸淳閒
又稱是潭去祠東十弓構精舍十二楹蓋里人鄭國榮
所捨之故廬國朝至治閒慧上人撤龍王祠廣其基址

齊華齋集

卷六

三

四明叢書

物類刊本

徙精舍於其上繪觀音大士祠龍王東偏慧遠遊不返
屋傾圮久爲狐兔栖至正十七年偉師築其地閑寂來
居習淨業遂新棟宇易繪以堦泊禪定之室賓客之次
咸具名精舍曰龍化取義於龜也精舍無田產人無遠
近恆遺食始東西有蹊殊峭險師刊榛莽甃石成坦涂
往往衣冠之士樂過焉故起其廢簡而可守卽其居安
而無營無非致於教利於眾而已余嘗宿山中師從容
告余曰廡廡庠陋不足以紀載願繼志述事葺以示後
人幸紀之余念古之君師教天下而五品之序肅肅雍

雍不外乎常道苟獨其身遠其跡必有非之者焉後世
政治苛切風化澆漓日戕乎恆性而浮屠氏來中國其
徒衣草食木託身樹下惟汲汲明佛意旨舉世禮貌之
有以哉至今海內以崇樓廣廈尊大雄氏宗之者甘食
美服若生長深宮果其初志耶師嘗事事於大方今口
禱體縵而精勤玄奧是有以協夫樹下之苦節者宜爲
人所敬愛也矧茲山爲羣龍之宅民不知惠已嚴其奉
官不知利民豐其報師於此綏神妥靈明致嘉應其功
爲大矣余意松風之清山月之明師跌坐浩潭牀下立
而聽法者必龍師以是傳於後可也至正二十六年記

蘿石軒記

奉川有君子曰樓則中氏則中之室枕溪面山固足以
登濯爲樂又別構藏修之軒室左以蘿石名而請於余
曰凡黼黻是軒者舉莫之有也惟前峙一石高不過尋
丈而狀甚怪青質白理蓋生自具區爲波濤所嚼芒角
俱泯其澤如玉雖久而不變蘿施生於石上縱橫交錯
貫眾竅而出枝葉敷榮翠妍綠潤雖榮瘁有時而生意
不息可翫或與貧友豆觴移席其上酒酣而歌擊石爲

節石鏗然有聲清若浮磬引蘿爲幄紛披若流蘇邀清風而激靈襟可樂也且世之金玉皆喪於舡篋而斯石可無恙材木皆夭於斧斤而蘿則免焉故某得長與之俱也幸先生記之余素識則中性蕭散所賦詩多曠達宜其取於是也夫陰氣凝而爲石石雖剛而胚乎柔陽氣衍而爲蘿蘿雖柔而孕乎剛一剛一柔天地之道也剛柔既定而不可易物性然也人之性可以剛可以柔而適乎中者或寡君子體天地順陰陽劑剛柔而弗以過焉則庶幾矣乎故易曰剛來而下柔賁又曰柔來而

文剛此剛柔相配或先或後而不之忒書強弗剛克變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此剛柔適宜或正或反而不之膠也則中之視蘿石其所得在是是可不益勉之哉

粟中齋記

一室至小也以一粟視居室則居室爲大以居室視天地則天地爲大論至道天下莫能載焉天地未見其大也以一粟視湖沙則湖沙爲小以湖沙視一塵則一塵爲小語至道則天下莫能破焉一塵尤未見其小也若

是與孰大而孰小耶世之人惑於大小者眾矣惟莊子
視大鵬與斥鷃太山與秋毫未嘗大小之也其未嘗大
小之者蓋視夫上下四表蔑有中外其大其小其有其
無一而不一屬而不離猶江湖溪澗之水會而爲海實
一水也然則大小之分奚由目乎目由乎我也有其目
則有其我其我則有其物有其物則有其大小之殊
必吾之視我得焉吾之不視我喪焉斯可耳故孔子曰
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視之既不可見則大也惡
乎其大小也惡乎其小哉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身且

春草齋集卷六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獲則物也惡乎物名也惡乎名哉是則指一粟謂之
天地可也指天地謂之一粟亦可也況居室哉鄞之士
戴直夫者扁其室曰粟中其孰曰不然夫粟中天地之
運行日月之照臨風雲之動盪民物之生息與夫山川
草木鳥獸蟲魚流峙榮悴飛走起伏總總焉莫有紀極
吾臥而起飲而醉俯仰遊行吾其樂也融融吾其歌也
颯颯吾曾不知身之粟中直夫其得於此乎直夫歎曰
先生幸記之以釋吾之隘且以釋人目之隘於是乎書
直夫名字仲賢粟中蓋別號也其先居會稽剡中後遷

聞之長汀今居鄞之郡城東偏以儒業名者表元之後也

自怡齋記

自怡齋者謝處士允平遊息之所也允平寧波之定海人倚山而廬山橫亙二十里處士所廬之地特勝自郡城東走四十里稍折而西北行三里許爲處士之廬由北行三十里爲定海縣治處士蕭散遠器謝紛樂得其所足不及郡縣城市間余嘗造而問焉處士以自怡名齋蓋慕陶隱君以嶺上白雲可自怡悅歟處士曰焉敢

香齋集 卷六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慕陶隱君哉夫麋鹿遊於郊藪龜魚處於江湖禽鳥翔於山林亦自怡而已焉有慕而然哉第薄田可以備伏臘敝廬可以蔽風雨固無待於外惟誦讀詩書玩悅光景或采山釣水逮倦卽休或俯仰徒玩雲霞之出沒覩鱗羽之飛躍覽翠芳而披清風不知日之暮也賓友相訪則與之坐松篁泉石間觴豆笑談興至則一壺遊衍玉几泛中流憩而返凡是皆足以自怡且所以寫吾分也余曰噫處士其有見於是歟今之崇華構而居列鏤簋而食執桓圭服袞冕擁軒蓋以榮其身者吾見其

心勞而形悴求其如處士優游歲月林泉之適以樂夫
天命者鮮矣處士其有見於是歟或曰處士自爲則有
餘也其於人也何如哉余曰處士以此而遺諸子孫則
久遠之憂免矣以此而聞諸里閭則奔競之風息矣豈
不分以畀人而自怡也哉或欲記余言處士亦作而請
書以記之

白雲精室記

始浮屠之未慮也惟冢間樹下寄託而已厥後廬而莫
居必擇深林邃谷專習靜歲既久方外之士日接有志

齋書集卷六

三四明教書

約園刊本

者病焉又擇林之益深谷之益邃者以泯其迹蓋不爾
則修內者不暇力也徵諸在昔若太白己公之徒杖錫
大梅常公之入深居是已今無盡禪師創別業於雲峯
者豈無所爲哉雲峯嶄起雲漢會稽諸山西去郡治六
十里在山陰窮僻間其支山曰清化者有寶壽寺巖壑
間固已遠紛絕囂禪師常紀綱是寺方退休猶以人事
撓己因仰梯雲峯踪跡樵牧溪徑盤還曲折躡石梯而
上數里許至其巔得爽塏地餘百畝可耕可樹林木蔽
虧雲氣騰礴清泉白石凜乎其前遠則鑑湖浙江暨陽

大海近則麻姑溪孛羅山石門郭墓皆可俯而視也左
右有浮丘王母之山及二虎巖拱而峙焉昔越王句踐
栖兵之所也禪師樂而圖之遂伐榛莽以崇其構計若
千楹梵唄禪寂遊憩鉢食之所與凡所宜有者咸備設
異香佛像殿中餘則不暇黼黻內外穆清下視人境邈
乎遠哉因是峯舊以雲名就榜曰白雲精室實爲道地
也費皆出於己之所蓄工始於己未二月日訖於是歲
八月日介人而請記於余余曰雲峯風氣渾淪形勢孤
絕自開闢來始栖句踐自句踐來始栖禪師何山川鬼
神潛耀葆光靳以界人而久湮於前豈天地孕靈必有
所待非樹功德者不能開歟句踐黷武一時固無定論
禪師以精進力究明覺性據象座演法天龍圍繞多士
來證功德若是宜其有所遭也然豈爲一己哉自是香
燈相續花葉敷紛使禪定者必恆其所覺不住於空有
相圓通無礙亦出而大樹法雨徧利羣有惟雲之似也
則禪師之功德又何若哉雖然天下梵刹莫難於肇基
也嗣業者能思其難守之於悠久弗墜斯則無負其難
也故用刻諸樂石以告來者

山趣軒記

明之憲法師居南湖延慶寺之東僻名其軒曰山趣閒
徵文於余余曰南湖淳於郡治寺據於南湖四際皆水
也山則杳莫之及師乃以山趣名軒何居師曰吾分宜
巨壑凡瓶錫所至必登陟俯仰其間先極乎郡之勝絕
者南而天台西而會稽渡江而錢塘而姑蘇金陵其山
峭峻際天遞見層出或窈窕曲折夾澗而入若巷或亢
爽夷曠可廬或起伏迴合散漫如春江濤莫不翠妍玉
潤各獻異狀仙臺洞天石梁飛瀑隱隱在雲霧中一燕

香臺集卷六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坐頃其氣颯然邈不見人影惟幽泉鏘鳴一鳥破寂而
已顧其趣蔑有知者吾則樂而存焉今雖屏迹於是而
山之趣未始不於心目閒也余歎曰師以爲有無一致
者歟然師之趣由乎山山之趣由乎師師以是名軒豈
無其意歟師明天台教嘗分席於金鍾山演圓頓止觀
固無俟乎余言余以吾聖人之道探師之意可乎易曰
艮其背不獲其身蓋艮爲山山靜止者也人欲靜止其
心使四體六鑿皆靜止爲背之似焉斯不獲其身不獲
其身則吾之道得矣師樂夫山之趣也殆樂夫靜止也

故孔子曰夫山直而無私與吐風月萬物以成百獸咸育是猶心雖靜止其日用變化莫非天機之流動也人以此利吾道利吾道則吾之道流行矣師之樂夫山之趣也殆樂夫天機之流動而兼以利人也歟師笑而頷之於是平書

琢玉齋記

郡之楊魯潔齋居之室未有名余名之曰琢玉蓋取諸禮以勉其就學禮以琢玉喻爲學以成器喻知道也夫玉生於崑崙之巨崑崙之下有三河玉殞而淪入其中

齊東野語卷六

三四明故書

約園刊本

隨其河而變其質或白或綠或玄而不之易也苟不琢而器焉顧其璞徒黯然塊然臃腫然而已雖有如縣璫結綠之美者將焉施而可哉及玉人追之琢之磨之礪之爲圭爲璧爲璋爲瓊爲冠爲佩爲瑚璉爲琕璋發其孚甲華以文藻然後器而可用是則玉也笑可以不琢琢矣笑可不治而精乎猶之人也人生於赤縣神州州分爲九隨其俗而變其質或剛或柔或朴或浮而未有歸也苟不學而知夫道焉其進退則威儀焉耳其讀書則句章焉耳處事則任性焉耳其如此心何哉必涵泳

聖謨以致其知致知而弗得也必反聽反觀以求諸內
無頃刻之間則至簡至易之道忽焉而知之矣知夫道
則德明而理融意消而神暢視天地萬物皆我也可以
富貴可以貧賤可以死生而樂莫大焉及措諸事也大
則幹化機正人紀小則安耕鑿射御至酬酢庶事咸
委曲罔失是則人奚可以不學學矣又奚可不知道乎
故物之爲寶莫甚於玉人之爲寶莫甚於道玉具爲國
家貴重必藉之以華彩固之以扃鐃藏之於天府人而
知道國家得不聘之以玉帛錫之以祿位尊之於朝廷
也哉魯生簪纓家嘗從余遊而氣質爲之不變矣又勉
其力學以知道故告之若此然玉之琢也成乎人人之
學也由乎己歲月邁邁尙益以自勉毋怠魯再拜曰魯
雖至窳敢不承乎請記所告之語書諸齋壁遂從其請
而書之魯字學曾世秣陵人僑居於明遂占籍云

水竹居記

龍山之麓有永樂寺寺有僧室扁曰水竹居蓋指堂禪
師所居之地也長廊縵迴別院斗折而瀦水培竹其中
其水則因山之澗流屈曲而溝歸之仍隄其廣狹以避

汗濁是以恆清而不漚若秦宮方鏡洞燭肝膽凜凜不
敢萌毫髮私意其隅土特隆起竹生之離離出屋脊委
者黜之瑣者耗之惡木雜產其下者刊去之故其蕭森
挺拔若槍楯劍戟之擁轅門過者不敢褻玩闌入水光
涵竹竹影入水水竹交致其媚而交致其光上人則蘧
蘧焉栩栩焉猶形川上之歎而發淇澳之詠也余獲館
於茲朝夕與上人俱從容問曰師之志以物言之潔而
澤者莫水若勁而節者莫竹若節以持身澤以濟世方
禪燕時有蕭散澹泊之趣而證悟圓通非持身歟既而

慈意博洽辨才無礙庶幾其以啓迪羣有茲非其濟世
歟然則如何曰非也蛟龍以之宅鳳鳥以之食其鱗羽
之至貴者而非得水若竹不可其必取此以自喻乎上
人笑曰子知吾佛之道者也而奚其問之左耶夫佛舉
色空無非般若者自吾祖插草於此有水焉有竹焉故
以識其居而名之焉耳奚有事乎其閒哉吾祖固昭其
般若之妙教詔其後如此豈若世之必擇某地某樹以
爲所玩好而習於偷惰晏安哉今吾胤其家惟蕪蕪墮
廢其迹而不克祇承葺治之是懼又敢以子之問爲可

不可耶余甚異上人之言因以知其識見超詣而與吾儒所謂見堯於羹牆如出一軌於是乎記

杖錫禪寺紀績碑記

古之逃空虛者必靈境與區擇而居焉至山水之氣閱而不泄神呵鬼禁人不能迹而見者尤爲佛氏所專若杖錫禪寺是已其地南去郡治可二百里山深入萬壑中盤蛇斗折而上重巒疊巘峭峻際天勝概絕世至峯頂頂圩而爽塏可廬清流散飛灌木層翠晴必沾潤暑必挾纒雖樵者靡常至四際又有峯二百八十有一同

香山叢書

卷六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合起伏雲霞蔽虧內七峯尤瑰異郡諸山咸莫之抗唐龍紀元有石霜下長政二尊宿在藤湖肇基於此寺建徒集天祐三年吳王錢氏賜今額十傳迨宋之天聖四年太白己禪師德隆名重足以開先裕後又尊之爲第一代祖寶元二年額加延勝繼茲席者類多碩德雲棲霧食燈傳香衍實東南之望刹也歷歲滋久寺或毀或復傳五十二代遭時孔艱寤於徭役費如丘山貲產垂罄僧日竄匿寺日摧毀至仁讓公負荷法任痛念諸祖創業之艱倡道不匱苟不擴本枝葉以亡雖有智力者

出求復興如故惡可得哉於是殫心悴容躬走官府招
亡植壞保守先業於紀綱糜爛之後甫七歲珠還璧合
俾圓頂方袍之士不缺望今住山起予公又力續遺緒
薦揚前休託章蟾書走永新請於余曰寺舊有顛末載
諸樂石以災而不存茲不紀述則建勅之績圖存之功
咸泯滅無傳敢辱先生之文明始顯今以貽厥後余謂
昔諸祖必處夫高深靜僻地者蓋以明心繕性非遠紛
去華一耳目之官不可也若茲山者豈易致基業豈易
圖耶自佛法入中國法有阻行寺有興廢莫有常者元

運既圯天下大弗靖寺悉廢於兵燹吾郡幸無恙而廢
於艱難者又十九焉茲杖錫禪寺將絕而復振雖諸祖
之願力深重亦讓予二公之力也以世間相論之寺有
興有廢以正法眼視之寺未嘗有興廢也然不有世間
相何以明正法眼哉自茲以往凡主是山者鑑往懲來
使是寺益以永久得以考鐘伐鼓大宏講席以正羣妄
則其功德又豈忝於諸祖也耶寺之棟宇土田與夫山
所入之利具刻諸碑陰繫以詩曰

東南之山惟明爲盛維明之山杖錫爲勝高設於天閼

司於神其在玄古豫侯哲人哲人伊誰張子佛氏藤湖
之長太白之己有廓其址有巋其廬建業之始倡道之
初名聞雷厲學徒雲集繼茲席者代踰五十匪山之靈
胡底於成匪祖之聖胡底於寧元運之末根柢幾絕讓
予者出式茂其藁以隆於淑斯永其傳克懋於後斯昭
於先伐鼓考鐘環居列食心祖之心庶幾朝夕有章有
程有聲有輝俾四方士於焉是歸

夢墨齋記

慈谿治中有闕湖出湖上北循小溪而入有隱君子時

銘倚山而廬廬之西偏闕小軒尤靜幽歲壬子八月十
五日夜臥是軒中夢一士蒼髯縞衣授一墨若圭翼日
夜又夢是人以墨澹一巨樽飲銘銘未受方問其飲故
是人遽以墨澹建銘衣上銘覺意爲祥因以夢墨扁其
軒也閒請余記之余曰銘之夢其可怪矣夫以周官六
夢言之此非寤非思非噩非悻非喜非惡其正夢歟墨
者文之使也凡績文之士墨豈可頃刻去左右哉夢得
墨者非兆進於文乎孰不謂然哉以予言之恐不爾也
銘之父是齋先主與相山王先生寶峯趙先生閱楊文

元公遺書得本心之要一時就而求牖者殊眾銘伯仲
四人亦皆與聞而有得焉視竒詞麗藻不啻若浮雲然
彼授墨者必神人也其肯使炫於文哉殆以銘同於時
偶於俗出入言笑未能一以寡默以守夫昔之所得焉
耳授之以墨警於初也銘不悟建以墨潛警於再也銘
又不悟者何哉夫墨者默也書曰恭默斯道易曰默而
成之其可已於默焉昔有竊李泌鞋送帝所冀罪泌帝
曰鞋者諧也事當弼諧反喜之由此而觀鞋與諧聲相
同也墨與默聲又不同默況楚詞曰孔靜幽默竇嬰傳
曰墨墨不自安文雖默義則通也焉知神之所以俾銘
其不在於茲乎不然墨之色玄將俾銘守其玄乎是夢
也當秋氛正中之夕月明如晝又豈非俾之清明在躬
也歟銘舊嘗從余遊又力學不怠故余言之無隱

睡樂軒記

郡有睡樂翁就以睡樂扁其室蓋曰晝之適於睡也余
數造而問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順乎陰陽晝夜之道
者人之常也翁何反其常而迷其陽乎且人之可樂者
多歧性雖各有所嗜而所嗜焉者樂也翁之樂也獨委

之於睡又何睽其同而塞其通乎公曰噫子知吾哉夫天之生物物各有天戕乎天者自戕全乎天者自全譬魚潛於淵蟲蟄於穴鳥棲於巢未嘗不以自全而樂焉者也吾惟自全於天而已反其常吾則烏乎計哉人之驚名者氣盈射利者貪熾玩物者志喪燕遊者心蕩彼自以爲樂而達者不樂也窮咕嗶之海適採藻之淵遊眾藝之圃樂則樂矣樂未幾而形勞形勞而樂已亦未見引其樂也曷若吾玩愒光景偃仰一室蟬蛻而龜息目眩而夢交舒舒然休休然不勞吾之形不搖吾之精

凡世之得失成敗消長夷險是非臧否壘於耳目觸於心志倏然而喜忽然而懼者舉莫知之也見之者亦舉以塊然命吾而莫之忌也顧其樂爲何如哉不寧唯是睡也吾亦不知其睡樂也吾亦不知其樂不知其樂之樂不可以言宣不可以言宣則吾之樂至矣睽其同吾則烏乎計哉余曰古之至人無思也無爲也清明在躬日接於物而不役於物夜寐則夢以泯焉苟夢焉必正必吉心未得於至人者非事而靡則坐而馳汨汨焉而意慮滋意慮滋則夢寐輻輳頃刻萬狀或驚或悸或喜

或悲漫不可勝數喜者徒喜悲者神喪驚悸噤噤呻呼而汗流浹體若然則睡之樂何有翁豈未之知哉翁之學也業精於歲月處師位也化洽於樞趨出而仕也政行於民人凡是嗒然之所爲乎冥然之所爲乎果將以專於睡之樂乎余疑翁殆有爲而託焉者乎託焉者何其以志之弗宏將遠嗣其祖之樂於華山者乎其以世之汙吾目也將以睡而爲之樂乎其以人之久其不久也將冥視千古之樂於一息者乎不然病時人以逐逐爲樂將以矯焉者乎翁笑曰子之言得矣宜書以爲記

壽寧齋集

卷六

三

四明叢書
刻劇刊本

翁名莊字達莊姓陳氏四明人也

介石齋記

壽齋案記中購竹墅一事攷情容集竹墅爲衍孫所構非尙書故物春草誤矣

郡城之北倪豫字克介以介石顏齋以名取於易字生乎名而齋因乎字也番之雪坡周公爲小篆揭諸楣間以堅其志焉初豫之祖履齋翁購高尚書閣之竹墅治居第有園池之勝雜木石其間招賢師口訓迪諸子內仲權者實豫之父也脫略絀綺之習以清介自持惟博極羣典而已豫淑父化父沒讀父之書守父之清介不少變然貲產悉罄於徭役所存者僅木石耳因累石齋

外叢峙行列狀皆瑰怪清異蔭以梅竹傳以蘭菹以石
勵己之物也興居寢食必與石對日三復易之繇辭而
求其似焉雖處澹泊凡世之榮辱己之得喪舉付之於
浮雲自有樂於中者閒請記於余余方歎世之守介者
少豫獨守介若此其去於務名徼利者遠矣遂告之曰
孔子於豫常反覆其辭深以介爲重也豫之諸爻多不
中正得其中正而得位者惟六二也夫六陰數也二陰
位也陰則爲柔何以能如石焉蓋下凝於地者皆陰也
石下凝而尤堅者也介之取喻於石也固宜聖人慮悅
豫之過故勉其介也既介矣又慮其道或未之至焉復
勉其知幾速改以全乎介也故曰不終日貞吉東漢之
獨行傳如譙玄李業等凡十二人皆清介者也然未知
果合於易否乎合於易道而不能久於介者亦未盡其
道也石同天地而生終天地而久守介者能堅而久焉
斯則無愧於石然貧而守介善矣苟富而不變塞焉又
善於守介者也豫勉之毋怠

畦樂軒記

豫章王與齡父居城市中有宅一區出戶庭咫尺地南

向折而東者皆圃圃植蔬皆異種畦皆臚列盡與齡手
所治也余來豫章獲交與齡余愛其老而好修又聚書
蓄琴以樂賓友殆非老圃者比因數過焉見其不冠履
鑿土泥而蓋粉之或見其抱甕出入蒼蒼然反覆灌溉
靡有遺失余問與齡言曰孟軻氏謂脅肩諂笑病於夏
畦是治畦者爲至勞瘁子得無勞且瘁乎與齡曰吾茲
樂而已矣勞與瘁吾烏乎知哉方蔬之芽茁甲坼吾旣
樂矣及其葉茂花榮吾又樂焉其生意之無已也吾舍
吾鑿坐畦閒吟笑自適其心休休然禽鳥之和鳴蜂蝶
之遊衍又若以助吾樂者於斯之時視躡高位食厚祿
勞瘁厥躬而隱憂之瘁於心者相去固霄壤也吾之樂
又何如哉余聞其言矍然起曰子蓋隱居城市之賢者
歟夫人之所好不同而樂亦異焉惟有道者凡所遭而
樂豈止於畦而已乎孔子之曲肱顏子之陋巷皆有其
樂天地莫非其圃萬物莫非其畦夫焉有名言者哉余
知與齡讀書窮理非不知是第因其畦而白之云爾

農莊記

鳳陽果園有王先生者博學好脩至耒耜亦未嘗不手

操也因以農莊名室而求記於余余謂力農者滿天下其憾於勞者恆多其安於勞者恆少安焉者樂憾焉者憂余略其憂而述其樂可乎方春日載陽倉庚鳴矣修我良耜爰舉我趾適彼南畝旣耕且種蒔其稂莠長我嘉苗雨則蓑笠襍穢暑則息於木陰婦饋壺酒酒酣耳熱其歌嗚嗚然迨乎銍艾其粟滿車輸官之餘厚養父母室左右前後桑麻鬱然雞豚錯然方社八蜡與井里長幼醉歡忘禮一室之內琴瑟靜好書籍在前暇則坐莊中從容賦詩賓客至則宴坐談笑凡履危蹈險可怖可愕之事舉莫知之顧其樂爲何如哉君之事此其殆安焉而樂之者乎夫旣可樂矣而孔子獨不許樊遲學稼之請何歟蓋當時樊遲必已在位祿足代其耕矣不得不勸其大者茲居閑之士進不偶時動則違俗又孰愈於老農者哉然古者仕出於農今聖天子在上又下詔選孝悌力田之士而大任焉先生嘗應鄉舉三以不利自晦若先生者必有時而出矣

村塢記

鄞之李宗善氏靜者也卽郡城偏所居之室名曰村塢

蓋取杜少陵詩貧居類村塢語也就隙地樹嘉木花竹
細大雜出或薈或疏弗計也暇則治蕪穢時灌溉使生
意流動不息方春風微和時雨新霽之頃枝葉蔥蒨花
萼綺錯其下芳草一碧不假夫禽鳥飛集而野外之意
粲乎吾前吾則從容其閒游衍吟詠以適其性曾不知
城之居地之隘也雖車馬相屬於道貨財交積於市足
以傾動乎人鬪雞走狗轉丸角觥之戲足以娛悅乎人
舉未嘗一接乎目而桑者之閒閒考槃之在阿無少異
顧其樂爲何如哉聞徵文於余余謂董卓築郿塢蓄金

玉泉貨菽粟志富貴也孫權築濡須塢給餽饟芟萃兵
甲志戰爭也志戰爭則廢人志富貴則廢身其於優游
之趣何有哉宗善乃寄村塢於隙地日與草木伍融物
理冥得喪保身而忘人且無待於此之外者亦庶幾矣
乎然村塢之樂固矣苟適於道園遊於藝圃進其所未
進則不爲限於形迹之小尙勉之哉

退齋記

人之進退其有恆耶易之文言曰進退無恆果無恆耶
觀之六三曰觀我生進退是不可必也吾四明薛君原

禮扁其藏修之所曰退齋其有見於此乎余聞造焉而
諗其所謂君曰吾鄉也冀仕進以顯榮其親嘗竊祿於
郡之象山縣庠迨考滿歸天下兵革方轆轤駿雄奮興
雲蒸龍變疾湧霧台凡僨驕於秦楚齊趙之間取金印
頃刻中者車相擊蓋相屬也吾茲不能甘卻行避舍以
自晦焉今天子旣戡定海宇登崇俊良大小畢同而吾
親老矣又焉敢躡寶輿之行以去吾親乎幸有越人之
術姑託以爲養耳吁君所謂退者若是其賢於人遠矣
或曰蟲蛇之蟄用於陰也陰竭則必信六鵠之退厄於
風也風斂則必進君氣銳力強夫豈久於此哉必功名
遂而後退也斯可矣余曰不然係小則失大也君之所
以退者將以進夫德也君朝夕斯處厥修之來月恆而
日升水洊而木漸篤實光輝而罔覺焉可不謂之進於
退乎楊子謂顏淵以退爲進又豈不信耶彼務於前期
馳驟頡頏志逞意得而不知返者雖織離駢駢日趨千
里寧得以軼君之軫轂也哉

九靈山房記

金華雲林先生以九靈山房圖示斯道斯道問其故先

生曰金華多高山西去餘百里有屬邑曰浦江其山爲最高又西去餘百里爲九靈於諸山爲最高蜿蜒扶輿曲折起伏靈氣不泄萃爲九峯因以名焉其左右前後層崖疊巘飛翔奔走綺碧輝煥雖杖履之樂於登涉者亦莫得其梗概吾有先人敝廬實處其中置琴一張書萬卷松篁梅桂之屬鬱乎蒼蒼先人之巨隴諸父兄弟咸在而吾乃宦游淮泗宿留齊魯之邦值兵亂蹈巨海而東至於四明閱歲滋久思返乎故廬視桑梓灑掃丘隴洽諸父兄弟聚子弟教養之暇採山釣水優游歌詠以終天年而道里猶阻絕未獲也吾雖神遊故山未嘗不西向輿慨今覽是圖於寓室庶九靈之山在衽席之上而吾亦不知其身之客也吾將記是恐盡於心子爲我記之斯道以金華山水之秀文物之懿冠江左人且願遊於其間惡有生長懸弧之門而忘情者哉昔王摩詰治別業輞川必手圖之以不忘其勝陳季卿留長安觀青雲寺之寰瀛圖則思歸江南先生出處固不類乎二子而覽圖以致其思也則或幾乎似矣然先生抱道而夷曠者也又豈不知天地萬物皆吾有也九靈之山

隨所寓而在何必凝滯一隅而漆漆然哉特以禮不忘乎本焉耳吁禮不忘本仁也非先生其誰歟先生姓戴氏字叔能雲林其別號

二蘭齋記

邑西去六十里有龍山永樂寺寺有歸庵禪師受經其閒禪師善鼓琴梵唄之餘鼓猗蘭佩蘭之曲清壯邈悠變化恍惚深有得於徽軫之外因扁其齋曰二蘭余謂聖賢之處衰世豈自爲哉殆將以變諸俗也苟君不信其道民不被其澤則憂見乎詞孔子轍環諸國莫能容

春車齋集卷六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仕父母之邦且有沮其政者終無所騁慘焉自傷故猗蘭之操作焉後人取其意度而爲曲其音悲其思深而孔子之意未始不顯明也屈原憂楚之失道以同姓恐屋其社抗言曲諫反以被讒見疏終退而自潔著離騷經故佩蘭之詞見焉後人取其意度而爲曲其音怨其憂遠而屈原之意亦未始不昭晰也禪師自薙落卽孤坐究曹洞宗旨閒山行木處訪耆舊以質所見雖三據象筮考鐘伐鼓以發聾聵而所處無一日不雲石俱也今天子聞而嘉之詔使日本宣布聖意日本人首搶地

從化上大悅其往也御制餞章其返也親賜內饌及對
所問又略不敢恃寵異言朝政而歸老焉其迹也其心
也其世也俱非孔子屈原之比何二蘭之託歟余意大
雄氏之心願天地眾生皆作佛其見溺苦海踏冥途也
必悽愴惻怛若禪師者豈無大雄氏之心哉有大雄氏
之心得不與孔子同一軌乎奚特二蘭之曲取以自適
而已禪師遯余言俾記之於是乎書

知歸庵記

知歸庵者董均祥氏之所創也地在金川鄉西去慈谿

春暈集卷六

四

明叢書
刻圖刊本

一舍許至爽塏有雞鳴虎脾龍山鳳凰諸峯或遠或近
從迎夾拱殊勝又有上辛無擇二梁翼而南鄉浦激潮
汐曲折而至若缺陰陽家以其風氣遠引潛走至茲地
蓄而不泄可墓可廬均祥因而念曰人之生也有限所
貴其知歸乎吾閱歲四十有三自有知至於今日猶信
宿也自今日至於百歲又不爲信宿也哉吾百歲後將
以安體魄也必於是乎歸且吾之先肇基於此桑梓猶
在逮吾父徙郡之定海吾又僑郡城之西吾百歲後吾
之身得返焉又吾之歸也吾子孫之賢否未可知孰若

吾手竊其幽豫穴以待於是卽隆起處穴其土二甃而
虛之爲夫婦計旣成又屋其傍若干楹有祠有堂有燕
休之所門廡庖福咸具固以垣墉蔭以松竹潔靜清幽
殆山林若也俟二子長而可傳則先於斯老焉庵遂以
知歸名工始於某年月日越一歲年月日竣事卽走書
永新徵記於余余謂凡憧憧於路者莫夜必歸而止息
雖童豎亦知其爾也至若歸而能知其此之歸者則或
未之知也世有毫而欲就木者且猶廣田宅崇貨利爲
子孫籌謀日夜不少置或以鶩名夸世振策長驅惟恐
途之不修日之不足果知歸哉昔公叔文子升於瑕丘
曰樂哉斯丘死則我欲葬焉此知其不可諱而斯以歸
於土也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此知禮
不忘乎本而必以歸於先也今均祥之知歸也實兼乎
二公非過人者歟然均祥年未艾復知歸於聖人之道
則有得於身之外矣均祥吾友也故記之書之屋壁併
以示子孫云

曲水莊記

曲水莊者胡仲子先生之室也室東去慈谿廿里許在

驃騎山之南川流之上流水左右曲折彎繞因以名四
際皆疏林沃壤石梁小溪隱隱入桃柳閒魚鳥飛躍雲
影上下誠地之可樂者也仲子學博才瞻始居會稽早
歲嘗侍先大夫宦遊慈谿知邑有董黯張無擇孫之翰
三孝子有倡道者楊文元公民化其風風俗淳厚可以
託而居焉爾後方橋於錢塘值兵亂遂蹈茲土以教授
爲職業久之人情稔於會稽若世居然者遂築室買田
爲終老計天朝初被徵說書御前就留宮中授諸王書
尋除儀真令以目疾辭詔許之賜錢并衣巾歸田里旣
歸念曰向趨朝廷不能稱塞上意早夜是懼今而後惟
造就小子備國家器而用之則庶幾報聖德也自是益
屏跡郡縣傳業弟子弗懈暇則課童僕治園圃圓圓之
隙與賓友觴豆閒挾二子登山憩石訪寺僧盤桓終
日或命一小舟出入煙霧中裕如也屬余記之余謂古
今室以莊稱者豈少哉何寥寥無聞是在人不在室也
昔陶靖節謝彭澤令而歸五柳莊人高其風而柳莊之
名著人知五柳莊則知陶靖節也仲子辭儀真令而歸
曲水莊追視靖節跡雖不同顧其風亦高於人而曲水

莊之名又不因以傳歟人知曲水莊則知仲子也夫豈
偶然哉宜書之以復仲子之命洪武七年甲子秋九月
既望

石壁山房記

石壁山房者原公道淵法師遊息之所也慈谿縣治左
掖有闕湖湖上北向有闕峯有寺曰普濟蓋三國時闕
丞相德潤讀書處寺僧類因山勢憑高架虛構石室石
壁山房亦其一也其室在寺之西無窮盡處尤亢爽闐
寂室背山石如壁故以名焉石壁之下石窪焉若舟水

春草齋集卷六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停其中碧而味甘雖旱暵弗竭其上皆雜木殊蔥蒨陰
鬱天光日影微墜几席可愛由室北梯而上爲小閣窗
戶四闕臨眺則一邑山水之勝具在肩睫宜公所樂也
公受經邑之東皋福昌院院之創始以接待四方士也
迨今不敢少廢先緒公歎曰四方士凡過是訪宿碩於
大刹者迨爲己也彼皆方袍圓頂吾非其徒歟今老矣
而吾之將迎周旋無虛日其如已何哉於是命子若孫
綱紀院事別構得石壁山房以居吁公知所重歟世有
妻子累者且或遺紛就寂別治業以樂衰暮矧公素雍

落以寂靜爲志者其肯久處要衝而不暇止息也耶公性粹溫少博覽經史後聽天台教習止觀止良也良爲山今又面石壁而觀史其中益以靜心如石壁焉惡乎不可哉

宜晚樓記

慈谿錢生名亨字仲山者有樓曰宜晚在所居東溪草堂之西與兄仲海弟仲謐讀書於斯會文士於斯一日邀晉王傅桂先生彥良都宰俞先生伯熊及余登是樓進酒爲樂酒半生請於余曰俞先生扁是樓曰宜晚諸

春臺齋集卷六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先生皆有文若詩先生幸賜一言教亨不逮余知生方事舉業因告之曰觀日晚必觀日之旦旦之天宇澄碧日光明徹陰舒而陽暢則日之晚也山林川澤被其餘光炳輝陸離若濯錦然樓面之也誠宜且樓西向西有西成之象西成必於晚歲觀歲之晚必觀歲之首首者春也春之風雨咸若百穀咸茂則歲晚蓄積之計可得民之所給也誠宜猶之人也觀人之晚成必先觀人之早歲就學就學者勤日夜不息涵泳聖涯疑釋而理融業精而才膽氣日變德日進不期乎聲名而聲名自至

不期乎祿位而祿位自隨以是至於盛強由盛強至於
耄耄功茂於朝廷澤流於生民人仰之若麒麟鳳凰也
誠宜苟日之且風雨晦冥氣鬱而不散則日之晚也上
下皆冼不可屬望歲之首早暎水滂加劇則百穀病歲
蓄之望缺矣人之於早歲荒嬉恣睢棄書策筆硯勿少
顧至於暮齒求免於人詬病且不可得也尙何望其身
之榮名之遂哉雖然一日之晦冥有明日之晴霽可待
一歲之風雨失宜有來歲之豐稔可待一世之學勿就
又烏乎待哉俞先生名是樓者以生年方壯特以喻夫
學勉其成也生聆余之語尙益以自勉時彥良伯熊聞
余言亦喜而飲余以酒生乃拜書而請爲宜晚樓記於
是乎書

明慈谿烏斯道繼善撰

傳

駢義傳

蕭從吾字自成以稱於官府就以自成名從子翀字鵬
舉世居吉之泰和南溪泰和古文獻邦也人多讀書尙
義自成之父曰志立謹守詩禮且儻大度疏財慕義
子孫咸淑其化子男三長自新次自成自明自新自明
俱蚤世自新有遺孤翀自成悵然曰吾父母視吾兄弟

春草齋集卷七

一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如一人吾伯氏旣溘先朝露幸有遺孤吾敢不以父母
視吾兄子視其子乎因撫而長之翀自幼從縉紳遊讀
書有成立又受業於職方郎中鎰君子高之門績文賦
詩追蹤前古凡性命道德之懿靡不講貫而孝義之事
尤汲汲焉與叔父相處不翅父子旣冠值天下革命戶
門事日填委動輒獲戾姓名之隸於官府者自成耳事
無細大必自成是命翀詣叔父前言曰翀今頗有知可
走趨官府叔父天年高幸保父母遺體養神於家庭翀
義當爲叔父先況撫於叔父受教詔乎以是凡戶門事

必亟走以前無怠色洪武丙辰冬朝廷詔江西湖廣郡縣民驗田多寡陶大璧家裕饒者又造舟運璧之京師丁巳夏朝廷遣胄監生廉其事以造舟事鳩財耗民復命上敕廷臣莅吉安按之民咸伏辜先自成出己帑購材爲舟至是翀被鞫懼榜掠遂誣伏罪當輸作繫獄未遣自成聞之手書貽翀願易不聽躬往翀不奉命又請翀素親昵者遺書喻焉翀又不聽自成迺奮然詣廷臣前泣曰蕭氏產業翀分當得者至涼薄翀服官府者爲自成也書獄詞又自成名願以身易翀翀實不當承罪

矧伯氏蚤歿僅有此孤今年強而且無後使范則冠而蟬有綏蠶則績而蟹有匡自成何忍乎苟不從請願先赴溝壑塞不義羞廷臣感其言然恐其詐也旁詢於人得其實又命府推官問翀獄中翀慟哭復曰翀與叔父身異而心一少者就安而老者就危理萬不可況叔父求義名翀獨可居不義乎不義之人見鄰里宗族且不可又何敢見祖父於地下乎翀意決矣推官具以白廷臣廷臣歎息不已然恐自成先自盡迺出翀正自成罪翀不得已號泣而去嗚呼世有小利害必曲造其故率

引諸父兄弟白於官府以代己豈有陷重罪一旦棄妻
子舍田宅冒犯寒暑孑孑然蹈異域受力役終其身者
反爭相就也哉若自成與狃誠足爲世道勸也余自擊
是事起敬起慕爲傳之以俟觀風者采焉

晉王傳清節桂先生傳

先生諱德稱字彥良以字行號清節姓桂氏明之慈谿
宋直寶章閣學士諱萬榮之後也通直節臨安府富陽
縣知縣康老生俊卿俊卿生與紹與紹無子以先生爲
嗣先生本富陽葉氏賀州知州諱同之子中書右丞文

簡公諱季之孫知州公嗣子眾多先生則判慶元路所
生故與紹得以求也先生骨氣不凡蚤歲卽嗜學善記
憶明詩書二經以詩經中浙江鄉舉後遊燕都觀世不
可爲者遂東歸放情山水閒肆爲古文若詩從遊者日
益眾天朝初大闢文教首開科舉浙江分省連請先生
爲考官洪武六年有司舉秀才赴京師數千人天官精
拔七人以先生爲首入見上奏對稱旨命爲香几贊運
筆立就有明德維馨天清地寧四方底平之語上嘉之
卽賜宴與公侯列坐連日奏對剖決如流內出御製集

因敕校詞語之未純者具奏對上大悅特除太子正字
日侍講讀及飲食起居不去左右上屢命詞臣賦詩先
生應制輒先進含諷諫其中一日與論詩之工巧因從
容奏曰帝王之學具載於經若書之典謨訓誥皆治世
安人之道詩詞非所急也上然之諭曰中原兵革之餘
民散師廢曩歲有司所貢皆新進後生朕雖授官不使
任事俾居文華堂教育培養久未有成昔許魯齋吳草
廬當元初作興後進爲國家大用爾與翰林修撰孔學
行老成亦當爲朕訓誨諸生以副朕志且命東宮往文
華堂俾諸生行弟子禮仍各賜白金二劬先生日加啓
迪懇懇以忠君愛民之事與語不二歲上各授以御史
卽巡行天下旣歸仍命入文華堂講習未半載擢行省
參政者七人按察僉事者八人知府者十四人餘皆授
御史後殿招由重慶府知府有聲入拜中書右丞復召
先生諭曰曩在文華堂教有成效今省府臺有疑獄累
歲不決汝讀書明理可與東宮定議仍命諸生各斷以
己意參酌之於是悉皆判決奏上越數月有旨事皆決
於東宮特召先生侍左右未審者議之多所平允上嘗

命詞臣撰大祀樂章用予我字上疑其不敬將坐以罪
召先生問對曰昔成湯祀天之文有曰予小子履敢用
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武王祀文王配天之詩曰我
將我享唯羊唯牛唯天其右之言予我親之也上意遂
釋翰林脩撰朱善稍失禮因舉大杖將擊之先生輒諫
曰陛下姑取其長舍其所短上怒亦解一日謂先生曰
朕在軍中時士卒有違號令者輒忿怒心胸閉懣久而
成疾今少不如意卽爲所苦因力勸上懲忿之功易曰
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先儒言懲忿如摧山言
用功之難也一日上與先生論爲學之道人之過當如
何對曰人安能無過過而能改斯爲善矣孟子嘗云子
路聞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尙亦未若大舜能取天下
之善爲一己之善也上稱善一日又問仁者惡人乎對
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仁者之心無私好惡故好惡
得其當上大喜且爲註釋以賜東宮諸王國命大書揭
諸座右復謂諸大臣曰此彥良與朕論至於此汝等當
親炙儒者八年先生與秦府紀善林溫見上問汝居何
官對曰太子正字上曰非也帝者師也又謂溫曰汝王

者師也二人不可不自重十一年二月上謂先生曰聞汝二子聰明好學宜令見朕翌日遂引見上喜甚蒙顧問特除長子慎爲中書舍人次子全許侍養慎每應制作詩文屢蒙褒賞或加點竄謂曰東宮乃汝啓迪汝子朕亦教之東宮往中都上留先生侍左右朝夕談論益知其賢謂曰朕欲任之以方面恐黠吏累汝三月特除通奉大夫晉王右傅東宮聞之意忽忽不樂欲留爲太子賓客復以王就國乏人不果陛辭之際丁寧告戒曰朕付託汝者以江南大儒惟卿一人耳特賜手詔褒榮

齊東齋集 卷七

六四明叢書

新園刊本

甚隆大略謂孔子大聖也孟子大賢也而不得王佐之位今以王佐之位寄汝汝往欽哉及至山西晉王始開國得先生爲傅多所裨益王甚喜深加禮遇賜鞍馬衣服王偶得善畫者適曹國公永平侯及先生咸在俱得賜畫象以示恩渥明年以例來朝見上奉天殿及出東宮卽遣中使命先生釋朝服來見與語連日早暮侍膳上亦喜其來謂曰東宮近喪妃汝宜慰解又問曰汝妻老夫人至山西安否時翰林承旨宋濂亦來朝與先生俱得賜宴先生奏曰宋濂長於臣且在朝日久臣雖爵

居上請坐其下上從之翌日上爲文論謙讓之美以示先生及歸東宮命李駙馬作詩文送之十三年復侍王來朝上見其蒼老詔慎侍王回國以便侍養吏部以先生例得推恩三代封其祖俊卿爲嘉議大夫兩浙鹽運使妣婁氏贈淑人父與紹贈中奉大夫浙江布政司右參政妣顧氏贈夫人先生前妻岑氏贈夫人今妻陳氏封夫人上允其奏誥未下會革相府改長史王特造安車賜之十五年王至京師奏先生筋力衰耗詔特賜致仕就居山西王月給內廩米及酒肉鹽茶等物且以椰

設酒器賜先生爲歲遊息之具先生作存養省察之圖以進王受而置諸座右朝夕觀省八月有旨召先生全家還京師進治要十二條其一曰法天道二曰廣地利三曰順人心四曰養聖德五曰培國脈六曰開經筵七曰精選舉八曰審刑罰九曰敦教化十曰馭遠國十一曰蒐才俊十二曰廣咨訪目曰萬世太平治要上嘉納之因子慎奏對忤旨謫雲南先生遂得賜歸鄉里已而復留京師明年五月患風疾上卽命之歸二十年浙江鄉試復起先生爲主文官先生扶病而往歸以疾終壽

六十有六臨終神思不亂前一日夜猶與子姪論詩經如故先生天性孝友事父母務悅其心每具酒饌延名士大夫相與娛樂未嘗使有戚戚之色及父歿族人欲求爲後母弗許先生悉以貲產分與之待之如親弟及其病革之際適福建請先生司文衡遂爲力辭不就本生兄眞陽尉芾卒於餘姚先生爲之殯葬撫其遺孤宗文教養如己子後以明經中選爲魚臺令有善政先生爲晉傳歎曰祿雖厚養則不逮因命畫士繪二親像歲時祭祀罔怠先生在鄉里與王子復先生談理學益以

存心養性爲本教子弟必先以孝弟忠信與人交久而益敬人以其篤實如盤古時人目爲老盤後尊之者稱爲清節先生所著詩文若干卷其在鄉里曰清節集在京師曰清溪集春和詠言爲王傳時曰山西集爲長史時曰挂笏集還鄉後曰老拙集又有和陶詩中都紀行皆不在集中其字句雖刻削點綴自令人稱道不已在朝時每賦詩輒獲御覽就屬和以賜之茲不敢錄也三子皆優於文學長曰抗先先生二十年卒慎後居雲南侍養終老無不盡禮則全也全以余與先生自童卯至

弔哭知先生爲詳請傳其事遂述其梗概如右

論曰先生以積學成大名或者其可及也至於有本之學際遇聖明爲帝者師位尊名顯而卒保其身令終其家閱今之世舉天下孰有擬其萬一哉參之於古之賢良中尙復何媿豈磊落之士也歟

孝義傳

尹成立字能敬吉安泰和人也世居邑之灌溪父務德娶蕭氏蕭氏歿再娶羅氏生子四人長成吉成器成立成遠成達羅出也成吉生七歲以母歿育於羅氏性孝

審重齋集

卷七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友旣長能幹蠱凡官府事必身先父兄歲在甲辰夏五月天兵下吉之郡縣檄袁州兵合次泰和城旣下軍剽掠鄉落殊眾成吉與父母兄弟俱避處里之箬竹坪軍至父兄先奔走成立與母若弟匿山木中軍又羣至咸被獲軍各執一人以行及下山母與弟卽不相見成立竊自念曰吾與母弟走難罄無所攜何以丐生雖欲同母與弟同死生度非計也不若先遁逃徐謀取母弟因跳身巖谷間尋又爲所執至城中成立以善卜軍優遇之乃狎昵遂賣卜徧遊軍中求母弟月餘不得聞見里

人輒泣涕問母弟所在有知母氏在袁之新昌軍戴所
下遂偕往果見母氏相抱攜慟哭成立懇懇告於軍曰
願以白金贖母氏全母子情軍感其言愿款許之乃潛
出城從間道訪所親貸白金一劬再入城遺軍軍乃縱
母氏與歸先執成立軍竟莫之知也母既歸言曰吾求
死者數不可得今可死矣成立泣曰母死子等可獨生
乎遂止成立又以不見弟爲恨弟時年十有一歲不能
以音耗通明年成立詐爲買客往袁州蹤跡弟數十日
寂無所聞迺手書弟之姓名春秋顏貌與所識且曰吾

姑返鄉里有見吾弟具以實告者當以白金爲報至戊
申歲果有一人告曰汝弟在袁州田舍間成立卽以白
金二劬餘俱往而得焉歸而問其故蓋爲軍載馬上先
至袁州爲其食馬報者利其金而誘吾逃耳於是父母
兄弟相聚首歡愛如初嗚呼成立之厚天倫也何其至
歟昔朱壽昌誓求母氏求數十年行至桐州得焉成立
求母氏雖不似其久而其立心之誠復何異哉陶朱公
之長子齋金過楚救仲氏終以靳恡滅仲氏身成立雖
在喪亂餘乃以白金求弟歸無靳恡意其過陶朱公之

子遠矣世道既降天下以孝友稱者殆寡今成立獨若此誠足以勵風俗也使邑之大夫有聞宜何如哉

丁孝子傳

丁孝子名鶴年字鶴年西域人也性狷介窮經博史尤工於詩自其祖入中夏世爲顯官父職馬祿丁公官武昌縣最長有善政歿而就葬武昌後兵亂鶴年倉卒奉母夫人走南徐世父家生母馮氏先匿邑之東村東村首難竟阻絕莫之知也餘十載母夫人歿鶴年又避地明之定海聞父墓嘗爲盜發掘生母又病死葬淇道鄉

齊東齋集

卷七

十二四明叢書

一約閣刊本

日夕憂悸且卻絕酒肉鹽酪示自貶又二十載道日通卽告牒還武昌至則別窆地樊山窆父棺卜日襄事日已迫而淋雨十日不止鶴年先一日拜雨中願翼日雨止半日終事埃至質明密雲雖四塞雨則強不澍也及發引視窆而反雨傾瀉如故已而訪生母葬地村聚中村聚自兵後草莽極目父老皆淪喪聞有存者又轉徙他地故母之葬地漫不省何所自秋至冬徧詢之終莫有知者鶴年無以措意惟作母主蚤暮拜至七日夜夢母氏出高堂中鶴年遠牽母衣慟哭以慟卽寤晨起鄰

老楊重者至云吾昨夜夢子之母氏堂宇間自內出以酒肉見賜與三人同食飲內一人不御也鶴年以夢母氏與鄰老同所夢堂宇皆在舊業之西又同夢之又同斯母葬地映兆誠可與荒土物色之因具畚鍤偕往徘徊顧視見平陸上有陷下者鶴年意謂吾聞母葬時無棺椁下輓土磚上覆敗舟板人與板腐盡乃爾茲殆可啓而觀歟遂陳肉酒以祭祭畢刷其土骨果見板僅有松節土磚亦具良在是矣然恐他墓偶有同者復嚙指血骨上試之良久收去血骨通變茜色可驗母一齒當

秦草齋集卷七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中如漆視之亦驗時四人同往享祭餘鶴年未嘗入口正與鄰老夢無少異爽乃收骨棺斂葬是鄉慈母王氏墓在寒溪塘併加封樹鶴年就廬於父墓將終其身論曰子盡孝於父母固當至感夫幽冥涉至難而不變者非孝誠之至不能也予考史冊方多古而少今孰謂鶴年屹然處乎頑薄之中爲古今之所獨也彼幽冥者且足以感之顧不能感諸人歟

張孝子傳

孝子名毅字彥剛姓張氏揚之泰州人也清修博學元

至正末盜起汝潁蔓及井邑彥剛日夜以父母憂乃保
抱走匿百方聽大同使父母若不見兵革然者今天子
御極之初大同都指揮使司廉彥剛有才略辟掌史幕
下彥剛以屈己也弗起既而曰有父母在得祿逮養亦
庶幾乎因勉以從事視父母性所嗜者必奉之惟謹洪
武五年壬子冬母氏卒卽旋葬於里越一歲癸丑次直
沽父又以病卒併奉二喪以歸哀毀踰極葬祭無違禮
久之復事案牘於大都督府尋補浙江都指揮使司掾
史益以清謹自持歲壬戌彥剛念曰吾有叔父二至貧

秦軍齋集

卷七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困欲迎養不可得今仲父方臥病鄉里季父又客死瓜
州未葬吾乃遠糜利祿於此何以自安爲哉苟歸而葬
死慰生則不孝之罪或可免焉於是請於上官以所齎
俸金奉季父柩歸葬外盡以爲仲父壽仲父見凡所知
必曰微從子吾其爲溝中瘠矣願天爲報吾從子使昌
其身而大其後以是里人相稱譽彥剛不絕口彥剛曰
斯毅之分內事也今彥剛以考滿之京師其行事見之
於官府者一本於孝行云

論曰孔子謂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孝盡於

父母也固宜世道降在父母者且弗克盡其孝況叔父乎今彥剛之孝曲盡於父母於叔父他人何與焉然亦有聞而興起者以秉彝之心終未嘗泯也若彥剛者豈非激頽而振偷者哉

月娥傳

月娥者太平蘇湖葛通甫之妻武昌邑長職馬錄丁公之女西域人也少聰慧靜幽諸伯氏皆明經工舉子業月娥隨而誦說通與義及長歸通甫及葛門事上撫下凜如禮法豕婦盧見月娥德踰於己一日率諸婦諸女

齊東齋集卷七

十四四明叢書

一物園刊本

請曰願以諸婦諸女屬之娣蚤莫教詔之月娥奉命惟謹紉箴之隙必告以婦道及援引古烈女示以爲則是咸淑其化旣而寇羣起其一據有豫章自上游而下勢張甚郡邑悚懼盧曰郡有城郭可恃且有兵守因使月娥挾諸婦諸女避郡城未幾寇果至城陷寇紀綱民事月娥歎曰吾生簪組世家其忍出犬彘下耶遂抱所生女赴水死諸婦諸女咸驚愕言曰姆之死必安於義吾可幸生乎哉亦相與死水中凡九人莫有後者其姻張綱中爲物色死所得其屍時夏暑方熾七日不汎顏

色如生郡人磨不駭異父老與綱中議曰十節同志死不可異壙乃於故居之南黃池里作巨穴同以葬焉題其右曰十節墓其弟鶴年相與樹碑墓下以昭節行月娥無子其夫子與冢婦盧皆死於寇鶴年富於經史有操行幼時讀書皆月娥口授月娥幼名也今亦以月娥名焉

論曰月娥不忍處寇境死以素習禮義諸婦諸女之死以素化於禮義以禮義死安於生也始一人白以死而九人亦相與俱何化之深耶是則九人者一月娥也自是而遠邇化其風者豈無其人奚止九人而已然不惟感諸人也至若屍七日而不腐於毒暑又豈非精氣感於鬼神鬼神爲翊其靈歟嗚呼異哉

卮節婦傳

卮節婦者鄞卮原和之妻也名勝瓊姓柯氏同郡定海之靈巖人性粹溫聰慧寡言笑止靜閒讀書通大義習女工尤力年二十歸原和事舅姑惟謹相宗祀主中饋有道綜理庶務有法與人言必由乎典則處閨門至雍睦僅三載生一子曰友甫期而原和卒婦泣曰何天之

不弔孤苦若是耶吾夫子無折天行乃使父母無子子無父妻無所仰而家且貧窶將何以處哉於是抱隱衾恤蠶織紡績爲養老食幼資勞日夜弗休婦之父母憫而謂曰汝年甚少而服食不給恐不能自全汝不早爲之計奈何婦曰死與義孰重苟義重於死勝瓊惟知守義而已他則不暇知也且夫子豈不欲仰事俯育以篤天倫哉然不幸以疾革飲恨而往勝瓊不從夫子於地下者以夫子之父母弱息託於勝瓊故也設又背而之他則託於勝瓊者將焉託哉不義之事雖子子然自處

齊東齋集 卷七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尙不可爲況所託者尙在日月照臨吾志決矣父母遂不敢復言婦一以冰槩自守凜如也舅姑歿治喪葬如禮友甫及髻齷口授孝經論語蚤莫訓以禮義稍長俾出就外傳一遵母訓動由規矩有成立而見稱於人逮有室有二子婦姑暇逸安受孝養今春秋幾六十鄰里莫不嗟歎興起有司廉其事將聞諸朝而婦歿使假之以年則綽楔在門可待也惜哉

論曰余讀史記至貨殖傳有秦貞婦巴清者與焉太史公以清能豐財自衛不見侵犯故嗚呼若是則寡婦貧

苦者皆失身富有者皆守貞矣天下厄貧苦而凜不可
犯者豈少哉特以志節自衛而已奚在豐其財耶若
節婦者又豈非貧苦以志節自衛者歟方之古節婦何
媿焉

張節婦傳

鄞張國寶妻者同邑桃源里祝氏之女也名清字清節
生有淑德年二十歸張門時國寶方抱重疾僅扶持成
禮未閱月而卒始國寶娶傅氏無子納二妾焉生子端
次李生子康李氏恃寵愛事傅氏無禮日媒孽其短傅

春臺齋集

卷七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氏以憤懣死及清節怒詣縣陳款令白其事復上下之
分如初久之李復陰結清節所善者誘使改行曰汝名
則嫁身則女也年少日長如孤苦何清節正色曰吾旣
廟見承張氏宗祀雖不逮事夫子而不爲張氏婦乎吾
之不幸命也吾惟守吾命而已他則不暇知也橫議者
遂寢清節確守婦道總治家事內外肅然遠端與康長
而壯娶婦有子女其婚嫁金帛皆已出也厥後子及孫
凡三世而清節尙無恙拊循教誨年九十餘而沒未沒
之光郡守高其行每蠲其徭役今子孫得有其餘業者

皆清節之力也

論曰世之節婦旣醮或一二歲或五六歲而寡其守義也固難今清節及張氏門僅克成禮卽寡其守義也尤難昔齊侯之女嫁於衛爲宣公夫人至城門宣公死亦必往而守義清節豈有見於是歟第在位者不得上聞旌其門爲失節勸惜哉

樂枏傳

樂枏者明之定海人也性孝友家以亭戶籍官枏承其後弗替洪武十二年春會稽錢清高氏許從兄弟歲輸

春草齋集卷七

十四明叢書

約岡刊本

鹽痛自縊迫小民倍其輸以掩己之數事上聞上以浙河以東凡亭戶大家皆罔上賊下如一律卽遣使編各倉覆鹽有損常數者悉逮赴京鞠訊咸承罪坐輸作而枏亦在逮中方治行其仲氏稅願代往枏曰吾之往也生死未可知設死焉吾有三子爾尙無後其可哉稅又詣縣廷請以身代枏枏白於官曰枏之名固不可易服力鹽事皆枏也稅罔知聞使往而被鞠必失對縣因不敢遣及枏行可一舍許稅又追及之枏叱之去不聽卽乘堦垣以塊擲稅垣之塊去者半稅度伯氏心不可回

始勵哭而反十三年夏杓果死京役中年三十有六杓
讀書窮理凡醫卜地理書無不習里之人聞其死莫不
泣下其父仲本爲鄉之碩儒常被貢天官方以老乞歸
而杓死惜哉

論曰杓之就禍稅之請代皆知有不免而乃毅然爭先
非篤友愛者能之乎稅雖不死昔固自分死矣杓雖死
猶不死也古伋壽之死雖不幸詩與傳記稱之不朽以
莫伋壽若也孰謂杓稅復爲伋壽傾動郡縣世之兄弟
有較小利害相仇虐者苟聞其風當何若哉

春車齋集卷七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倪隱君傳

隱君倪氏名天澤濟亨其字也鄭郡人當唐昭宗時其
先有脩武君者以避亂自永嘉徙郡之象山迨茲居郡
城之西偏則自君之父徙也姿性蕭散絕煩瘁敬老慈
幼振窮恤匱遇義事輒勇爲事親讀書尤力暇則從一
童乘款段就先生長者講習禮貌恂恂誠濁世中佳士
也一時貴游折節願與交且謂君充乎內者必優乎外
足乎己者必裕乎人蓋仕諸君弗應旣而曰古之仕也
以道今之仕也以名居今而違古吾其爲名乎吾惟志

於道而已爲名非吾志也幸能以孝友之政施於家君伯仲三人皆產素豐殖悉推與之無復間曰吾茲幸以祖宗之祚苟致完美又敢以分所得而取諸兄弟哉購高氏竹塹極夷曠引流種樹雜叢篁瑰石加築闢茨屋其閒置琴一張聚書萬卷畜盤彝名畫古器物歲時合鄉曲耆艾坐堂上率諸子趨走拜伏侍左右爵酣豆飯愉愉如也然筆牀茶竈賓友宴集酬酢唱和無虛日顧其費皆已出一不藉先業嗚呼君之卓犖不羈高尚其事雖寵祿之富名位之貴曾莫足以動其心或者其可

及至於疏財慕義躬勤儉驩樹立而不撓於利欲之私以敗倫類之公此其器局可及歟今夫豪商雄賈之家質朽粟腐且猶權輕重度長短毫髮無遺漏視骨肉至陳餓略不省恤夷俟其死而已此固庸眾之常態蔑之責可也若乃呻吟帖息服逢掖冠章甫坐舉比以倡道淑世之職自任者是宜敦棠棣之恩篤鶉鴒之愛猶每以分財召怨析居起爭甚者日尋干戈相讎戮聞君之風其庶幾以懲往而勸來也丈夫子七人可明可伯可與可觀可行可言可端皆謹飭好問學克承其家益以

見其遺德之茂衍云君常讀易至履歎曰健行乎上而
悅處乎下斯則君子之道焉吾知免於戾矣乃復扁齋
居之室以自厲儕輩至今以履齋稱之而不敢名

春草齋集卷八

文之三

明慈谿烏斯道繼善撰

序

送遜都月公赴山南廉訪使序

至正二十六年夏五月詔遜都月公爲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戒行人謂朝廷所寄之重者今安於公矣始公受江南諸道行臺御史中丞之命留南郡上下協恭進賢黜姦崇禮明法威名四達十道懼服時憲臺多故由公振作光耀功加於昔惟藩府跋扈方伯莫制公繩

春草齋集卷八

一四明叢書

約翼刊本

糾以法厥惟艱哉茲聞青宮在益都公將往見育南圖謝病出關而適得山南之命也然山南凋敝於兵燹其政治之得失風俗之變更民人之欣戚舉□□在公研究物情奮揚風紀將必有同列薦紳郡中父老告之矣僕草茅之人辱上交迺獨言公下士之美公居臺端恆接見博士有吐哺握髮之勤溫恭自虛之善故南郡之士多爲公賓客念公交游親舊皆象笏金魚之貴猶汲汲與布衣施報豈直如獻子之忘勢而已蓋公由進士顯而禮貌不衰講貫不倦是己之出者合乎詩書禮樂

之原也聖人謂子賤身能事賢雖堯舜之治亦不過此
公豈辦此哉且公爲朝廷倚賴行入內其位愈高而言
行於天下四目之明四聰之達必爲公任尤思謹於所
接矣行之日僕以是補於稱功頌德之次而系詩於後
云

送丁侯元善赴福清監州序

朝廷設內外官視海道漕運爲重閩廣湖南爲遠故咸
有優遇於其閒每歲海運北上天子必命重臣延燕給
光祿之膳用待儀之樂復錫之以文織焉閩廣湖南去

中國數千里之官者有崎嶇跋涉之勞故議縮其考而
伸其職往往由是而得優轉也慶紹所千戶丁侯元善
在任廿三載五越滄海輸貢賦皆獲燕飲文織之錫今
得受監閩之福清其縮考伸職之命必循故常矣僕竊
究之所重乎海道漕運孰不曰鯨波之險哉觀其風颿
之輻輳篙丁之雲集則又在御眾不煩算計不爽然後
無阻杙之慮是以寵之之恩加厚也所遠乎閩廣湖南
孰不曰南服之僻哉若夫島夷之梗化諸蕃之互市則
尤在懷來之仁剗繁之敏然後成藩屏之固是以待之

之意加寬也斯二者舉有優過之道而又不同於寬厚耳侯仕海道旣榮於其厚茲往福清將逸於其寬是固侯有過人之量出眾之能而致也彼暗於見短於才違上而病下拘拘自能自適於頃刻猶下澤之車款段之馬過之者弗顧也侯當督運事至立辨析無滯而恆有餘裕焉以侯之才設施於福清誠使民安耕鑿里巷有絃歌之聲而大府不齒下民不懷未之有也矧其地有奇峯巨壑之勝丹荔黃蕉之美越鳥弄聲榕陰滿地退食之暇與州之賢士大夫遨遊瞻眺舉酒賦詩暢其思而發其闕此又獲於優過之外矣侯之先大夫知先子至深而僕受知於侯至久侯治裝遂以此言壯其行

送陳仲寬都事從元帥捕倭寇序

太尉丞相方公以至正十有七年受天子命控制東藩有梗化者討之自是東方以寧倭爲東海梟夷處化外比歲候舶趨風至寇海中凡水中行而北者病焉今年夏丞相曰天子方以中土未盡平弗暇理東海事吾爲天子弭盜賊耳惡得不選吾爪牙俘至麾下於是誅日飭將士曰汝往必克毋利其貨以遺其死毋毒我土民

時天台陳君仲寬以都事職在元帥錢公幕下因佐其
行君讀書士也居帥府且久陸攻水戰之法究之審矣
奚待言矧倭寇蜉蝣耳不足當吾鋒又奚言哉然彼與
海習檣櫓剽輕出入波濤中若飛有不利則掎沙石大
舟卒不可近此不可不豫計也且彼旣弗歸順素擯棄
海外今又犯我中國地梟馘固當第俘吾中國人日夥
就爲鄉導爲羽翼原其心豈得已哉苟我軍相攻擊玉
石弗暇論必令吾中國人自告者免乃生致之此又參
佐所當言也嘗聞君之先獻肅公當南宋時爲諫議以

直言受知於孝廟人至今稱之凡位與事無大小皆可
言君其行特其兆耳他日立顯位功益高名益著安知
不受知於天子進直言如其先哉四明能詩者喜君有
是行咸賦詩以餞予爲序以致其臆云

送易之編修北上序

合邇祿氏易之父以編修官徵赴京師余餞之曰易之
居城郭中蕭然一室不色憂在位貴人恆造其門與談
笑則言不諂而禮不倨人有賂之以干貴人者輒謝去
或貴人與之錢則受不辭曰賂不可黷周之可受也接

朋友賓客惟論古今典故未嘗道及官府事此皆易之
通事理適時宜而得以從容於斯世也夫今爲太史氏
食君之祿是固博學篤行之所致然太史所主者唯事
與言書法不隱則直筆炳耀事情失實則簡冊汙穢此
何待余言也以余所揆易之今日之行不可不思於職
之外耳當四方無虞之時太史得居清華之地享優游
之樂討論修辭已耳今江南北多故凡中外大小臣工
不特塵塵盡所居之職而止也以一家喻之平居無事
則夫耕婦織奴樵妾爨各事其事不遑他顧設有水火

盜賊之變則家人愴惶驚悸舉得言其利害而爭先奮
力矣矧當朝廷用人之秋易之負師儒之名當知覺之
任執政大臣豈不以得人爲喜而舉天下事咨訪其不
逮哉易之應天子之徵豈不能舉一事進一言以補益
於天下哉卽或執政大臣咨訪不及於易之易之旣目
見世道晰又豈不自言其利害而爭先奮力哉余意易
之必素定於中而備夫出仕之道余第愧知之未盡耳
於其行敢以久要之誼爲之勉焉

衢國公以靖亂駐軍東浙至正二十四年冬十月城上
虞所屬州縣官若吏率其民往役跨山絡野窮日力以
作時上流水淺澀舟載石首尾相銜二十里猝不可進
事嚴迫於期皆惴惴自危或寬而弛事或猛而暴民其
能上無譴怒下無怨咨者蓋鮮矣吾郡長官元臣侯兼
總制慈谿事在行事集民悅國公賜燕飲侑以白金文
織僕聞而歎曰侯何道而然耶俄而友人旅進而告曰
吾徒執役上虞侯惻怛見於面和煦形於辭有嗷嗷訴
牀下無忿戾拂逆之色周旋曲折扶其顛而補其漏微

侯則先人出廬非吾有矣所謂生死而肉骨者敢求文
於子以旌吾感侯之德也僕喜曰侯所致之美乃在乎
是矣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蓋君子之牧斯民饑欲
其飽寒欲其燠疾痛哀吟欲其安寧以樂莫非行是豈
弟而已行是豈弟則是君子斯民之父母也民之父母
愛其民無所不至是以民愛其上亦猶子愛其親不待
督責而趨事赴功惟恐貽吾君子之戚戚也彼嚴刑在
旁策其民如牛馬民心終弗服於是驗侯豈弟之感人
者深而人真有以樂公之惠也且聞之侯由南徐萬夫

長陞浙東副元帥武備嫻習士卒和樂如居家賢能著聞轉爲郡民歡欣鼓舞以安其業與人固嘗比侯前如李廣後如劉寬一是皆以豈弟施諸軍民無往不可也僕因友之請樂道其事匪直彰侯之德庶幾可以爲在位勸所請者邑民某某也

送高本中知司秩滿序

會稽高君本中以海道都漕運萬戶府知事考滿獲代去府史陸彥誠踵門求余文餞之余問高君何如曰君之在幕下也視牘之當署略無所可否有不當署者則

齊東雜錄卷八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鉤距微隱摘抉瑕類從容與諸吏言後莫敢不謹事有大利害則關白官長以補其不逮省檄君莅嘉興監糧斛至則握重柄不假借人百司惴惴然不敢撓法時朝廷官在焉甚敬禮之府中無事則率諸吏環坐對畫壁賦詩以適性此其大較也昔漕府置平江天下方靜謐號令風行執事景從轉輸者至夥而畢給統帥者至廣而畢集故參贊於幕下者不以爲難今兵興以來漕府徙慶元轉輸歲罔替而統帥者十一耳矧漕戶凋敝填委溝壑者過半其僅存者雖斧鉞弗畏故贊於幕府下

者恆以難爲憂君取便利事贊畫輔密不緣循不偃快
底績於艱難免戾於上下尤足以見其優爲也余曰子
前所言者稱善譽後所言者未盡知也夫公者私所忌
明者昧所疾儒者吏所鄙子悉能譽之詩云我心寫兮
是以有譽處兮此之謂也君好讀書有大志可以負重
致遠甫弱冠之京師從翰林諸公游所見益重聞使其
扶顛拯危且有所不讓茲參幕於漕府而克濟其艱豈
足以盡其蘊歟余素與君交相得知頗深何以問爲哉
蓋是非毀譽之得其正者最寡余獨以訊諸人有獲於

我心者爲信耳彥誠謝曰子誠知言哉遂相顧而笑君
觀夫斯言勿鉅呂勿滿假惟益自奮勵廓其所未至以
無負明有司之見知爲庶幾也予旣重彥誠之請就析
其言申其詞致其勸爲本中贈

送千夫長王本立歸括蒼序

古之命將也以才今之命將也以世以才則必得其人
而後用之以世則雖非其人可弗用耶古今用人得失
之相遠蓋如此且夫進德草萊之下修業樵牧之中者
貴之以執圭剖符而不易就富之以疏寵頒祿而不遠

行懼吾勇未足以禦國患智未足以救民死耳若乃關
茸瑣屑之徒襲先世舊爵紆青曳紫以自尊顯糜廩粟
費公帑畜奴隸騶乘以安逸其軀一旦遇羽書之急烽
燧之驚則捧首逃匿已耳誰肯披堅執銳以當矢石哉
苟上之人不加綜核於二者之間使世之有才者多棄
置而弗用繼世者常荒嬉而獲進固宜乎志士仁人之
長太息也茲千夫長王君本立其亦可謂有才而世者
歟蓋君嘗工舉子業弗第歎曰吾豈能矻矻於文辭翰
墨閒哉當歷覽天下馳騁上國立奇勛以自見耳適嚴

春草齋集

卷八

九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君告老從命襲爵防禦古括非其志也然能嚴部伍立
賞罰若秋霜烈日之不可犯及接賓客則彬彬然和平
樂易不失儒者氣象至正壬辰春海防軼軌浙東帥府
檄調君置郵之咽喉地旣解嚴郵人感其扞衛之勞咸
歌詩以餞而命余作序以弁其篇端余謂士有才而非
世其於利達誠券內事有才而世則其驟陟而累遷猶
駿馬注坡巨鱗縱壑鷺鳥入雲而風迫之也王君行矣
他日畿亂討逆立功著節握重柄而躋高位不可拭目
俟哉

送劉庸道遊閩中序

劉庸道侍父往閩省自武林道經四明留寓幾三月余因得與交而敬其爲人風裁秀整眉宇疏朗若瑤樹倚風明月射水同得清淑之氣居多及夫揖讓之和升降之謹遊觀燕集之閒雅若祥雲在空隨所變態而無不佳知必久習禮樂移其氣體而然者至於出言簡而有文擲辭華而有則又若江河有源而流衍不竭問之則玩齋貢先生其師也庸道之才之美如此豈不可敬也耶今戒行有日不可以無言夫人之過恆以己之美而

鄙人之不美己之才而侮人之不才鄙之侮之且不可況所鄙所侮未必皆當乎彼貌之不颯而知之內藏者吾弗禮焉則失之謾明矣行之詭異而容之不修者吾弗禮焉則失之曼倩矣處乎桑樞甕牖而才美不外見者吾弗禮焉則失之原思矣庸道慎於此庶幾寡過之道與且吾聞之閩東南名郡也去京師甚遠故士多讀書於鄉里雅不好游其培養厚用工密而所見過於人庸道嘗游其地皆舊友也余意士不好游則名不揚其窮巷之中山林之下必猶有抱道而樂隱者庸道試求

之必得其良遡其流而觀其濶采其英而咀其芳則庸道之才之美必由是益著余冀他日之會悉以所得者告我故遺序與詩以爲後日券

送錢仲山赴春官會試序

予嘗見適百里者處室而問途宜舟而問車終歲不能出戶限及乎誼日擇方膏車秣馬贏糧趣裝出祖就道雖萬里之外可至也慈谿錢亨字仲山其出處豈不猶是歟仲山明詩經源疏而本暢肆爲文雲行而川流人曰子試諸有司一鳴而驚人可待矣子曰未也依違進

春官集 卷八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退者數歲今年秋度可以自許乃馳騁場屋閉果策名非虛人又曰仲山或出或不出非余所能測也將與計偕之京師復較藝禮闈鄉之士大夫或爲詩歌以餞余序諸首且告之曰江河之水積之也深蓄之也盈一旦決之也必驟仲山出其向之所負哀然爲稱首夫何疑朝廷登其文閱其材而授之以爵蓋聖心所汲汲者也然蓄材必先於蓄德仲山之家居也旣以孝友聞今之事其君也又當以忠義稱職就其位敬恭其事事之至也不懼其大不忽其小不悅上而取容不病下而微名

知無不爲無不力安定命而不貳雖久而不變也斯
文行並行而不悖其不負於向之所學歟今之出也尙
勉之哉

贈行省理問仲剛君治城序

春秋之法書築者創始也築郿是也書城者完舊也城
中立城小穀是也築之城之必書者以勞民爲重苟人
君知此則慎重於用民之力也太尉丞相方公以斧鉞
討暴亂至正二十七年夏五月城慶元曰吾所以用民
蓋所以保民吾不得已焉耳謹選四大官及百執事皆

香齋集卷八

十二四明叢書

新園刊本

用命不敢怠江浙行省理問仲剛君在選分治北城雖
稟度於大官而指授區別各有條理土堅石縝民忘其
勞未嘗以箠楚爲威信足以服眾未嘗以壺漿爲惠德
足以飽人越四旬城成視他更憑陵怒氣厲民以衎已
功功反不逮焉與人歌之曰非涇濁不知渭之清非彼
怒不知君之怒君之賢爲吾之二天嗚呼君之才加於
人十百矣且土厚之木其爲器必良江浙行省左丞貞
惠公爲皇朝望臣君貞惠公之孫也夙有所習知仕宦
之道倅奉化時村民寇境內君募義民擒戮之爲省府

都事時監收上虞餘姚官糧及爲餘姚浚河築堰具有德政是固祖父培植之久故上知其能而下承其澤也况城事甚大而聲名猶籍籍顯著以茲測之而升高之步又豈可量哉郡人范某等屬君撫摩之愛故請於僕以揚君之美云

贈醫者馮至剛序

周官有疾醫瘍醫之目必分官以掌其事蓋人有內外之病非一端藥有內外之用非一律是以分掌其事而不可兼之也故掌是事者用心專而理明所守簡而物

備是二官皆得食於上而同趨於利人之功也後世視二者則難之於疾醫而易之於瘍醫果疾瘍之道有難易之分耶後之人事不師古士有學疾瘍者既非任於官人人得以臆見議之議之者曰疾醫則口岐黃之書學之之道爲難瘍醫則手鍼砭之法學之之道爲易吁是不知周官精微之意者也要其歸疾醫未必能手其手瘍醫未必能口其口二醫之道皆難也鄞之東鄙馮至剛兼通疾瘍之道而以瘍行於時固知其學有餘矣至正己亥夏袁仲良之婦疽發背獲至剛療而瘥人徒

見其藥之易不審夫疽發於外而係於內其療之功
等於疾醫之用心也仲良求余文以美其德余因辨古
今疾瘍不同之說以爲贈

贈道者陳文華序

子館人張大方氏之家婦有奇疾藥之弗瘥大方曰其
在子過有不察道有不迪得無崇禍於我乎聞天台陳
君文華得道家役鬼神之法遂再拜請君君作

以下缺

送闈上人住香山序

浮屠氏其遺世而獨善者耶曰非也其避喧而習靜者

齊齋集 卷八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耶曰非也然則何如殆亦一視而同仁者耳當其玄髮
初翦畦衣始挂則懼吾心天闕而弗通蒙昧而弗明於
是乎躡窮崖之巔蹈虎狼之窟收視反聽寂焉孤坐以
造夫昭明高朗之地及其戶牖四闕天宇豁如而無所
凝滯於是乎布筵開法祛妄解惑以濟夫羣生是則其
始也切切焉其終也汲汲焉凡所以爲己者實所以利
人也若是則果非遺世而獨善避喧而習靜者殆亦一
視而同仁者矣吾方外友闈上人郡之名家子也少慕
浮屠氏受經於慈谿之龍山寺寺逼近官道迎送賓客

無虛日卽杖錫江湖冥心兀坐恨山不深林不密所見甚超詣久之典法藏於金陵之蔣山道益隆而名益著及四海弗靖無逃遁之地復歸龍山獨處一室泊如也今受知於司徒榮祿方公公命住持同里之香山寺上人力辭不許乃勉就命於其行吾黨相知者莫不爲上人喜蓋太平無事時方袍圓頂之徒雲興霧合居安養飽又有踞象筵握麈尾以主之者居相望故不役志於道者寡上人方齋齋自修不暇深遁之可也及兵戈搶攘之秋叢林大剝悉爲灰燼東南山水間雖無恙而梵唄之聲幾絕矣老成宿德不啻若晨星霜水故役志於道者寡上人乃考鐘伐鼓以倡其道雖欲遁之可乎上人爲己利人之道兼盡之矣然浮屠之住持猶吾儒之仕也學優則不可不仕仕優則不可不學上人其勉之哉里中諸公嘗與上人游者相率爲餞命予述其事不得辭

刻唐律易覽序

刑書曰律者何蓋以假借音律之義也何假借於律律管短長其聲有輕重之殊毫釐差繆五音不和刑之道

似焉書曰故乃明於刑之中中與律一也漢蕭何已修律令曷不曰漢而曰唐其書至唐而備故謂之唐也其唐律之刑十二者何律十二管五音始和故刑如其律而國家之法無不具之於是也自唐之後代有法令雖命名不同固不過本於唐律孰知唐律一本於聖經舜典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笞肆赦怙終賊刑至三代五刑之屬三千律之條目以廣聖人之旨焉惜夫章縫之士或泥於經而不適於用鉛槧之吏或執其律而不明其原胥失之矣恭惟今天子新定律令參用唐律天下之人莫不仰瞻善教吾邑周先生元夫嘗句稽尤溪儒而吏者也用心唐律幾四十載條之雜出者以類而從義之難明者既疏且釋以今比舊散者會焉隱者著焉名之曰唐律易覽先生書成弗售其有待於今日也歟於戲唐律之目先之以名例則尊君愛親之道大矣次之以衛禁職制則尊卑隆殺之道嚴矣次之以戶婚等曰然後防範於人事者悉矣此非得於三尺之外者寧知用法之意哉雖然其間十二刑者服乎重者也八議罪有所議者也至於紛綸案牘而律文所

無者若子爲父復者也善乎昌黎韓子之言曰經之所
言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設其文於律者
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將引經而議也
由是言之律豈外乎經者耶方今律令家藏戶習是亦
周官之令民讀法先生是書如星漢昭列舉首畢見在
位者進而用光灼然其有率又於民秉彝之助也若夫
欽哉恤哉爲聖帝拳拳之致意在乎執法者省焉

刻輿地圖序

地理有圖尚矣本朝李汝霖聲教被化圖最晚出自謂

考訂諸家惟廣輪圖近理惜乎山不指處水不究源王
門陽關之西婆娑鴨綠之東傳記之古蹟道途之險隘
漫不之載及考李圖增加雖廣而繁碎疆界不分而混
殺今依李圖格眼重加參考如江河淮濟水各異流其
後河水湮於青兗而并於淮濟水起於王屋以與河流
爲一而微存古迹茲圖水依禹貢所導次第而審其流
塞山從一行南北兩界而別其斷續定州郡所屬之遠
近指帝王所居之故都詳之於各省略之於遐荒廣求
遠索獲成此圖庶可以知王化之所及考職方之所載

究道里之險夷亦儒者急務也所慮繆戾尙多俟博雅君子正焉

玄雲吐月詩序

石之秀潤者莫靈璧若也石生靈璧縣土中與天地同始於玩物爲至古不假追琢而嶽崎嶇訝之態層出其理白其色玄其聲鏗然故好事者取之吾郡僉書晉齋倪公得是石京師中甚瑰美廣二尺修倍之跌以白石御史中丞遜都思公見而異之以石之狀若玄雲然其表有白又若月之哉生明因錫之名曰玄雲吐月中丞首賦詩俾斯道序之某謂石之體至堅玄之色不炫至堅而不炫君子之德也雲之用能澤物月之輝至明澤物而至明爲政之道也中丞一命名石愈光輝而僉書曰可以取鑒孰謂玩物無所益哉

禱雨詩序

古者壇而樹爲祭天禱雨之處曰舞雩是故旱而禱於壇禮也然雲漢之詩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又非專於壇何也周禮有荒政則索鬼神而祭之是遇天災而遍禱也古之有國者皆得而徧禱今郡縣徧禱於封內其

亦索鬼神之禮也至正二十六年夏五月至六月不雨
川涸土壘禾病民瘵旄倪遑遑不能寧處慶元路總制
慈谿縣事朮溫台元臣侯曰吾爲臣理民天降其咎不
在我乎召所部官分詣山川鬼神以幣禱躬訪邑東山
谷間龍掀冕冠拜祈神之貺弗得命自辰之午跪沙石
中忽若有物蜿蜒凌空玄雲回合左右曰雨將至侯旋
未至邑而雨侯以爲未足徒跣行道上徧至神宇叩頭
以請越三日大雨槁物蘇息民情歡忭遠邇衣冠之士
咸歌侯之德俾不佞序其事竊惟侯禱而雨孰不謂三
才一致而有以感通神明也嗚呼所以感通之妙其可
易言哉蓋天地之道無思也無爲也侯不涉毫髮私意
中心無所思爲而對越於神明人神無間矣則風雨之
興甘澤之注豈由彼而至哉矧侯忠孝豈弟夙聞於時
又烏得不感於神明也今慈之民皆曰吾邑之內吾侯
之雨也詎知侯以郡守禱所屬州若縣非侯之雨乎念
侯勤勞如是他日天子用侯作霖雨侯豈異夫今日所
禱之心哉昔柳子當序於羣公之上謂古之贈禮必以
輕重茲某所序亦何敢辭也

乾坤清氣詩序

余嘗見良賈焉凡古圖畫彝鼎玉石之類由見之秘而考之詳故定其是非臧否瞭然弗之眩也苟或不爾寧有不貽笑於賞識之士哉良賈且然況選擇古今詩以取信當世者乎夫詩有典有則有興有比得三百篇之旨也混淪沖融慷慨頓挫者得十九首之風也窮渣滓神變化鏗然金宣而玉奏者得盛唐之體也加之理賦而思深脈貫而辭暢若明珠美玉無毫髮瑕累者始可中選擇也故選詩者必知是己所作又造乎是然後用心選擇如衡平鑑明而弗之失也苟或不爾寧有不貽笑於賞識之士哉廬陵晏君名璧字彥文志古好修學充才敏每悼夫古今之詩浩若江漢莫知所究乃冥心焦思選擇古人詩自十九首而下至今人詩區分彙別編次合若干卷以壽諸梓非得夫詩之窮妙惡能爾耶既而名其詩曰乾坤清氣蓋以乾之清氣積而爲日月星辰坤之清氣積而爲江河山岳人生其間兼得二氣者發而爲詩詩之有關於世教者可與日月星辰江河山岳爭光輝同永久豈小補哉彥文是選不惟有益於

來者其命名若是亦可謂知所本矣

月夜小酌詩序

郡城北有陂而訐晉齋倪公處南涯其子培童有嚴氏處北涯有嚴好讀書與余雅故而余適館於倪公今年夏閩省都事劉君子明挾其子中由錢塘入閩道四明主有嚴家父子皆儒者亦愛余乃六月既望月明水湛閃閃如白金出冶白蓮方繁盛光采與水月相奪余情意浮動不可遏於是命舟訪有嚴及劉君父子露坐談笑有嚴治杯酌割雞行酒予歌鹿鳴之詩款款至夜半衽席之外忽有漁者舉罾游移左右各起而就視售魚入饌再飲至醉時四鼓矣始者人以情合酒以景行終則情景兩忘其樂何如哉然人之離合靡常天時之變亦靡常人既合矣時既良矣不可以不飲飲不可以不歡是飲也不速不豫人時俱得其樂而醉也固宜翼日酒醒各賦詩一首旣而情不能已又倚韻而和凡若干首萃而序之時歲在甲辰飲酒越五日也

雨夜寓宿倡和詩序

魚與鱖游鹿與豕交人則依乎人固也胡君舜咨暮託

宿於童有嚴氏又奚言哉斯時也使不值有嚴其露處耶不於此則於彼耳然人有合不合不合則不歡惟斯文相值若合左右券宜乎主賓飲酒霑醉形諸詩聞者亦屬和之不嗇也吁覆巢毀卵鳳凰不翔舜咨之善擇所依有嚴之善待士固可見矣然當此多故之秋舜咨雖隱處弗業人得以款洽無所疑若茅咨之待林宗然彼去重位或求容於人未必商君不見卻於民家也余因是而重有所感焉舜咨之詩既悉其實又屬余爲序余不得辭而姑志其略云

秦草齋集

卷八

三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松下小稿序

詩之作非得夫天地之清氣者不能也然汨於富貴貧賤羈旅勞役一發於歡欣悲忿之音而盡夫清氣者或寡清氣得矣非靜而專又未見其詩之工也惟浮屠氏寄身閔寂無外慕膠於中其爲詩必全夫清氣而又靜專宜有以異於人也慈谿龍山永樂院用剛禪師以清明姿從桑門究明覺性有悟入出而倡道名利既歸闕軒松下禪定之餘吟詠風月合古詩律詩若干首名曰松下小稿其氣清其音舒春容閒淡若冰霜水月不容

垢氛使人讀之意消情逸豈非浮屠氏之異於人哉余
自少與禪師交知永樂院自昔有龍石少微商隱而下
至於歸庵諸公皆善爲詩至若往來宿碩有若恩斷江
噩夢堂方外之士若柳公傳道黃公晉卿貢公泰甫鄭
公以道戴公叔能范公運申予之伯氏性善皆以詩鳴
者也或師或友霑溉膏馥故其詩不外乎規矩法度良
可尙也吁龍山風氣清淑古陽禪師創業之地也今禪
師之詩流入山中豈不爲龍山清氣之一助耶

送張履順復入冑監序

香齋集

卷八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漢元始中爲太學博士舍卽太學列槐爲市命諸生各
持郡所出物相貿易揖遜議論予謂古者天子之養士
也教之以六樂厥後教之以六學不專以此而以貿易
者何哉予曲求其意不可得謬度其故曰漢未嘗廢六
學特以諸生比於物歟郡之物皆有用之物猶諸生皆
有用之才也郡各有其物猶四方各有其才郡之物皆
萃於太學猶四方之才皆萃於太學也物有高下有長
短猶才之有高下有長短也以吾之短而下者易彼之
長而高者則天下之物皆備於我凡通詩者不通於書

通書者不通於易通易者不通於春秋禮樂以吾之通
易彼之通則六學皆備於吾猶以吾物之短而下易彼
之長而高者較然矣諸生果能從事於此則才有不備
者乎才備則德備德備則達之於文章施之於事業建
功於天朝不難矣太學貿易之意豈如此歟定海縣庠
諸生張履順氏專詩經以才俊升胄監肄業有日矣以
丁內艱歸而讀禮今以終制復入胄監將行其同門之
友相率爲歌詩以餞請予序諸首予覩今之朝廷取士
雖百方獨視胄監爲至重亦以儒者席上之珍也珍者
何若金璧翠羽象犀珠貝則貴重爲世所稱當何如哉
履順實貴重之物非郡所有之常物比也茲之往也益
自寶必無負於朝廷之望斯可耳履順喪服無違禮此
孝子常道予不具述止以太學貿易事比而告之庶幾
味於予之言哉

劉職方詩集序

天下藝之工者雖出於性聰亦歷歲滋久然也何獨藝
哉至於詩亦然詩之工非直體裁聲律開闔起伏無可
疵焉而已年益高功益深則蒼蒼如喬松勁柏老雕健

鶴使萎荼披靡之氣屏絕於萬里之外讀之神自張而氣自王也豈惟然哉意遠而詞暢趣深而景融神變化而莫之測識向之工人見其工至是而工之迹泯焉如扁氏之斲輪郢人之斲壘服鍊之仙骨蛻而形化然後爲詩之工也詩之工固矣然非味道腴而薄世紛亦未足以言詩必理不使情勝道不爲物溺天地萬象皆吾之妙焉者也故吐精華自無不美矣如三百篇皆思無邪豈流於情欲之私翦翦焉狀物寫情者所可比哉余游豫章偶會晤太和蕭翀字鵬舉者逆旅間聽其誦

所爲詩皆清新典麗問其師則職方郎中劉先生子高也先生行修學充末冠時卽有能詩名至四十有九詩粲焉成卷鵬舉刻梓以傳金華宋翰林序諸首以五美備稱焉固已膾炙人口然五十以後之詩則不在所刊卷中鵬舉又哀集若干卷示余余諷詠之使人神清骨爽疲忘憂釋不能去手口乎余前所商榷無毫髮遺恨者也先生之詩不刻削而工不峭峻而蒼不隱晦而深不險怪而神不平澹而化不乖俗而道蓋先生自科第進官職方郎中轉北平按察副使南徧雷瓊北極燕冀

閱歲餘三十載視否泰變遷通塞得喪山川俗尚人情
物理舉足以興慨惟道是娛一發之於詩也若是則豈
非年益高工益深以致其然哉昔王子安李長吉弱齡
之詩非不鳴於時第王子安傷於弱李長吉傷於怪又
豈不足徵歟余亦好爲詩今老矣而詩不及年尙當造
先生之門求其不逮先爲序諸首簡俾鵬舉再刊以淑
諸人人見之又將舍魚而取熊掌矣

王敏功詩集序

世之論詩者孰不曰凡工詩必擬諸古人古人之中孰
長於某詩某詩必擇而擬之則庶幾乎音節體裁有仿
彿焉余曰不然今之人信可以擬諸古古之創於詩者
又擬諸何哉夫心欲有言則形之於詩詩者代言之音
也人之不能已其言而白於人者必有倫有理有開有
合不勞焉而自若爾也否則狂惑而已矣詩之作亦然
奚必翦翦焉以擬諸古哉昔優孟學孫叔敖抵掌談笑
無不似者及審而觀之終非孫叔敖也魯男子以己之
不可學柳下惠之可誰不仰焉孔子稱其善學柳下惠
者也詩之欲擬諸占與否者豈不亦猶是耶郡之王敏

功氏性聰好學凡賦詩隨意之所至操紙筆立就積若干卷余讀之雄壯雕鏤直致者咸具皆出於性之自然雖未嘗擬諸古人而未嘗不古人也敏功蚤習舉子業至正末朝廷罷科舉卽棄去遨遊燕翼所見者益廓而所畜者益深及歸隱桃源山中尤得夫雲霞泉石之趣一發故變化倏忽不可以一律觀也譬地道之化生草木草木之花葉枝幹大小濃淡豈一刻雕而做之者哉亦自然而已

春草齋集卷九

文之四

明慈谿烏斯道繼善撰

書表

遺陳令尹書

某草茅之士安分清貧自弱冠知學以及乎斑白未嘗肯以名姓求登於鶚薦聲譽借重於龍門也今年春讀書東臯之上先生來訪賤子往謝未幾茲邑舉行團結先生必欲置賤子於賓館故廁身諸公之列而獲吐一緒之論今引身恬退一載以來足跡不及公堂生理託

春草齋集 卷九

一四明叢書
刊圖刊本

之遐壤於團結之事戛戛乎何與哉雖然每與師友坐談語及先生終不能眷眷於心蓋先生視百里之邑雖小以民命論之其責未嘗不重賤子與先生之交雖淺以斯文論之其交未嘗不深責重則不宜任一己之見交深則不宜有旁觀之譏是以晨起作書急以利害之言敢告於左右夫團結者以民爲兵也可義舉而不可勢迫也古之人謂民猶水水可以載舟又可以覆舟御之合義則民從如歸御之失義則民怨其上始舉此事眾推趙子永先生爲之贊夫子永先生力學三十餘

年有喜其學者日從其遊方以世道多故同期深遜業
在經營適有是舉不得不爲之一出子永旣出故賤子
亦不得不出三日之內殺牲祭神文士雲合武士景從
先生以爲何從而得此哉先生是日大燕文武士於學
宮執爵臨眾灑淚誓天故文武士無不喧傳感歎曰吾
縣令果有父母其民之心吾黨不忠其事不爲之用可
乎哉此實先生興起其義也立鄉正禮武師鍊士卒鋤
強禦營糧食備器械僅踰兩月雖細故未能盡善其綱
目則已大張黎庶欣欣境無盜賊此烏得不爲義舉而

有利乎民耶子永先生與賤子以布衣之交不宜久參
軍事上書求退與講武之事隔絕久矣今聞所任非所
長吏胥剝削卑隸驚悍武士縱橫賞勿卽論罰弗卽行
是則近乎勢迫而恐其害生於肘腋也且兵者凶器也
以凶器授人而不得端方正直之人爲之副未可也得
端方正直之人爲之副而不日夕訓之以義未可也必
先擇其人而恆訓其義然後謂之義舉而五鄉之民皆
樂爲之用矣賤子深慮弊倖勿革久久不利先生翻曰
爲此事者子永輩也故敢以其利害之言進惟鑒察不

備

寄蔣伯威書

日者吾友嘗餞賤子序一篇每誦一過未嘗不悵然感
惕然懼其聞謂皆以貧故因人去就故雖暫相聚不久
輒相離也又謂自與性善交非僻邪慝之念不萌乎心
暴戾驕慢之氣不設乎體亦頗知夫人倫在己之當獎
天下在己之當憂賤子何以得吾友之愛如此哉今之
人大抵諱己之短忌人之長孰肯暴白己過於人前乃
見操履之實而有太過於人者也雖然賤子豈敢以爲

秦軍集卷九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喜因吾友表暴太過而不得不自省於己是則吾友有
益於賤子居多也今欲時時相見甚不可得適徐子仁
來知吾友不得已而出懷思不已因作寶劍詞一篇云
鐵英鑄寶劍劍成重磨礪凜凜怪形動娟娟結霜濃百
金鏤其室服佩須英雄英雄一何遠妥帖藏地中幽幽
得深固惟宜斂銳鋒精靈不能闕紫氣生青空出匣非
所售以悅張華公羞澀光閃閃號叫聲鏗鏘時人謾拂
拭寒蟬蝕雙瞳一朝入春水化作黃金龍以此爲吾友
尊前緩歌之助東吳山水甚佳何時與往來吟嘯西望

遙遙姑以此書寄

代江浙分省李郎中上方丞相書

竊以德不修於己濫膺名節之榮澤無及於人敢圖祿
秩之厚恐貽識鑒之清議無以懲創於將來故陳縷縷
之言以發區區之蘊事關大體理台上聞伏念某學術
荒疏才能庸下雖慕蕭曹之事業端無管晏之謀猷始
秉筆於儒司遂致身於郡府是時王師未集俄而謝寇
潛來城池破陷於須臾男女傷殘者千萬吾老吾幼莫
逃虎穴弔形弔影實等鴻毛爰遵相命以招安冀遂救

春車集卷九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親之願迺挾僞帥而歸化初無干祿之心顧大事則僥
倖成名痛雙親則等閒被害廬居墓側誓以藏形事上
省垣迫而強起身著墨衰而上道口傳鈞旨以奪情省
寮出交薦之章丞相有開府之擢備員無補律已惟忠
既因淮寇而據平江不忍黎民而歸逆虜危時爲使挺
身宣詔於吳門強敵皆降舉足躋階於省幕軍民事重
廡廟恩覃不辭泛滄海之勞洊得覩清光之美獲近御
筵之殷勤顧問歷陳四方之離合源流報效未著於一
毫龍錫遠加於三品自知孱弱拜命戰兢雖便捷於同

浙左風颿奈阻修於赴宣城霜露深有曠官之懼端無
利己之謀際公相分鎮東藩憐羈臣遠來北闕授以郎
中之職贊其省署之籌佐治一方素餐三載竭誠罄志
欲伸尺寸之才碎首殞身將報萬一之遇智能短少規
措乖違上不能拾遺補闕以飾皇猷下無由拯溺解懸
以匡民庶橫潦朝盈而夕涸駑駘暫駕而頓疲旣非車
輔之才深爲廊廟之恥嘗乞引身而恬退過蒙刮目以
容留收頑鑿以陶鎔拾朽木而雕斲罪不加於譴責榮
有陞於散官舉首感恩捫心知愧以無勝任之力具有

查賈齋集

卷九

五

四明叢書

約園本

再辭之文盡吐真情全彰猥志況天步艱難之際爲羅
致英雄之秋固宜箭鋒之疾機乃利帷幄之急用讓賢
避位惟存進善於公家守拙投簪實望遣居於閒地庶
得求田問舍敢忘結草啣環頓首申呈鞠躬待罪

奉菟隱升傳詔書徵辟赴京謝表

洪武五年

伏以睿藻天開奇幽芳於林麓宸猷日麗託巖尚於巖
扉方切連茹之拔遂賡伐木之章喜動華茨尤分樸遯
臣斯道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龍隨雲見當遊皇路
天衢豹與霧冥或在他山空谷香芬馥植根瑤圃之

閒道氣幽閒擬足江籬之畔松軒足自憇頓令鹿豕爲
羣茅舍可逃虛忍見鶴猿成怨但不言自芳彼白成蹊
於桃李而無因難合君亦永錮之湘潭省列虛名祇見
公門之繁郁連臺空署寧收澤國之孤芳苟爲德馨尤
需薨採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聰明天啓聖武日躋黃河
爲聖人清凝上祥於北極金陵有天子氣拓偉略於西
京登山採玉仰山林無埋玉之譏入海採珠令草擇鮮
遺珠之謂昔往聖注想乎高賢而繁音託之三弄惟潛
德可方乎香草而遺名被之千秋卽安車蒲輪未盡賁

於幽谷而荔裳蕙帳若其拂乎春風對殘菊於東籬方
之陋矣據槁梧於南郭挹之悠然草枯春盡之嗟何似
滿庭周子木落洞庭之怨安來入夢謝公今荷皇恩之
蒐逸有媿賢良方正之書特蒙聖德之采封殊負書判
身言之選紛披五色何物降自天來誇耀干官對此方
知日近臣等蓬構賤格蒲艾庸材砌草不因栽而自茂
勁質誰憐谷蘭匪爲人而始芳孤妍獨抱出爲小草未
免見笑於山靈才類誅茅終亦引嫌於屈軼品與地莫
當槐棘何期驟躡寶與名未副杜蘅輒畏貽譏伏願圖

治常慙用人爲急俾依腐草之光者無抱恨於人琴且
口生麻之直者幸保全其節操則不但三旌及草莽文
光常護於藝苑抑且九畹拾芝蘭羣材皆集於上林矣
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春草齋集卷十

文之五

明慈谿烏斯道繼善撰

誌銘 墓表 行狀

岳州郡司理錢公墓誌銘

郡東錢湖之上多士族錢氏其望也往歲有德麟者爲其祖母陳太夫人守貞請予序其事洪武四年辛未春正月德麟復持楊廉民所述其父岳郡理官狀請予銘其墓余知其世守詩禮銘其可辭按狀君諱樞字孟璿鄞人也曾大父諱墳信之稼軒書院長大父諱芳父諱

春草齋集卷十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湖妣陳氏卽守貞也錢之先緒遠至吳越武肅王散處南北有諱守安者自維揚遷鄞樂湖山之勝因定居焉於君爲十二世祖也君性粹溫平生好禮士士亦愛重之天朝洪武十三年爲綏德州判官胡翰舉於朝朝授承事郎岳州府推官所鞫訊無冤滯太守封公精於吏事見君所署獄辭不爲深刻歎曰有古循吏風太守以白事上大府君攝府事政理咸當或被檄錄囚辰沅皆著能績然岳當南楚要衝號劇郡十四年春王師征南東旋道經岳責君具大艦督儲以待時江水大漲君方

視眾工拾下漂木未竟繼有待王師之役倉卒度不可
兼濟陳於上又莫爲之分力負重以前憂憤不食竟以
暴疾卒實二月之廿六日也春秋四十有七其僕鍾貴
等具棺殮殯於白鶴寺之側秋九月季弟植次子德麟
奉柩歸里以十六年乙丑二月葬於萬靈鄉錢奧之原
從先兆也配亦陳氏子男二德麒德麟女二在室孫男
一曰禪初君生十有二歲值父早世母夫人教詔諸子
有法諸子皆聽命而君尤竦立動容如成人就鄉貢進
士徐禹圭學以家道窘不能卒業稍長不計勞苦養母

氏味極甘膈子若弟亦有賴焉久而家致饒裕且睦元
弟協宗族和鄉黨人以緩急告輒赴之不辭閒有負之
者真勿問延師傅訓迪弟子每旦望就聽講說無倦容
常曰家之興替在子弟子弟之賢在師傅待師傅之禮
在父兄吾敢不勉乎將以此終其身而遽叨一命豈其
意哉嗚呼人之材器大小不齊龐士元長於大任而短
於州縣黃霸長於治郡而短於作相若君者使之從容
秉政豈不可建大業也耶第用非其才憂憤以死惜哉

錢氏之胤出自武肅今居東湖子孫戩戩伊何世
習詩禮家以熾昌而後衍迤陳氏守貞其子實賢實賢
者誰是曰孟璿既孝且友將終稼圃不虞拜官於岳之
府鞠囚明慎人無怨恫兼集世務豈不有功王事孔殷
憂憤以死天不相賢奚至於此桂折於風蘭萎於霜未
至中壽誰不痛傷嗟今之人全歸者寡君獲全歸亦曰
純嘏有子讀書有孫玉如雖死不死曷云其吁生於萬
齡死亦是穴孰其偶之山中之月

嘉興學正李君文衍墓誌銘

春官集卷十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元至正閒金華黃文獻公以其子同知餘姚州事來就
養余往謁見公稱餘姚多君子文衍先生其一也余因
獲與先生交逮別去幾四十載先生之嗣子曄持廣文
景先生德輝狀來請銘於乎古之銘志多爲故人撰述
者以弗疑而可書讀之者亦信而弗疑爾先生余故人
也銘其可辭先生姓李氏名世昌字文衍會稽之餘姚
人唐相國紳十六世孫也曾祖碩宋進士從政郎台州
府儒學教授祖夢登瀏陽州儒學教授父德麟不仕先
生風采偉碩德純學邃浙東帥闕都事牟公應復見而

器之欲擢爲府州史先生曰某世儒業史未嘗習也遂舉而直本州儒學升溫州儒學錄秩滿調衢州路龍遊儒學教諭皆有成績既及考升授嘉興路儒學正先是學田稅租不足先生白於上徵之自是廩稍餘教養事新郡之陸宣公書院闕官請先生兼攝院事祠宇內外傾圮咸撤而新之事未究值兵亂卽謝事東歸餘姚州守郭侯文煇州長哇公方以尊賢下士爲務聞先生素行敬禮有加遂請綜理學事俾講書作興士類明年舉行鄉飲酒禮士風爲之不變至正丙子邑災先生率僮

僕往救道得二篋詰旦遍訪諸人莫有承者遂白於州守李侯請榜而喻眾侯曰必吾家物也內有某物若干發而視之果然侯歎曰先生見物不私於己其有德之士乎自是禮遇益厚先生性孝友素不尙紛華不尙佛老學務篤實爲文詞不喜浮藻爲子姓延師傅必擇明經慎行之士里有喪葬匱乏者必賑恤之殊汲汲如李侯沒於官爲買地葬之友人鄭山輝有暴疾奔走治療具備後事餘則類如此也晚歲喜閒靜每霜晨月夕必鼓琴賦詩以適其意論文章則從黃文獻公游論字學

則從周伯琦御史游凡與游者非鉅儒名士弗屑也一
旦病革諸子及所親者皆以藥進力勸飲先生曰人之
生死如旦夜然吾年幸至此縱服藥再壽幾何遂却藥
怡然而逝洪武乙丑十月廿六日春秋八十有六配王
氏先十五年卒子男三長曄次彬次穆媵出孫男五女
三曾孫男一以某年月日葬於某山之原於乎先生以
正大之學淑諸己雖表率學校致聲譽然遭時不偶不
得大試流澤遐遠惜哉銘曰

大道既衰民風是漓越之多士聖賢是依中有李公而

秦草齋集卷十

五十四明叢書

約閣刊本

復翹楚規行矩步表率庠序厥績既成厥心孔寧非以
正大曷至今名壽而全歸孰云匪天何以徵之清風邈
然

後溪居士劉君墓誌銘

君諱仁壽字壽可後溪別號也世居吉安太和之龔溪
其先則自長沙始曾祖洪卿祖聲甫父華翁號竹溪皆
隱德不耀母康氏君性孝友豁達大度幼穎異出羣賢
長凡律呂醫藥國典吏事與夫農圃工倕之細靡不精
究身不滿六尺而明敏辨捷出應門戶入事父兄從伯

氏教子弟冠婚喪祭接應賓客或顧指庶事皆從容中
理事無不集嘗曰聖人之學以格物爲先自科目興士
但誦程朱遺言取爵位視格物爲末務至理民理財皆
迂誕不能事事吾茲格物其敢怠乎竹溪素負直名鄉
有鬪爭必求直於翁翁有疑必問君君剖析咸當歲大
旱翁議開梅坡農皆難之君躬視可否計功之鉅費未
半月畢事溉田餘二千頃翁喜曰百世之利也今名劉
公坡性不喜佛老凡媚神徼福違道干譽之事一不肯
爲鄉饑則平糶周給之里有疾病貧不能治者必與牲

牲藥餌以禱以療無怠意歲甲申母氏沒闕後圃營雙
墓前後左右蒔花竹鑿池構亭以奉其翁翁乃日與賓
客飲酒亭上談諧笑語或乘小輿逶迤花竹間戊子翁
沒葬祭如母氏求史館劉文廷銘其墓銘母氏墓者廬
陵申齋劉公也二公不妄許可以公孝誠故銘之弗靳
世變以來龔溪正當龍泉西寇之衝時太和爲州州之
達魯赤理馬識理公守西昌命君領萬夫出戰君又募
勇士且搗其穴俘斬千餘人至冬寇復至君選善射數
十人與俱奔入寇中出其不意左右馳射寇遂大敗西

昌之境方以靜安值他戎爭功不決寇伺閒率眾突入境無能禦者咸爲君惜之君睹時事若此遂避地羅團及蕲黃兵臨西昌閭閻小子爭取名君介然自守寧傾貲應官府而已之室廬罄於兵火乃架樓十楹吟詠終老無戚色人咸服君以君肖父竹溪稱之曰後溪居士一日遘疾卒於正寢實己巳四月十日也生於元之甲辰十月廿有二日享年六十有二逾月葬於翁溪大墓之原配萬安謝氏繼娶王氏子男二剛分俱讀書有成立側室曾氏蕭氏所出也女五孫男五孫女二於乎君智周才瞻疏財慕義豈可幾及哉第以不尙名位大其所施爲可惜耳然沒無可愧是宜銘銘曰

君之先自長沙衍於吉德有加君之生克自勵材知周孝友備濟匱乏利鄉井義旗建寇鋒屏家帑捐祿仕輕保厥躬如捧盈天報施子孫茂茂且賢福靡究君雖民愈有官沒無憾名不刊

永新學正蕭君墓誌銘

洪武八年余宰吉之永新首視邑庠時有蕭君名質字謙用者職訓導教弟子員余見其性溫而貌恭出言有

章心竊自喜自是數坐倫堂考弟子所授業皆劇乎可
觀與之論事能慷慨白可否咸當觀其所賦詩有唐人
風致長歌尤滾滾不已又喜作草書變化遒勁能步武
羲獻及詢其平居操行於人皆曰君孝友待賓客誠敬
鄉里無間言余益愛而重之至九年秋遵心疾身羸氣
短十年春求謝職歸以十一年某月某日卒踰月葬於
所居咫尺地之北山於乎悲夫余方以不得弔哭爲快
忽其子伯昂踵余門拜且泣曰先考辱知長者幸哀而
賜銘以垂不朽余既知君不可辭君永新之樓原人也

世爲望族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俱以詩文鳴咸隱
德不仕君承其家學自幼習舉子業將耀名於時益大
其門戶值朝廷尼科舉遂不果獲願勉就東山書院山
長再任桂陽儒學正並有成績及歸省遇兵亂乃徙居
廬陵靜僻地益進其所學兵退復歸井里構室廬治田
園彈琴賦詩將終其身而邑大夫聞其學行延禮爲邑
庠弟子師不數載而沒於乎悲夫配龍氏子男二長伯
昂次伯威女一適里之賀某余聞幼而不學壯而不行
老而不教誨謂之無業之民君三者咸備固宜銘也銘

曰
君之祖父皆以文學鳴君承其家學宜取則而有成也
將較藝於禮闈施澤於祿仕惜乎兵亂終於丘園徒靜
處而已耳所幸者嘗範模諸生儀刑鄉里苟聞其風者
豈不足以興起也耶

陸君季嘉墓誌銘

余友季嘉卒余往哭之明年將葬其伯氏季和挾季嘉
五歲孤子昇踵余門命之拜出胡經歷中孚君所爲狀
請銘於予於乎余忍銘季嘉哉按狀季嘉諱徽字季嘉

春事錄

卷十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姓陸氏鄞人也曾祖諱廷炎祖諱益父諱文愚由元之
溫州路知事辟福建江西行省從事母鄭氏陸之先唐
宰相贊之後世居吳郡五代時贊六世孫徙山陰至宋
有尚書左丞太師楚國公佃佃之曾孫軍器監主簿嘉
謀建炎之亂自山陰徙鄞迨季嘉七葉矣季嘉頌而秀
整有大志年二十餘值天下兵起歎曰今土壤分裂社
稷不安正建功之秋也吾聞少保平章擴公以忠孝喜
士兵強義正志在恢復可輔吾兄弟能孝養母氏可託
吾往焉必有濟也因請諸母氏許之遂航海而北入謁

少保於京師上書言事少保意合就留府中時樞密知院李羅帖木兒擁兵犯關圖危王室少保奉詔率師誅之尋總兵南征未行進封河南王季嘉進言曰公內難甫平而遽受王封使天下謂何請力辭之削平區宇受封未晚也丞相乃抗表累辭詔不允及丞相平河洛季嘉上書言三事曰成敗之機曰利害之原曰進取之方其論剴切累數千言丞相大喜又言襄樊去中原甚遠糧草緩急不逮宜每二百里屯田結營首尾相濟又請約束各藩鎮父子兄弟侍戍左右庶免跋屬於外丞相

皆聽納之於是承制授中尙監照磨兼掌中書記及領出教納言事又命記錄時政凡爲檄文喻藩鎮立就遠近靡不敬悅丁未春丞相以海內有豪傑士可攬者各遣使通約欲命季嘉使浙季嘉意可便道省母欣然領命就授承事郎中尙監經歷且命之曰凡浙軍務事機遲汝成算勿久留也及歸會其父亦自閩還與父母兄弟相慰藉殊喜將復命而天下事去矣於是浮沈里閭以醫藥自給性孝友重然諾寡言笑自幼奮勵就學凡經史諸子及孫吳岐黃書皆博洽得其要旨家貧養父

母必盡歡處兄弟和樂母夫人素多病季嘉在中原時
每使至鄞必遺俸金於母夫人爲湯藥費其在相府也
工部尙書劉公傑中臺侍御史孫公嘉兵部尙書陳公
醇中書平章白公鎖太常少卿揭公汝翰林學士張公
嘉咸與揖讓異於賓僚及其閒居也則閉戶讀書絕口
不談世事恆悒悒不樂人莫之測也歲壬戌九月一日
以疾卒得年四十有一娶臧氏子男一曰昇女一以某
年月日葬於里之豐鄉黃山之岡有壯遊集言事集臧
於家於乎季嘉積學廣才可及也至若少負大志憂
天下禍亂奮不顧利害於河南王慷慨言事雖天運不
可轉移其氣凜乎莫奪如之何其可及也使河南事成
季嘉不死則功名其在古人後也耶惜哉季嘉奉使還
浙至膠東將蹈海知同舟沈弘廣有侮慢意易舟以行
而弘廣尋死倭寇舟至蘇之太倉日久絕水飲及與詹
事院使咬住顛天得淡水斥溷中遂以濟此非季嘉之
心有以感天天欲以季嘉卒於正命也歟銘曰

陸氏之先太師有赫圭組弗替季嘉是作維此季嘉既
才且智宜生昌時大展其志兵戎之中乃求元宗贊王

河洛以樹厥功厥功伊肇厥聲載道王心懌懌王師皎皎天運莫回國以淪喪季嘉徒還家以缺望位之弗崇以不終事壽之弗永以囿於數馬逢絕道自屈其力烏值反風反折其翼雖則可痛天欲其全不死海難卒死巨圓上視其先亦克有光安靈於幽黃山之岡

劉君子綸墓誌銘

余治吉之永新之二年爲洪武十年八月廿日去職之郡城邑之劉孟炳持天台謝先生玉成所爲其父子綸行狀來拜且請曰某先君沒將葬大夫方莅政不敢瀆

春華集

卷十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而請銘今大夫旣去位幸哀而銘諸余在邑時嘗聞其賢謝先生以文行典教郡庠言又孚於人銘其可辭君諱經字子綸臨江儒學學正諱某之子楊宅園巡檢諱某之孫吉之永新人也其先世居同郡安福荆山至曾祖某樂永新坪上山水之勝因徙居焉君性聰敏讀書好修年十有四失怙其母蕭氏有賢行君與弟琚日受教訓卽能樹立旣長倜儻大度見義事必勇爲一日歎曰人不遐覽而遠搜則視近而聽卑遂遨遊帝都名區勝輿足靡不至及歸里人咸異之曰子綸非池中物也

故賓友往來無虛日如虞邵庵劉申齋劉文廷李一初諸先生皆折節與游歲庚寅盜起湘湖蔓及邑壤君倡義集悍士從平章也先帖木公往踏其眾壬辰與弟琚從郡守救陷吉城寇復其郡上功授君知永新事授琚廬陵縣尹分兵守要害平章道童公聞而嘉之遣使賞資君曰亢義宣力臣之職也然力未大展而拜賜於心安乎遂不受癸巳虔劉大州盜奪被陷領兵鎮撫未幾又逐北攻永新之寇復城邑如故四方避難者咸歸之君廣廬舍給廩稍人賴以全活者眾平生好施與會歲大饑貧乏者賑之粟死弗克殮者與之費雖罄倉篋弗顧也居無何度事勢有不可強爲者於是散兵士謝事歸出里幅巾藜杖逍遙山水間作樓賢亭與賢士大夫彈琴弈棋觴豆其中否則兄弟自相唱和裕如也今天朝既革命大用有爲之士而君則老矣以洪武丙辰八月廿有四日卒於正寢享年六十有九越某月某日葬於里之中車逕背嶺之原娶周氏再娶彭氏子男三長孟炳次仲輝先君十一年卒次吉祥彭氏出也女二長適某次適某皆同邑士族孫男二觀生欽生尙幼嗚呼

今之積貨財如丘山愴然不肯爲義事僅爲一己謀徒喪於兵難與草木同朽腐而已君乃疏財重義靖寇保鄉而立名不朽豈不爲大丈夫哉是宜銘銘曰

人弗爲義事死則徒死君立義名曾不爲一己倡義殄寇而功加於時浮雲其官而草芥其貲彼嗇焉者聞君之風曾不爲之忸怩樂天而知命益老而益臧其沒也豈不得夫鮮原以永其藏哉

周皜齋墓誌銘

皜齋處士諱堅字砥道皜齋其自號也姓周氏慈谿金

卷十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川人曾祖諱壽祖諱寔父諱祥以處士爲後處士蓋餘姚雙溪河孫一之季子也性孝友直諒有識見稍長貌若玉雪出就外傳言笑容止如成人至總角歸雙河覲母氏母氏異之母曰周氏旣得汝自生子一人汝宜留以守吾宗祧處士拜且泣曰堅甫生七十日卽後周氏其鞠育教誨恩若己出不可忘也堅聞背義不祥且守祧有二兄在不敢奉大人命也母氏感其言復遣之如初旣冠益好學楚楚然自飾或與二人謀植身計一曰貨殖一曰科第處士曰士當真實踐履富與貴命也奚

可必哉咸服其謙論時相山王先生寶峯趙先生閱慈湖楊文元公遺書有覺一時出其門者甚眾而浮議者亦眾處士奮不顧浮議一從二先生游寶峯知其載道器也爲拳拳然啓迪處士聞日用平常卽道之誨意殊喜作而問曰見道之功安在寶峯曰其反觀乎昔楊夫子猶反觀入道某亦嘗事此良驗子其試哉是夕歸而默坐反視意念俱泯忽見天地萬物有無一體不知我之爲我惟見光明滿室而已詰旦白二先生先生笑而頷之寶峯曰此知及之也正孔子曰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又曰無聲之樂日聞四方者是也處士又問曰光明滿室者何寶峯曰是心之光古人所謂虛室生白吉祥止止者是也他日二先生過處士見榴花瓶中相山問處士曰花與枝葉紅綠閒出果孰爲之處士答曰吾所爲也寶峯曰孔言庶生無教也砥道領其教矣至暮童子秉燭寶峯曰此燭之明燭歟火歟答曰非燭非火此榴花之變化也二先生曰反觀之效豈欺子哉處士樂不可言因取曾子讚孔子曰皜皜乎不可尙矣之言名燕處之室曰皜齋

日以自鑿金川室燬乃就縣治中楊夫子祠左之室以居蓋楊夫子舊業也面湖際山東西有熙光詠春之門其流韻可想見且俾子孫得以習俎豆事也日與相山寶峯暨小隱楊先生是齋時先生向君樂中李君原善王君彥真余斯道及伯氏性善等日徜徉山水間論修己治人之道不知歲之邁也卽以金川故址及所積崇構材悉讓仲氏有私處士者阻之處士正色曰天倫與土木孰重輕乎卒不聽自是規行矩步罔敢失節嘗服役官府元至正間寇亂大造兵甲邑之役於官者就瘠民肥己以斂民怨處士所覈鄉井取給公用外未嘗漁獵其民郡侯阿因圖方收糧過半處士率里民輸賦侯見其端謹曰必有識之士也問君之利病處士對曰今歲旱嘆民無所出租旣失於上聞宜緩奇零之征使規米入官侯之惠也侯偉之賜帽與酒民悉受其惠縣令陳麟咨治道於縉紳諸公處士與焉居無何邑以從化處士於振貧恤患尤汲汲一日見小女子風雨中病臥馬通上將絕命人僕負歸飲食治療得瘥問其故則行乞食於市者也久之遣還其家有定海戴氏子從母乞

食母給而辟之號泣無所歸處士畜之數歲歸其母餘
姚歲饑雙河困乏者羣至處士食二日復與之粟且奉
書伯氏曰飢者天民粟者天物幸勿靳天物飢天民以
逆天意伯氏感焉如其言振之里有徐氏被御私怨者
媒孽重罪寘之獄處士憫其枉而貧也爲資其費使納
賄輕之遂受笞而脫處士至雙河伯氏家疽發背諸從
子請致瘍醫處士不許曰有命惟清心定氣而愈越數
載以疾卒實元至正幾年癸卯十月三日春秋五十有
七歲乙巳十月廿有三日葬於縣西黃庫舉山之原配

卷之十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董氏子男二曰鏗曰鎔女二長適同邑馮應章次適劉
叔瑀孫男五人孫女四人斯道與處士同在先生門冀
吾道之亨以少補斯世不幸師友及吾之伯氏俱淪喪
而處士亦歿僅存者亦皆老矣大明啓運斯道被薦忝
宰石龍再調吉之永新不得拔茅連茹以發揚楊夫子
之學恆盡於心洪武十七年春鏗鎔介走永新請曰先
人卒葬久未銘惟先生與先人同講習知先人爲最深
非先生銘之不可敢奉狀以請嗚呼斯道詎忍銘處士
哉義不可辭乃銘之曰

人之從物不知所歸卓哉處士惟道是依其道光明匪
騰於口既驗於見亦驗於守樂不可踰徜徉湖閒水之
渙渙雲之閒閒雖處韋布輕於爵位雖處里閭軼乎天
地遭時弗亨尙復何言不瑕以終亦全其天身不可起
道則不滅孰其徵之湖上之月

處士倪君仲權墓表

嗚呼余友倪君仲權明之風節士也年始五十有三未
試而卒實洪武九年五月九日將以次年十一月三十
日葬於鄞縣桃源鄉黃沙之原其長子豫翁奉書永新

春草齋集

卷十

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請表諸墓余義不可辭蓋知君爲詳遂書其實曰君諱
可與仲權其字也倪於明爲著姓其先當唐昭宗有修
武府君者自永嘉徙郡之象山子孫又分徙定海今居
郡城者則自君曾大父徙也曾大父諱文偉大父諱敬
聰元贈嘉議大夫慶元路總管上輕車都尉追封千乘
郡侯父諱天澤贈敦武校尉台州路黃巖州判官母俞
氏贈宜人黃巖君性夷曠個儻別構高閭竹墅治居第
日觴豆娛賢士以君秀疑不使少去左右君因以觀感
異常旣長從鄉先生遊如程公畏齋方外碩宿如噩夢

堂名宦如太常柳公傳戶部尙書貢公太甫應奉邢公
吉甫狀元陳公子山益得以砥礪學業獎掖風節有聲
譽旣而元運將去豪傑竝起歲丙申海上李得孫以歸
順帥浙東頓軍漁浦聞君名以書幣招君爲諸暨州判
官君歎曰彼雖禮士可致我哉卻使者弗顧天台方公
擁兵入城奮威武累官至丞相凡出其麾下者皆得奏
請於朝致顯官君伯仲亦因而受元爵貴顯君澹焉自
樂若弗知之者丞相妻越國夫人薨將葬聞君深於禮
文命君考禮行事君固謝不許或勸君曰人鮮以知禮

聞攷禮益國明哲之士也苟忤其意非自庇之道君於
是強起而考侯邦小君之制凡從葬明器紉披柳髮等
物率有品式與執事者七百人郡人皆未之前覩丞相
大悅事畢欲授以官并以白金綵段爲贈不受時河南
王闢闢公總戎中原浙江丞相達失公以便宜行事人
以才略見者錫爵不恡人爭往惟恐後有力挽君與俱
君歎曰闢闢公自設官擬朝廷達失公玩兵而自弱其
勢豈建功之地哉況道路梗塞必蹈海或走閒道始可
達冒險而要名君子不爲也力挽君者遂媿赧而去朝

廷舉茂異授定海主簿以在方公境壤中亦不就惟與
故人之達於學者遊衍吟適園池中以玩愒光景而已
平生孝友疏財慕義爲長厚事積書盈齋室手校讎不
倦書修倪氏譜系續胡貫夫廟學典禮補宋子家禮有
司方起君議禮於朝而君以遵疾告人曰吾死矣夫夜
有冕服如王者俾予教其二子乃令治棺具甫就而絕
神氣不亂於乎君未卒之先今天子勘定天下天下據
有城邑以豪傑稱者悉係頸啣璧爲降虜向之利其福
而大其門得志於當時亦隨以消息無聞焉君獨以風
節自勵雖不偶以沒而高風殊邈不可泯滅汨於先而
耀於今孰有過於君哉

轉運使掾倪君太亨行狀

君諱濫字太亨姓倪氏鄞人也鄞今屬慶元郡惟倪氏
出自曹姓邾武公封次子於鄞是爲小邾春秋小邾穆
公之子俠始仕宋奔鄞以國氏謂之鄞後避仇其文去
邑從人作倪子孫散處南北當唐昭宗時修武府君者
譜逸其名以避亂自永嘉航海至郡之象山見一人綽
約若處子者招府君忽不見府君意以爲神遂占籍焉

子孫因蕃衍至今十傳曾大父居正生文偉文偉生敬聰是爲君考子三人而實君長初六世祖自象山徙定海之清泉灌莽極目勢不可以久處復徙郡城西僻所以廓見聞習禮法相土度工治居第雖厥考之謀皆君有以發之也君性明敏剛介遇事果斷無凝滯任氣節不肯屈人下或少挫則痛自刻責啗啗齒牙不已讀書務通大意脫略俗儒句讀之習事父母孝奉甘照問煥寒疾痛疴癢惟謹厥考好施與君承意順令恐後無私蓄昆弟出入貲產至多寡有無未嘗問暮夜則燕坐一

更闌燭跋諸季以門戶事關白隨可否皆當少閒稱道所識君子以爲儀指摘古今成敗以爲鑒怡怡如也諸從子姪滿前視之若己出咻噢撫摩教詔罔怠平生三族不以富貴貧賤二視性好客有師儒館其家者客往來無虛日左右厭之君叱之曰汝何敢爾吾爲子弟延師多矣乃今始得賢者吾子弟其必感而興起乎於是禮愈加其待士率類此嘗遊錢塘時饑疫死者無以殮君置棺遺之後詣請者眾君倒囊篋無所靳嘗使人買泉南得米盈巨艦米商因君而至者六十餘艘時價騰

踴羣商且得志君故損其直商瞪目恨君君曰以千人之饑爲一己利可乎凡故舊有遺孤以貧乏告卽厚贈之不以存沒易其心初試吏部之獄典有盜發大家冢大家誤速無罪者於獄且重賂君欲致之死君曰死不死有法在我何忍以獄市哉後鉤距得真盜其人果獲免又富家子殺人有司受其賂旁一人承罪旣成獄君廉得其情白於上免之而殺人者隨得狂狴之制窒塞暗昧重垣復壁每暑熱寒凍疫死者眾君言於郡守曰囚於罪有當死者今凍暵而死豈其罪哉宜竅楯梁上

泄沴氣郡守聽之自是各郡尋有倣其制者陞府史歲屬大饑君畫策振濟民賴以全活奉化州吏某以貧故久需次不能補將鬻女以爲資君聞而謂之曰必毋鬻女乃可得吏子今鬻己之女以餌人之貪後將使人鬻其女以餌子之貪如此雖得吏人其謂子何某聞而謝焉且止鬻女君憐而白諸郡使移州急用之轉市舶吏目江浙行省檄元帥李公以所居舶貨資民間公輕重其價不能售且憑威恃嚴莫敢言君具陳其狀公私便之凡諸舶戶有敢私匿舶貨者則盡沒入所有而罪其

人如律有商匿龍腦一巨筒於舶中直百金適爲君家童得之君獨念吾爲吏而家童私其物吾焉委罪吾不私而許之官則必有受其罪者矣寧忍乎乃密沈筒水中商聞之拜且泣曰微君吾家爲壘粉矣陞江淮財賦府曹淞江大澇時已穫農訴無所出租府檄君卽其地驗君以一器如巨甌置田間深入溱淤桔槔盡去器中水由是虛實無所逃眾服其能遷兩浙福建運司掾民私致鹽升斗許悉貸不問嘉興巡檢某以私讎誣某寺僧僧不勝撈掠誣伏及以獄成上君知其枉平反之長

官坐堂上數目君以不可君毅然以天理反覆喻長官官意解巡檢坐窳以十萬緡賂君卒弗撓他日僧實白金甕中詭以爲酒遺君亦勿受一時聲譽傾要路要路交薦之遽以遘疾謝事歸田里未幾而卒生於宋之咸淳戊辰十一月十有八日卒於元之元統癸酉十一月廿有二日春秋六十有六至元二年八月甲申葬於某原去先塋之西數十步配同郡童氏以仲氏天澤之子可觀爲後可觀好讀書斯道之生也晚未嘗與君接殷勤而敢以論列君之行事者亦得說於君之所交耳惟

立言君子採摭而銘之可也

先兄春風先生行狀

先生諱本良字性善世居明之昌國迨父試吏同郡慈谿樂其山水之勝又多君子因占籍焉曾祖煒祖暹父文亮先生性質朴生十餘歲聞浮屠氏言人子能不苟葷三年名血盆齋者可免母罪卽不啖魚肉父母念其讀書氣弱力阻之堅不肯受命且斡盡不以勞苦辭年十有八歲父遣習吏弟斯道就外傳暮歸必問所授何書同習讀講辯疑義閒爲詩卽爲老成輩推獎至廿有

一歲父沒家無甌石儲日汲汲營奉母資弟斯道年十八季弟二人女弟三人尙幼皆仰給焉日夜銜恤艱苦萬狀夜必讀書至三鼓乃已里有陳氏家裕饒子死令人誘以爲嗣先生泣曰吾烏氏宗子也不可爲人後且母與弟將誰託哉遂止丁丑至錢塘民間妄傳朝廷選偃男女咸倉卒婚娶有願以女配先生者先生曰吾之來也爲母與弟求衣食計耳衣食之謀未遂而先有室人謂我何不聽雖執事官府中暇則師事秋雲徐先生學春秋經從眾仲陳先生遊問古人要旨不久歸井里

卽脫略吏事明書經授徒大姓家幼弟希顏方髻髻攜以教養夜必抱持而起斯道亦處館事朱墨相與養母氏撫二弟稍長遺嫁三女弟畢始娶邑之相山王先生寶峯趙先生子中時先生得慈湖楊文元公遺書究明本心先生從而講貫久之忽見天地萬物有無一體風雲雨露無非我也樂不可言因盡棄舉子業而學焉文元公有詩春秋易解先聖大訓及所爲詩文日以諷誦如在春風中就以春風名齋弟斯道相與探蹟若朋友然辛卯四方兵薦起蔓及浙郡縣悚懼邑宰陳文昭甫

至咨守備策於縉紳諸公先生同在列畫策團練爲保障計又條陳爲政之要於邑宰行之三月邑以大治時好名之士各擇所依取名爵如拾芥先生退處山谷間淡然自怡一不動其心凡勢利之家足未嘗躡其戶限惟以道相尚者雖至貧賤亦與之往來鄉先生有碩德博聞者必數造其門仕宦中有以文字相益如戶部尙書賈公太甫太常禮儀院使陳公子山者咸與之交焉爲人慈祥愷悌重然諾言不妄發發則必以聖賢謨訓爲根據待鄉里接賓客務盡確誠有義事力不能爲者

必勸有力者爲之見在位者利澤不加於人必具便民
事告之請爲舉行作詩文尙正大性不喜遊藝凡治天
下與用兵之道靡不究心特值時不偶弗輕售焉耳以
是士大夫咸敬禮之或請業或求以啓沃或聽其論言
者彌眾戊申母氏沒喪葬莫有違禮方終喪邁疾卒於
正寢神清明不亂實洪武五年正月十三日也耐葬於
邑之孫湖考妣墓側配同郡馬氏先卒再娶同郡翁氏
子男二長良光次用光女一早卒馬氏出也弟斯道謹
摭其行并卒葬歲月如此俾兄子用光乞銘當代君子

春草齋集

卷十

三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云

春草齋集卷十

春草齋集卷十一

文之六

明慈谿烏斯道繼善撰

雜著

靜德齋箴

有序

顧侯仲淵以靜德名齋殆有得於靜歟夫泊於動固無所以養倚於靜亦失所以養舉非得於中故爲之箴箴曰

人生而靜本然之性靜而有得乃由乎正貨利闢於內聲色交於前動而弗靜情隨物遷猶彼馬也繫之廐思夫遠之驟猶彼鷹也繫之韝思夫空之游勿逐逐可牽而復勿營營可止而澄勿外形而寂寂勿自拘而戚戚履道坦坦如春熙熙雖動而靜至理得之

默齋贊

有序

默以名室慎言之道聖人所戒非直口而已果在口能終身弗言乎黃君仁則旣默不自言故余以言屬其默然銘爲戒體箴爲鍼義余何敢哉迺爲之贊贊曰

古之慎言守口如瓶口豈常止不能無聲與天合德吐

辭爲經謀猷回遙言與而兵維仁則靜蒙養是力融融
熙熙守之以默守之以默順帝之則雖終日言不動而
寂彼捫舌者御六馬然羈之辮之躡齧以喧達人知要
邇流逢原守默之樂孰測其玄

友人畫像贊

其色愉愉其情蘊蘊內藏智而若訥外同俗而弗渝所
樂泉石所味道腴是猶蘊山之玉沈淵之珠也

自贊小影

吾爲吾耶吾寧在斯吾非吾耶斯其爲誰行年五十有

香齋集卷十一

二四明叢書

約圃刊本

七一善不聞於時欲盤礴古人終高致之莫及徒浮湛
當世雖自悔其可追登高而臨深彈琴而賦詩曾何足
世教之少裨噫繼嗣我日猶或可爲

松風齋銘

有序

呂元膺氏以松風顏其齋居之室或謂予曰子
亦知元膺命齋之意乎蓋不樂城市之喧囂而
獨慕丘壑之澹泊云爾余以爲松植物也風噫
氣也其於城市丘壑奚擇哉故述元膺之志以

銘之銘曰

有厥身葆厥身匪人曷羣匪教曷遵愾彼貪夫旨乎腥
腐譬蠕之動莫知其故爰正我冠爰禱我衣以避我淑
惟松風是依肆彼旁礪莫撓其清有如聖化式昆我情
松維揭揭風維激激不參而一入聖人之域

植德莊銘

爲紹興宋秉心作

修厥身有厥德厥德之成如木之植暢而壯由沃之功
懋而澤由本之豐我沃我植以養其性我本之豐樂天
之命勿謂善小我植是滋勿謂惡小我植是虧兢兢焉
恐其失綿綿焉葆之力行有枝葉遠邇之戒

春車齋集

卷十一

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瘞猿銘

有序

晉齋倪公畜二猿白頰玄衣濯濯可愛始出自
清漳檻至鄞迨馴狎恆縱之於林中甫二載爲
己巳之冬其一病死瘞於西園禮埋犬馬以其
功也茲瘞猿不以功而以情歟矧猿鶴爲人並
稱古人瘞鶴既有銘猿之銘其可已耶銘曰

鞠侯之名君子之稱匪仙而輕謂獸而靈有鬱其林孰
尼爾適有繁其實孰斲爾食命儻嘯侶孰戕爾天濯清

追涼孰啻爾年土壤既殊寒暑亦異自漳而鄞天或斯
致凡百獸類恆死於殃弗殲於弓則殄於烹爾弓弗罹
爾烹弗受雖死而寧何怨何咎

鏡堂銘 有序

天下之鑑形者水與鏡也然水非鏡比水之勢
常崩奔奮激必泓渟止凝然後可茹而遺恨猶
什一也鏡則範金而媿乎砥平刮垢而倣乎曜
靈用以鑿形則毫髮靡遁至若萬象參錯其中
蓋凝寂不動虛明弗撓吁何其妙耶然其爲物

養正齋

卷十一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必人爲耶其固若是耶果乎人爲則木石其
猶可苟其質固若是又胡假歐冶之力爲是必
有分矣鄉之王君子愚取以名堂殆有見而樂
之者與君少從周耕雲游耕雲專寫神君盡得
其術人以君術之情形之肖若鏡照然者遂以
鏡堂題之葆光不怠託之鏡以自警在此而不
在彼也君名直翁子愚其字也予爲之銘銘曰

長可使短短可長不凸不窪平乃良玄錫白旃發韞光
毫末之微弗遁藏秋金爲質重以剛厥中若虛窈莫量

萬象具見日靡常止若良背不損明治型瞭然固顯彰
埃瑳翳之體曷傷盪磨保齎勿怠荒延年益壽至無疆

紫竹杖銘

紫而澤勁而直而虛其中惟力行無斁

春江引

有序

徐氏四世以琴名海內雪江秋山曉山皆聞而
知之曉山之子仲與余交則見而知之也和
仲性樂易尤博覽羣書每一見必鼓琴余必索
春江之曲聞其聲之洞達勢之澎湃則神揚意

琴堂集

卷十一

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爽如挾風雲上下於天地是誠妙於琴之音也
遂爲春江引以貽之蓋琴操之名有四其一曰
引爲進德修業申而達之之義也今春江有辭
故得以述其意非敢自僭而作也辭曰

江之衍兮溟流所歸江之深兮蛟龍所依溟流歸兮春
江瀾瀾蛟龍依兮維幽息之雷鳴兮號號蛟龍兮出蟄
電曄曄兮雲飛風烈烈兮水立龍上天兮水爲霖四海
九州兮聞龍吟

春草賦

粵稽永嘉舊郡□□□□暗謝池里屢謝池吟予自雁
宕倦游抗志幽尋熟玩斯景長嘯不禁客乃對予而言
曰康樂有云池塘生春草園林變鳴禽先生有心予志
之矣於時春也蔚焉成林禽聲未換草色方深奈牽行
役莫遂登臨天涯兄弟惟子知音願賦春草以慰我心
予不獲已賦之何陽律之柔暢乃池塘之發生始抽根
以隱隱旋布葉而盈盈旣搖風兮帶媚復向日兮含榮
飛采芳之蛺蝶集點水之蜻蜓色映袍其覺重香隨步
以疑輕任躡蹂而無阻從攬頰而不爭應鷓聲乎淚落
依馬足兮魂征類愁客之無緒同顰娥之有情乃若氣
煦郊原沙蒸水岸露意漸斂煙霧初亂延緣兮紗窗流
青兮綵幔懷人兮志往翫物兮襟散飄落花以無迹裊
游絲而不斷想舞燕之頻催聽啼鶯之互喚則有染翰
騷人尋芳逸史杖懸赤仄囊攜綠綺整折角之素巾躡
遠遊之文履指柳陌以嚮導經花隄而徙倚薜封階而
迹絕闥闢樹而聲止奈所訪之不逢復何心乎戀此嗟
嗟芳草兮愁春芳春兮愁人草隨春而並麗愁逐草而
俱新有草愁難歇無愁草不勻草生魂夢際愁動別離

辰於是水漲斷橋雲沈祕閣鑪香火寢壁瓢風落蝸黏
筆架鳥窺窗格應門幾童載酒何客亮瞻雲之惆悵知
倚閭之下度茵展地而靜悄帶臨書而寂寞愁不絕乎
池蛙怨豈忘乎野鶴雖追歡之在後恐對景之匪昨可
憐哉春日兮輝輝春草兮依依草生兮侵徑日落兮掩
扉池塘物色已如許爲問王孫歸不歸客乃喟然而歎
曰池上孤樓青陰映帶萋萋芳草遠與天界入我揮灑
用酬文債草榮春盡此文不壞

三世雷記

琴堂集卷十一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三世雷者名琴也唐渝州雷震所製後震之子某嘗修
之至孫某再修側視腹中其識具存得之者以一器而
出雷氏三世異之因以名焉以小篆刻諸底或謂震之
製琴始於祖至震爲三世也質雖桐梓尾則海藤其膝
玄玉其斷紋蛇腹其製宣尼修不及五尺而聲若金石
清越悠遠吾郡清容袁公當元之延祐閒仕京師見是
琴於故宗室趙氏不可得趙氏性好馬一日有顯官贈
良馬於公公得而遺諸趙氏趙氏意殊喜自謂無以爲
報雖有雷氏琴實吾之先受賜於內府者不忍棄將返

馬焉吾又愛之以是依違者再三終以是琴報公公傳於家至孫日嚴以重價歸史君禮氏至正末天台方丞相入城嘗聽人鼓琴悅之因命左右物色琴之佳者左右以是琴稱遂以勢而得焉余友錢塘徐君梅澗以琴名數鼓琴丞相前退而大譽是琴余方以不獲見爲歎今天子肇造區宇詔中山侯下明之郡縣丞相款附入朝以是琴與倪參政晉齋余時主晉齋因得以寄意微軫聞中山侯將稅晉齋家晉齋挾愛物避處他室中山侯入閩晉齋返視愛物咸具惟是琴蔑之有也漫不省何若越半歲丞相之子名關者自京師來明云吾道經毘陵有一軍士抱琴求售晉齋始記是琴昔以愛之篤度臥榻上忘焉必爲中山侯麾下士先入臥內灑掃持而闕之每道及未嘗不歎歎悵悵快歲辛亥秋余被貢之京師聞溪坊沈仲芳氏蓄琴及訪視之卽是琴也撫弄慨歎而別余宰化之石龍甲寅冬余以覈田事赴廣省聞城中一士有古琴最佳卽偕往求視其士乃舊所見仲芳又出是琴無恙蓋仲芳以獲戾徙廣中凡器物皆棄去獨與是琴俱故也余撫弄慨歎如初己卯夏余以

考滿當入覲先至廣省乞文時仲芳聞余至豫伺之水
駟亭上見而欣然謂曰吾三世雷願與子歸明余驚念
曰此非吾所能致也意謂戲言往返數過仲芳屢以爲
言不易果以爲贈加水精絃白玉軫足上下括以古錦
囊二余喜愛之而不辭重以白金答貺保抱攜持水陸
行數千里至京師不損髮漂長子熙來候迎相慰藉後
余調吉之永新熙東歸余委琴於熙而命之曰今天下
故物悉殘滅於兵燹中若是琴豈易購哉且屢見屢違
終購之於絕域以歸豈非幸歟吾與汝又素好鼓琴汝
寶之勿失庚申夏獲歸田里而是琴遷處浮屠氏保定
師之室越三載癸亥謀復之未克又爲好古者售入河
洛惜哉噫數歎抑異物不永於一人也然是琴之得失
可怪也有不可忘者特記之

漁記

郡之北出城咫尺許有大陂元至正間余客處陂上日
見人以智巧致陂中之魚最稔方水之盈也人則羅坐
以釣願其魚有得有不得人乃置一器狀若仰盃實膳
膏薌其中置水底泥沙上魚聞薌叢至下釣則無不得

也或坐舟中手持一綸以其緝貫竿杪緝之末懸一大珠珠之下有小鉤魚見珠狎而戲焉口數着鉤則不可遁矣或以叉或以射或設罾而起伏之或約十餘舟圍繞以進一人擊楫則齊力旋網否則以細絲結數罾絕其流先戒一人以楫扣舷上或拍擊水面使魚跳躍而入否則以一網繫百罾其上人左右掣其大網一人曳而前趨則魚皆得有盭鷓鴣之吭而奪之魚又有潛行水底手撫魚以出有投擲藥水中觸魚使魚困而上浮有左手持小網若翻車然者仰承大防下右手持短木

通防之槎內有棹一舟淺而長者側其舟著水面並沙際而往舟激水魚驚而躍入舟中有作梁水上竅其下納筍竅中有穴其水中若大甕以箔罩其上俟水殺而取焉水既上則罩迨夜則以火燭水魚見火而出水面亦罩而得焉水涸可尺許乃以網設泥水上手接而取之或以蜃灰灑石罅以楸入罅內反逐魚以出者水竭盡人以竹丈餘織其手若覆簣下繫一小囊卻行而爬搔捧泥上魚瑣碎長不滿寸者皆入囊中嗚呼忍哉古者山澤皆有厲禁今也民得以盡取惟恐智巧之不足

也魚雖欲自蔽得乎孔子曰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藏其淵非此之謂歟

德驥傳

御史中丞遜都思公以二十二年奉詔闕下出正南紀先得驥唐肆中魁壘駿逸駟質驪尾足與尾色類步武疾徐咸中公意公優愛之偕航海而南恐圉隸較畜不謹常親視撫摩驥嘶躍自喜越三載公被旨除浙右廉訪使以病未行適淮南藩將自王吳專據百司風靡公乃奮然去茲土裨將李以公朝廷重臣遮留調護彌篤

春書集 卷十一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謂吾天子肱股也天子方不暇巡守儲君總戎晉陽而淮南又若此吾正當抗義報國以圖厥後於是以祕機出關李素奇公驥以公既已出因自取之驥闐阨驚曼毀首碎額已而忿潸潸然出涕及李殿與眾馬分背踈齧不秣者五日而死嗚呼真良驥也孔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良驥是已雖始遇終睽而其德乃以睽顯公食君祿確守忠蓋驥食君之粟亦不忘乎主易曰信及豚魚又豈非公之德感歎齧者且然彼衣冠者宜何若哉

讀呂氏春秋

呂氏曰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璜踟
於堂而與之言翟璜不悅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
祿之則不受今女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至既受君
賞又責吾禮無乃難乎余謂文侯甚不知禮也夫天子
代天理人者也天子不能以一身理人而封諸侯焉諸
侯亦不能以一身理人而有百官焉自天子以至百官
位皆天位祿皆天祿豈得爲天子諸侯之祿位哉今文
侯以翟璜爲受吾之賞是以天位爲己位天祿爲己祿
而生長傲慢之心也且君子在世未嘗不欲仕所惡不
由其道耳今文侯以不仕爲高則舜之五人武王之十
人皆不足禮歟於是而知段干木官之不肯祿之不受
者未必不因文侯不禮於有位而不屑仕於其朝也史
稱文侯爲賢而賢君猶有是言況下於文侯者乎吁

辨岳鄂王不渡河

士大夫言鄂王朱仙鎮之師金人命垂絕王在軍當不
受君命渡河成功而還天子寧以報怨復地罪之哉余
謂當時事勢必有所柅焉秦檜在中執威柄先請張浚

楊沂中歸而後言王孤軍久留不可深入是翦王羽翼
已知阻於秦檜之議矣且一日之內奉十二金牌令班
師王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以王
博學明理精忠勇決積其勞十載豈不慮及於君命不
受觀其一日之內金牌十二亦必因王疑議進退而呼
之之急如是也假令王不受君命徑抵金壘兀兀智勇
之將雖挫衄餘兵尙盛敵未就擒而追王逆命之軍蹕
其後必受觸藩羸角之禍是固雖欲渡河而有必不可
者矣嗟乎秦檜賣國万俟卨與王有怨故殺王詎謂張
俊名大將亦傅成王罪天子不念百戰之功乃可姦人
之奏竟致王於死嗚呼痛哉

書王君國寶傳後

嘗讀司馬氏史記班氏西漢書有循吏酷吏佞幸諸傳
其所以示勸懲亦切已至范氏作東漢書又有傳獨行
逸民者固以民風益偷而懲勸之意愈切也會稽潘先
生多吉爲臨沂王君國寶作傳亦可謂獨行矣君性孝
友剛介不詭隨嘗出貲息內兄弟財爭之訟燎償道僞
雖不敢以誤入飲食其友三十年始終如一君之知趙

夏之性隸於人出金贖之杭郡大雪囊粟以濟親故久
逋之券病中悉焚使無累於後憐鬼婦之言瘞其骸沈
妖廟之象絕其崇見舟航之阻開上流以去其杙是皆
人所難行而君能行焉異哉然東漢獨行范氏謂此蓋
失於周全之道而取諸偏至之端君不矯俗不沽名所
思深長惠於人甚大庶幾中庸之行豈不足爲世勸而
可敬者乎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君雖止司征以歿
今子德璋孫魯方爲時顯用榮其親聖人豈欺我哉且
吾觀左氏豕人立而啼及吾得請於帝之言儒者多以
爲誣以君鬼婦事論之亦足解儒者之惑也

書慈湖先生招呼磬圖後

磬有銘曰辭氣惟謹執事惟敬斯謹斯敬動中之靜得
此爲賢盡此爲聖慈湖楊夫子中庭招呼以磬辭氣謹
矣執事敬矣日就月將以至爲聖無非敬謹之功夫子
鏤鋪於磬時明圖其形以揭於壁爲爲人之學者必不
信

書倪仲權所藏南軒先生墨蹟後

經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蓋治民居家之心一也南

軒先生相國之子也一去驕奢齊其家以道爲郡時有
遺教授書一紙論收受蠶麥夏稅欲專去積弊且傷其
時義利之不明是皆移居家之心於官也今去先生餘
二百載倪君仲權得此書仲權能如教授受先生之教
則此書之得非偶然矣

書童翁傳後

張氏小山書童翁傳翁由子孝齒牙復生余讀之竦然
有感由此觀之則冬林筍生舍旁鯉躍豈誣耶吁天人
感通之妙固不可測也

香齋集 卷十一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跋余伯熊古詞長歌

余伯熊書自製贈理問沈子和吹簫曲并與諸友夜飲
歌各一篇皆佳作也曲清新俊逸如玉樹倚風蒼鷹度
海有姜白石之高韻歌風流跌宕如青鸞翔漢良馬脫
鞵有李翰林之風度良可嘉歎也記伯熊年十四五時
學舉子業有文名余嘗比張童子韓文公勸童子進於
成人之道竟寂寂無聞今伯熊尙壯記序箴銘章表詞
賦之文尤簡潔雅麗時流共稱豈童子比今而後吾知
伯熊希賢之功殆未可量也

題胡公鼎宗譜

明之卿相家甲第相望皆以儒業顯必有譜牒貽厥後世遠澤斬子孫淪落譜牒亦散逸其子孫或有存者又不能讀先世書知譜牒之當保愛雖遇宗族於道上邈不相識者有之聞有識者亦不知大宗小宗之何派也若是則譜牒之存否實係子孫之存否子孫之存否又在乎子孫之賢否也余方以此爲歎郡之胡公鼎氏效歐陽公家譜法緝宗譜自序其首持以示余余曰非公鼎讀書好修圖久其後者能若是乎其用心可謂至矣然家之隆替不可常也子孫之賢否不可必也余嘗宦遊廬陵知歐陽之家不能不替其子孫不能皆賢第其聲名事業爲世所重其所緝之譜又可法故傳世久而不墜今公鼎能力踵先哲則所緝譜牒亦可以傳之悠久不惟使子孫知所自出尤足使子孫知先後之澤有所自也猗歟美哉

題童氏族譜

台之黃巖望族童氏之裔孫師章出其兄師容所次家譜一編自唐迄今十有三世餘四百七十載其間圖以

系世錄以著行有敬宗睦族興善懲惡之道可謂備矣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是固告天子之言然士大夫
家譜之存亦可以觀祖宗之行而有所修省也師章和
而有文嘗有功墓田又切切於是譜之永則既知所修
而可示於子孫矣

題花香竹影圖

倪仲權氏扁齋居之室曰花香竹影日與余燕坐其間
馬君易之邊君魯生在駕來訪笑語者終日仲權聞魯
生儒者而畫名雅重江湖間欲請作花香竹影圖未敢
出諸口易之度仲權意以請遂援筆作是圖無凝滯香
影未嘗不藹然也觀者或病之曰花竹可圖香影不可
圖也魯生笑而不答余爲解之曰可圖則皆可圖不可
圖則皆不可圖易曰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
人吾身既不可獲外物又不可見花與竹又焉可圖哉
孔子曰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聲既可聞香與影獨不
可圖歟諸公皆大噱且相與飲酒而別

跋剡源誌銘

剡源戴先生之文爲當時館閣諸老所推許凡爲人撰

述誌銘苟其行有不足稱者弗屑也松雪趙公爲人書文字見其語隄阨者卽就筆下改搃咨嗟至終否則絕去值文之絕佳者則欣然運筆無凝滯而神氣浮動餘姚瀏陽教授李君行有可書宜乎得剡源誌銘誌銘宜乎得松雪翰墨其書其文珠玉交映誠足以取重於世也第松雪真跡燬而不存深可惜耳自古碑刻多藉善書以傳近世猶襲其故事松雪所書豈復可得哉然以文字名家譜者必版行雖碑刻斷滅而文不泯今剡源之文亦梓行矣瀏陽公之名因以不朽爲子孫者雖不見趙書亦可以無憾

烏氏家譜引

烏氏出自姬姓黃帝之後少昊氏以烏鳥名官以世功命氏至春秋時在莒者存在齊者餘及披鳴皆爲士夫秦有獲爲大官後世之江南者家鄱陽處北者家張掖或入夷狄爲君長其家張掖者餘之裔孫號爲駱侯至唐有承玘與兄承恩皆爲平盧先鋒承玘子重胤討淮蔡功爲大進封邠國公後唐有震宋有居鄭州者爲顯官建炎間隨高廟而南遂家於嘉興之廣陳後又有自

廣陳之慶元之屬州昌國而占籍焉譜牒散亡不能詳
知其事今自昌國之祖至於今五世一居郡城一居岱
山雖不能顯庸於世而吾父以上皆寬厚慈愛至有人
稱佛子者云今吾兄弟幸得與衣冠者齒而知聖人之
學爲貴視操瓢於塗奴隸於人者相去倍徒豈非由吾
祖宗積累之報施乎竊念不明於世次無別於親疏實
子孫之責故推今以至遠原上以及下前列譜圖後載
事實於此致夫尊尊親親之意以示子孫亦教孝之道
也

書自作詩文後與楊伯純

余少失怙貧甚夜就母績之燈讀古書母憐良苦令止
余不爲苦而諷誦不已晝則詰難辯疑於儒宿惟求進
夫聖人之道焉吁年已邁而德不修業實疏而名濫得
有負於師友者多矣雖然聖人之道非言莫載是以有
屬辭比事之習故嘗考諸六經其言質而備其理坦而
明古者所習燦然可見後之人抽青對白鼓浪騰波是
可與議於道耶余有志斯道牽課兒曹坐遷歲月譬如
傭工代耘而蕪穢己之畝畝也楊文元公五世孫大章

氏有道君子也余兄事之嗣子伯純殊穎秀克承家學
求余作詩文以驗己之能嗚呼大章有子矣然余言亦
徇一時所尚奚足賈伯純之勇哉伯純蓋博求而約取
故錄一二以爲先路之導若夫道德之存而藉乎文章
之雅固當取則於六經也茲欲伯純知余之學由貧而
不進而伯純無衣食之謀有父師之誨不可不以爲樂
而自慶也余冀伯純有自得轉而告余孔子曰後生可
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伯純可畏哉

書亡子良詩稿

春草齋集 卷十一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吾兄良三歲喪明飲藥石目之明稍復四歲喪母鞠於
祖母韓吾謂子之賢不肖天也憐其疾保養之年漸長
能讀易甚習閒作爲詩吾正其可否終以目故不善書
然吾爲可喜猶愈於不見日月蠢蠢然者一日祖母病
齧左臂肉用佩刀割之雜糜以進祖母已不能食尋卒
踰九旬良亦以奇疾卒年二十有一嗚呼痛哉因視其
篋見吾所正詩稿哭旣而識之

春草齋集卷十一

春草齋集卷十二

附錄

別傳

嘉靖寧波府志文學傳

烏斯道字繼善慈谿人文尚體要尤長於詩興奇高遠而清灑出塵一掃元人過巧之弊宋景濂題曰斯道之作俊潔如明月珠洵湧如春江濤其爲名流推重如此尤精書法小楷行草各臻其妙遠近求之履常滿戶國初薦起爲江西永新令有惠政後以疾去官民遮留不可得爲立生祠祀之所著有秋吟稿春草集子熙光字緝之爲國子監監丞亦以詩文擅名

春草齋集卷十二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雍正寧波府志文苑傳

烏斯道字繼善慈谿人幼喪父貧甚常就母績之燈讀古書母憐良苦斯道諷誦自若也稍長與兄本良從趙寶峯王相山時子中三先生游究心慈湖之學久而有得至正中讀書東舉邑令陳文昭就謀團練出坐賓館畫策洪武四年應徵辟至京命知石龍縣修學廢田百廢具舉考滿入覲調永新行古鄉飲酒禮修儒學祀譚節婦於泮宮先是永新彭震龍起兵應文丞相敗屹北

兵突入城殺掠節婦抱孔子與舅姑倉猝避邑庠軍欲犯節婦節婦罵不屈軍怒并孔子殺死殿廷中踰百年而婦與子之形在土磚巨細畢具故斯道祠而記之十年乞休後以事謫役定遠旋放歸斯道學宗慈湖而文則自幼學於夢堂噩師噩師者邑王氏子從學金華胡翰得文章真訣以授斯道故宋景濂序斯道集亦及之斯道善弈工畫精琴楷書行草尤妙爲文質實有體裁詩則寄興高遠清新瀟灑一洗元人填砌雕鏤之習子熙光字緝之亦以詩琴擅名洪武中應薦授國子監丞

卷十二

藝文志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案雍正慈谿縣志文苑傳
與此大同小異不重錄

正德慈谿縣志文苑傳

烏斯道字繼善文尙體要尤長於詩興寄高遠而清灑出塵一掃元人過巧之弊景濂宋先生題之曰斯道之作俊潔如明月珠洵湧如春江濤故時稱二烏雖與兄齊名然實高出本良兼精書法小楷行草各臻其妙遠近求之屢常滿戶國初用薦起爲江西永新令有惠政後以疾去官民遮留不可得爲立生祠祀之所著有秋吟稿春草齋集行於世子熙光字緝之亦以詩文擅名

尤精於琴

光緒慈谿縣志人物傳

烏斯道字繼善本良弟

○按明史附趙璠傳○鄭梁撰傳其先居昌國父文亮試吏慈

谿因占籍焉

姿貌玉雪壯歲得楊簡所著書妙悟心契以雄

文懿行模範後進者幾四十年

○春草齋集余少失怙貧甚夜就母績之燈讀

古書母憐良苦令止余不為苦而諷誦不已晝則誥難辨疑於儒宿惟求進夫聖人之道後得慈湖楊文元公遺書與兄本良相與探賸若朋友然○宋濂撰春草集序烏君繼善自幼學文於夢堂號師夢堂久與吾鄉修堂胡先生遊先生為文之法實與聞之遂悉以語烏君○蕭基撰春草集序烏先生與伯兄春風並稱二難高皇帝有江刺文章數二烏之褒○鄭傳至正辛卯四方兵起斯道方讀書東皋縣令陳文昭就謀團練斯道為

春草齋集卷十二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畫策境無盜賊久之方國珍開府慶元士多趨之而斯道琴詩自娛借朋儕吟風弄月而已明興徵

授化州石龍縣

○鄭傳洪武四年始應徵辟

地當海徼梗化難治斯

道以其學教誘之鄰寇竊發率其民為守具寇不敢犯

三載考滿

○春草集洪武五年五月斯道既至石龍釋菜孔子廟見學久燬於寇謀營繕之至七年

告成調吉安之永新民素健訟斯道訓以仁義眾皆悅服

由是興學校

○春草集修儒學工始於九年八月越一歲七月終事○永新縣志斯道嘗修縣署

禮賢才

○永新志龍同仁元至正鄉舉隱避不仕縣令烏斯道重其學行薦之朝授邑學訓導楊瑋博

通五經斯道宰邑深加禮重時延請質疑瑋素屏迹公門獨為斯道屈人兩賢之

創譚節婦祠

以風厲流俗

○春草集婦姓趙氏嫁同里譚氏子至元十四年文丞相志恢復約永新人彭震龍

起兵敗衄北軍突入城節婦抱孔子與舅姑倉卒避縣
庠軍欲犯節婦婦不屈併孔子殺死殿廷中逾百年而
婦與子之形在殿廷土磚上
鉅細畢具斯道因祠而祀之先時民苦苛役逃居他邑

者二千餘口至是聞斯道政來歸恐後遂以經濟之學

聞於列郡○江西通志洪武九年烏斯道知永新縣事

之祀名宦祠○蕭序烏先生令旋因旁邑事累當置對

御史廉知無罪而末如之何坐輪作鳳陽之池河○嘉

志兩浙名賢錄並云斯道○斯道躬事隴畝飢窘勞苦不

為戚戚暇則抱琴自適著古詩文樂府以見意餘二年

詔旨許還故里○崇陽外史集○鄭傳斯道謫役定遠放

春草齋集卷十二

約園刊本
四四明叢書

水間叢林別墅多其記述○嘉靖府志斯道為文尙體
要尤長於詩興奇高遠而清灑出塵一掃元人過巧之
弊宋景濂曰斯道之作俊潔如明月珠洵湧如春江濤
其為名流推重如此尤精書法小楷行草各臻其妙遠
近求之履常滿戶○靜志居詩話楊子器稱其詩疏秀
若雨後春山綺麗若雲中翠嶺○明畫錄斯道琴書
畫皆臻妙品所作山水蒼勁秀遠在大癡雲林○
之閒○佩文齋書畫譜引春草齋集云善寫竹子熙○
正志作字緝之亦以詩文○雍正志擅名○嘉靖府志
熙光○雍正志熙洪
武末由薦舉官監丞○秦氏譜斯道友秦觀佑字公輔
博學洽聞工詩著述甚富洪武初徵至京授教諭辭不
受拂衣
逕歸

鄭梁撰烏春草先生傳

烏春草先生善弈工畫精琴楷書行草尤妙為文章質

實有體裁而詩則興寄高遠清新瀟灑一洗元人雕鏤
填砌之習余嘗慕其爲人欲考見其出處年月而無從
也壬子春二月讀書赭山寺中一日倦臥松陰偶取其
集閱之反覆盡卷稍悉始末先生名斯道字繼善慈谿
人也其先居昌國父文亮試吏慈谿因占籍焉斯道年
十八喪父負甚夜就母績之燈讀古書母憐良苦令止
斯道諷誦自若也家有男第二女弟三皆幼伯兄本良
執事官府衣食之猶不給斯道乃事朱墨爲免園師嘗
館邑之龍山永樂寺中當是時趙寶峯王相山時子中
三先生讀慈湖文元公遺書究明本心倡學谿上斯道
隨其兄從之遊講貫詰難久而有得因契濂溪草爲自
家意思之旨以春草名其齋爲文賦之故其平生學問
得力本之敬仲居多至正辛卯四方兵起斯道方讀書
東皋縣令陳文昭麟就謀團練斯道出坐賓館畫策一
時文士雲合武夫景從黎庶欣欣境無盜賊已念布衣
不宜久參軍事上書求退及聞所任非人復遺書直言
利害無隱久之天台方國珍開府慶元行丞相事得專
用舍士利榮祿者多趨之時斯道主倪參政晉齋又所

與遊如徐梅澗諸人皆國珍親信苟倚之取名爵如拾芥而斯道徜徉北郊琴詩自娛借朋吟弄江月而已洪武四年辛亥秋應徵辟之詔貢於朝明年夏五月知化之石龍修學覈田百務具舉乙卯夏考滿入覲冬調吉之永新丙辰三月十五日行古鄉飲酒禮八月修儒學丁巳五月十一日祠譚節婦於泮宮與文閣西南辟大池上先是至元丙子永新人彭震龍起兵應其內兄文丞相敗衄北軍突入城殺掠節婦抱乳子與舅姑倉卒走縣庠軍欲犯節婦節婦罵不屈軍怒併乳子殺死殿

廷中逾百歲而婦與子之形在土磚上鉅細畢具或磨以沙石燬以烈火形影愈見斯道感其義故祠而記之以勵風俗八月廿日以疾乞休去永新民德其政立祠祀焉後以事謫役定遠芟官道上幾二載庚申五月二日放歸自是浮湛里社或往來會稽四明山水間叢林別墅多其記述晚年目眇默默自悅草外之悟風月無際蓋幾闢慈湖之室矣所著有春草齋集秋吟稿其所交好者揭伯防戴雲林胡舜咨周皜齋桂彥良冷起敬王彥貞鄭干之陸季嘉倪仲權胡文剛蒲菴師皆一時

知名士也斯道生於元某年甲寅訖洪武二十三年庚午冬尙有文字其卒之時無所考昔金華宋景濂序斯道之文言四明夢堂噩師聞爲文之法於胡修道而繼善自幼學文於夢堂源流如此吾邑劉行素憲寵非之謂繼善私淑慈湖學向本來悟從先覺故其文溫而理廉而不劇達而不流余謂二先生之言皆是也未俗澆漓士惡聞道學無師授而居然自命作者故或里言梵語穢鄙無文或模倣段落步趨句調縱使極工亦止得其笑貌聲音繼善惟學有師傳道由心悟故文章典雅法度森然非復野僧村究滿心肆口者之所可及而要

以自抒其中之所得達意而止不似今日之爲歐曾者徒以枵中捷口頓挫抑揚自號大家也然則繼善之文其於慈湖夢堂可不謂之皆有所得乎自繼善歿寥寥三百年吾谿上罕見其人而人亦莫有知之當此析楊皇夢聽煽而起吾固欲以太音之聲一正之也而況其有不徒以文重者乎

四庫全書總目

春草齋集十卷附錄一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烏斯道撰斯道

字繼善慈谿人洪武初官石龍縣知縣調永新坐事謫
戍定遠尋放還明史文苑傳附見趙壩傳中所著有秋
吟稟及此集千頃堂書目載秋吟稟之名而闕其卷數
蓋明代已佚此集凡詩五卷文五卷與千頃堂書目卷
數相合蓋猶舊本又附錄傳贊一卷則萬曆間其八世
孫獻明所續輯也斯道詩寄託深遠吐屬清華能剴滌
元人繁縟之弊文亦雅令不爲劍拔弩張之狀夷猶淡
宕頗近自然宋濂爲作集序所謂俊潔如明月珠者蓋
狀其圓潤所謂洶湧如春江濤者則與其文之紆餘爲

春草齋集

卷十二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妍頗不相肖推濂之意特狀其詞源之不竭非謂其騁
才恃氣以驚風駭浪爲奇特也史稱斯道工古文兼精
書法不及其詩殆在當時文尤見重於世歟

列朝詩集

烏永新斯道字繼善慈谿人自幼學文於夢堂噩公得
修道胡先生之傳宋景濂稱其有法國初以薦起知化
之石龍縣調吉之永新以疾去官尤精楷法罷官後求
詩及書者戶限常滿

明詩綜

烏斯道字繼善慈谿人明初以薦起知石龍縣調永新
以疾去官有秋吟稿春草齋集

張維靜云繼善詩與寄
高遠瀟灑出塵一洗元

人過巧
之弊

靜志居詩話繼善與兄本良性善並著才名鄉人目
性善爲春風先生繼善爲春草先生宋學士濂稱其
文云俊潔如明月珠洵湧如春江濤揚布政子器稱
其詩云疏秀若雨後春山綺麗若雲中翠巘矜許至
矣戴叔能贈詩云達士不羈世投身向寬閒又云不
有同心人誰其慰枯槁知非營營名利者也句如四
顧闐無人一鳥空中鳴江水豈吾限可以相往還朝
陽煦游條晴風送飛翼寂焉千載事傷此百年身落
日近崦嵫於何從遠道鶴鳴子和徒然有哀音具
饒清氣其言曰詩之作非得夫天地之清氣者不能
也信然哉

明文授讀

先夫子曰斯道字繼善慈谿人知石龍永新一縣其文
質實先輩不以文名者類皆如此自偽史漢起人始不
安於本色此文之所以愈下也

百家私記春草自幼學
詩文於僧壘夢堂又精

書法洪武末年罷
官求詩書者滿門

題辭

商略

伯仲雁行爲詞壇之鼓吹雲閒二陸爲四明之白眉故
後之憑弔者不於池塘之畔而於白雲之堆

王守仁

緬想先生每心折論其文章併氣節羣芳有菱君不朽
削盡鉛華無銷歇

薛應旂

春事齋集

卷十二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擗管晉時義獻會文唐室馬周天下奇才蘇伯子何處
得來歐陽修試問逍遙奇縱筆恍與莊周蝴蝶遊

桂彥良

知吾兄者以永嘉之逸韻重吾兄者以疊山之高蹤元
方難爲弟季方難爲兄是先生之稟可傳而先生之春
可詠也

陳敬宗

古人尙友必曰論世道與時違不二其志退而立言殊
非得已春風春草詞林赤幟我錄遺行書之史誌

周 肅

名理菁華君謝矣尤喜當年文在茲窗外可看茂叔草
夢中饒有惠連詩

楊子器

疏秀若雨後春山綺麗若雲團翠巘柔惠且直穆如清
風於二公之文具見焉

姚 涑

春來桃李自成蹊茂對無人識旨歸落筆煙霞供變幻
錦心繡口吐晴暉

春草齋集 卷十二

十四明齋書
約園刊本

王 鎔

先生在昔敷文葆春自不言可了了有人問我木樨香
石亦點頭春不老

馮 璋

芬芳襲人齒典則授人規松風水月落衣裾覓句尋幽
問山水詩草不隨春草謝惠風却與春風隨

袁 燁

春風清春草碧性地淡名無荆棘湖邊挹敬仲淨掃一
片石謝却塵味浣詩腸何知道上征旆忽徵辟

張時徹

四明才藻吐春華韻致翩翩似謝家見說奇文能入夢
更教蝴蝶上窗紗

姜國華

仙家玄圃號長春不藝凡葩藝瑤草君今擷之爲慧芽
噴玉挾天灑瓊藻紫芝萌赤槿腦服食能勝九節蒲開
卷頓令五雲曉香芸滿案續猗蘭攜手拾之向蓬島

馮叔吉

前修風望寄詩歌半在翹車半薜蘿聞道謝家人夢草

春皇齋集 卷十一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臨池兼換一羣鷺

徐渭

芝房琪樹先生之居珠庭瑤草先生之宇於是載米家
之船扁泄柳之樞封子真之谷草太玄之書壯哉先生
爲與朝之名宿而非墨守之侏儒

馮成能

披文如對萬花谷覽勝擷芳韶令促大塊假我以文章
春色年年爲誰綠

姚應龍

拾翠春郊曾點狂至今象緯映文芒明月高樓唐太白
寒煙廢殿魯靈光

楊守勤

春山浮黛春草碧春草芊芊淨如拭天風散下惠連詩
夢草堂中重相憶文如續詩如織覽誦數過人辟易我
也望風私淑久六經之中推羽翼

羅廩

闕湖多佳氣游人亦未曉細雨潤蒼蘚疾風吹勁草池
塘發清夢碧山供揮掃棣萼向春榮瓊敷并玉蕊

春草集卷十二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軼事

月夜彈琴記

附譚節婦集句三十首

四明烏斯道博洽君子也洪武初除吉安永新知縣到
任三日祇謁先聖顧見殿楹礎邊有一女形悲泣之狀
怪而問之儒生賀仲善進曰此宋譚節婦趙氏影也元
下江南此地旣歸附文丞相起兵勤王復之未幾錮繫
引元兵陷城城中死者大半譚氏一家亦倉卒避難學
宮節婦匿大成殿亂兵追及見其年少色美欲犯之婦
大罵曰吾貴宗女名家婦豈汝犬彘耦哉且吾舅死於

汝吾姑又死於汝恨不磔汝肉喂鳥爲吾有死而已豈
羈汝犬彘哉兵怒并其懷抱中二歲兒殺之血沁入磚
之上自宋元至今久已淹沒迨烏公謁聖之夕援琴而
鼓者久之公忽訝指下之音不律遂鏗爾寂坐謂宮商
鏗亂必有邪祟盜聽吾琴者語甫畢節婦正色斂衽登
堂而揖備訴以致死顛末公達旦輒舉磚磨以沙石煨
以烈火愈見明瑩邑人義之而未有祠之者烏公乃歎
曰此吾爲令者之責也乃捐俸構其堂於泮池之上刻
其影於碑石之陰仍作文刊諸廡下讀者爲之毛髮森

竦涕泗交頤而節婦之名愈彰矣公之子熙光字緝之
尤尙風概且精於琴見節婦事喟喟歎慕作貞松操寫
之絲桐一夕天空月明夜涼人靜獨坐軒中拂琴拭徽
調絃轉軫忽見美姬自外來緝之問曰何物女子輒此
來耶姬斂衽拜曰妾姓鍾名碧桃宋譚節婦侍兒也主
母貞節上帝嘉之已位高仙見蒞南嶽太上以其影留
下界恐人褻慢將命六丁取之未免隨以風雷驚駭宣
聖莫若留在人間永爲激勸令本學地靈常加守護若
其親近宜用舊人以妾幸無罪戾夙奉教言授以薄職

俾敬衛焉但視事以來依栖無所欲乞於主母坐側別
設一位題曰故侍兒鍾氏之主則身無所苦獲燕雀之
舛幪鬼有所歸免魚龍之混雜如蒙矜憫卽賜施行緝
之許焉因問曰節婦仙居南嶽亦頗至祠中否姬曰不
來也自尊公大君子構祠之後慙一下降是夜萬籟無
聲月色如晝主母臨眺舊鄉人非物是不勝令威華表
之感因援琴鼓悲風一曲妾聽淒然雙淚雨落主母顧
謂曰汝尙淹滯鬼錄無以相慰可取紙筆來妾如言以
進卽濡毫集古句七言近體詩二十首以賜擲筆凌空
而去緝之曰詩何在姬曰妾寶之若琪璧元本不可縱
觀且仙書雲篆公亦不能識但可誦耳宜卽錄焉詩曰

其一

花壓欄干春晝長

溫飛卿

清歌一曲斷君腸

沈雲卿

雲

飛雨散知何處

溫飛卿

天上人間兩渺茫

宋

邕

已託

焦桐傳密意

胡宿

不將清瑟理霓裳

宋

邕

江南舊

事休重省

李玉

桃葉桃根盡可傷

宋

庠

其二

魂歸冥漠魄歸泉

朱

裏却恨青娥誤少年

無名氏

自

是桃花貪結子

王

建

只應梅蕊故依然

陳簡齋

風流

愧落他人後

李太白

哀樂猶驚逝水前

許

何事黃

昏尙凝睇

崔

珣

孤燈挑盡未成眠

白樂天

其二

寒蛩唧唧樹蒼蒼

李

涉

城上高樓接大荒

柳宗元

五

夜漏聲吹曉箭

杜

甫

六街春色動秋光

張

滿庭

詩景飄紅葉

崔

陶

此地悲風吹白楊

李太白

舞袖弓

鞋渾忘却

畫美人

人間惟有鼠拖腸

歐陽修

其四

香車藥

卷十二

十六四明叢書

雲想衣裳花想容

李太白

青春已過亂離中

劉文房

功

名富貴若長在

李太白

得喪悲歡盡是空

溫飛卿

窗裏

日光飛野馬

韓

偓

巖前樹色隱房櫳

王

身無彩

鳳雙飛翼

李商隱

油壁香車不再逢

晏

殊

其五

應笑無成返薜蘿

談用之

年年惆悵是春過

羅

鄴時

攀芳樹愁花盡

溫飛卿

寒戀重衾覺夢多

溫飛卿

桂嶺

瘴來雲似墨

柳宗元

蜀江風湛水如羅

溫飛卿

人生富

貴須回首

薛

能

世事無成奈爾何

司空圖

其六

家在寒塘獨掩扉劉文房高情雅淡世間稀劉夢得不

將脂粉汗顏色杜甫惟恨緇塵染素衣陳簡齋歸目

併隨同雁盡柳宗元離魂潛逐杜鵑飛辛莊東風吹

淚對花落趙嘏惆悵朱顏不復歸宋邕

其七

有時顛倒着衣裳杜甫萬轉千迴懶下牀崔鶯鶯豔

骨已成蘭麝土皮日休蓬門未識綺羅香秦幼玉漢朝

冠蓋皆陵墓魏國山河半夕陽李蓋滿眼波

春草齋卷十二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壽終古事薛逢離人到此倍堪傷羅鄴

其八

一寸相思一寸灰李商隱且將團扇暫徘徊王少伯月

明古寺客初到項斯風靜寒塘花正開劉滄綠水

青山雖似舊耿湋紅顏白髮遞相催劉滄無情不

似多情苦晏殊肯信愁腸日九迴崔曾

其九

形容變盡語音存蘇東坡地迴難招自古魂崔曾閒

結柳條思遠道范頌欲書花葉寄朝雲李商隱窗殘

夜月人何在胡曾樹蘸蕪香鶴共聞陸龜蒙今日獨

經歌舞地趙嘏娟娟霜月冷侵門康伯可

其十

風火年年報虜塵李嘉祐每因回首卽長顰李羣玉明

眸皓齒今何在杜甫異服殊音不可親柳子厚幾樹

好花閒白晝吳融數株殘柳未勝春劉禹錫狂風落

盡深紅色杜牧之水遠山長愁殺人李遠

其十一

絃管遙聽一半悲司空曙羅衾滴盡淚臙脂康伯可烏

香齋集卷十二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啼花落人何在崔珣節去蜂愁蝶未知鄭谷鵬上

承塵纔一日許暉雪殘鴉鵲亦多時杜甫綠雲斜

鞞金釵墜晏殊獨立蒼茫自詠詩杜甫

其十二

煙郊四望夕陽曛陳尙美世路千戈惜暫分李商隱內

屋金屏生色畫李賀粉霞紅綬藕絲裙李賀蕪葭

浙瀝含秋雨柳宗元銅雀荒涼鎖暮雲溫飛卿舊業已

隨征戰盡唐音獨留青冢向黃昏杜甫

其十三

愁心一倍長離憂

李 崔到處明珠是暗投

鄭 谷雨

冷香魂弔書客

李賀 夜深燈火上樊樓

劉子翬 山中

老蒼依然在

蘇東坡 檻外長江空自流

王勃 明月易

低人易散

蘇東坡 寒鴉飛盡水悠悠

嚴維

其十四

葉滿苔階杵滿城

盧弼 登高望遠自傷情

枝壁月春如昨

張仲宗 冰簟銀牀夢不成

悠悠增浩歎

薛能 清愁冉冉帶餘醒

夕秦樓客

李義山 腸斷綠荷風雨聲

吳商皓

春草齋集卷十二

十九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其十五

芙蓉肌肉綠雲鬢

元稹 泣雨傷春翠黛殘

管樓臺人寂寂

王介甫 山川龍戰血漫漫

別恨調琴懶

談用之 幾許幽情欲話難

遊真是夢

蘇東坡 寒潮惟帶夕陽還

其十六

一見清明一改容

鄭準 每驚時節恨飄蓬

塵在苒音書絕

杜甫 人物蕭條市井空

暗雞催曉月

王介甫 野花黃蝶領春風

王仲初 玉環飛

燕皆塵土辛稼軒只有襄王憶夢中李義山

其十七

處處斜陽草似苔韓偓野塘晴暖獨徘徊韓偓侍

臣最有相如渴李義山欲賦慚非宋玉才溫飛卿絃管

變成山鳥弄李遠屢廊空信野花埋皮日休情知到

處身如寄高士談莫遣黃金謾作堆張祐

其十八

落落疏星滿太清儲光羲寒江近戶漫流聲戎昱長

疑好事皆虛事薛能道是無情却有情劉禹錫且盡

香草齋集卷十二

二十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綠醺消積恨紀唐天休將文字占時名柳宗元秋來見

月多歸思雍陶斜倚薰籠坐到明白樂天

其十九

繞門清樞絕塵埃韓偓白石蒼蒼半綠苔許渾酒

力漸消風力軟蘇東坡桃花淨盡菜花開劉夢得一泓

海水杯中瀉李賀萬里銘旌死後來張祐世上英

雄本無主李賀爭教紅粉不成灰張建封妾

其二十

門前不改舊山河趙承祐蓮渚愁紅蕩碧波許渾墜

葉飄花難再復

楊思中

浮雲流水竟如何

李商隱

魚龍

寂寞秋江冷

杜甫

鴻雁不來風雨多

趙承祐

窮巷悄

然車馬絕

杜甫

磬磬深處出煙蘿

司空圖

錄既畢仍指各句之下使細註作者名氏緝之奇之因
曰節婦仙居既已聞命其姑舅夫子抑又何如姬曰天
醫傳以玄洲不死之膏賜以完形復體之藥一門百口
往梯仙國矣曰何謂梯仙姬曰凡初得道者皆送此修
行然後漸登品位猶登梯然故曰梯仙緝之又曰爾何
不借往姬曰緣妾前世爲女醫誤投人藥致損貴胎以
故再世罰爲女身以償坐此少緩尙隔兩塵緝之曰然
則汝亦良家子乎姬曰妾幼時父母以貧故鬻於趙氏
趙故宋宗室也售妾以媵其女女卽節婦與妾年相若
蒙其憐愛視猶骨肉及歸譚氏妾從行焉時譚方門庭
鼎盛珪組蟬聯褥隱繡芙蓉極一時之富貴硯寒金井
水灑萬斛之珠璣所見所聞罔非禮義若長若幼皆擅
才華主母又聰明賢懿不出閨門雅善歌詞仍工筆札
每有吟詠錄以示主一覽之餘輒焚其橐蓋以非婦人
事不欲使人知也我主君亦英邁夙成風流儻文章

水湧倒三峽之詞源議論風生驚四筵之雄辯妾侍左
右飽聞訓言雖在微賤頗習詩禮不幸宋錄旣訖元運
方興草昧英雄起空憐文相之勤王江山雲霧昏實恨
鎔鑿之賣國我主母潔身就死而婢子忍恥偷生顛沛
流離竄伏林莽主恩難報徒懷結草之心女質易殖竟
作鬻桑之鬼物情惡衰歇誰招碧玉之遊魂吾道屬艱
難悵葬綠珠之弱骨萬言莫盡大概若斯遂去明日緝
之白諸父烏公以爲詩雖奇妙而怪誕不經不許越兩
月一夕緝之被酒不能寢起出軒前縱步挹天香於丹
桂翫月影於素娥已而前姬又進拜且言曰妾向所求
幸蒙允諾意公仁者見義勇爲而側耳踰時未聞施設
君何憚而不果乎緝之謂曰吾父弗汝信奈何可取當
時無人知者一兩事語我我白之家君庶幾有證或可
就也姬日記文丞相起兵時永新七大姓皆在勤王之
列而我主君與東門張御帶家爲之首城復日人皆相
慶獨主母有憂色告主君曰城雖云復戎馬必再來城
中之人定遭毒手我夫婦生死未可知萬一不幸惟死
而已誓不辱也主君姑爲好言以解之主母不以爲然

主君又舉司馬溫公語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主母搖首長歎數聲取衣裾題詩十首於其上亦古語也詩曰

其一

高髻雲鬟宮樣粧

杜鴻漸

嫁來長在舅姑傍

唐

音寧

知草動風塵起

詩統

墜素翻紅各自傷

宋 所

其二

雙鬢慵整玉搔頭

唐

百感中來不自由

杜牧之

富

貴繁華何處在

詩統

夕陽西下水東流

杏壇吟

其三

春草齋集

卷十二

三四明叢書

夫子紅顏我少年

唐

音嫁來不省出門前

詩統

於

今拋擲長街裏

劉禹錫

萬古知心只老天

葉紹翁

其四

殘粧滿面淚闌干

崔

音髮亂釵橫特地寒

王介甫

不

見玉顏空死處

白樂天

故園東望路漫漫

李 遠

其五

湖生滄海野棠春

嚴

維劍逐驚波玉委塵

唐

音青

血化爲原上草

馬子才

人生莫作婦人身

白居易

其六

百年世事不勝悲

杜

甫

大廈原非一木支

王廷珪 煉

慨西風淚橫臆

范

頌

此心惟有老天知

晏

殊

其七

血迸金鎗臥鐵衣

薛

能

江山猶是昔人非

詩統

舊

時王謝堂前燕

劉禹錫

更傍誰家門戶飛

詩統

其八

不見人煙空見花

嚴

維

煙籠寒水月籠沙

杜牧

之人

生自古誰無死

蔡

襄

莫怨東風當自嗟

歐陽修

其九

春草齋集 卷十二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側垂高髻插金鈿

詩統

閒過春風六六年

詩統

今

日亂離俱是夢

宋

庠

英雄無策庇嬋娟

薛

能

其十

起看天地色淒涼

王介甫

甫

塵夢那知鶴夢長

宋

邕血

汗遊魂歸不得

杜

甫

新墳空築舊衣裳

韓

偁

主君讀之曰若然吾何恨也而主母又指所抱兒曰我

則死矣如此何主君曰吾固知之付之造物因以一金

錢繫之項上弄之曰若遇克人兒以此買命也遂相視

泣下沾襟後遇害日金錢不知所在惟血漬成錢影一

枚印兒傍第觀者不諦視故不知也詩亦惟妾記憶耳
若此二事皆世所未知者緝之錄以呈父烏公尙未深
信卽命騎往文廟取水洗磚而驗焉則見兒影之傍錢
迹宛宛然在眾始驚愕公乃如言題其主設於節婦神
座側緝之又以酒殺祭之其夕姬來謝曰感君設位兼
辱祭儀無以爲報公平生好琴但廣陵散一曲世久失
傳妾承教主君尙憶之耳願以相授乃出其譜於袖中
曰公善自愛妾不復來矣倏然而去由是緝之彈琴大
進獨步浙中漸祕此書弗以傳人緝之死譜亦竟絕焉

春草齋集卷十二

五十四明故書

約園刊本

附 阮震亨撰譚節婦敘

自古忠孝廉節之脈其聲味相投如燈影鍼芥雖隔
絕千百載以上而精誠所觸輒令人唏噓憑弔而不
能自已此其中蓋有天焉非第一時意氣之偶激也
偶閱彈琴記侍兒鍾氏敘譚節婦死難事甚悉詩甚
奇而跡甚怪夫以櫛緹綦履之秀抗齒劍澗鼎之操
血誠故自不可磨滅而表章揚厲則春草先生之力
多矣西祖載女子鄭瓊羅爲市吏所逼自縊夢見揚
子令石義留竟不爲理復見冤氣於江石上令謂非

煙之祥圖而表奏夫猶之死節也一炳耀若何漢日
星而一滅沒無聞委棄與寒煙衰草豈節婦有幸不
幸則譚氏與春草先生廉節相孚而揚子令非其人
也余因彈琴記而及之以見天地間節義必藉文章
以傳而高行文宗之泯泯同瓊羅者固不少也阮震
亨漫筆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